

風水祖師

鬼谷子傳奇

第四部

無爲神功

天高，浩浩茫茫。

雲浮，拂拂飄飄。

秋雁，悠悠南飛。

鬼谷子、筮丹、九天玄女、猿爺爺等三人一猿，一路疾行飛掠，眨眼已越過列國紛爭的五千里大地。

九天玄女飛掠中，忽地格格一笑，伸手向前遙遙一指，道：「那兒便是邙山上清宮了！師傅他老人家想必是望眼欲穿了啦！」

筮丹與九天玄女相伴而行，她聞言抬眼一望，但見遙遙遠處，一座底闊頂尖的塔形山脈，在掩映的雲霧中露出淡淡身形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靜妹未免言過其實，邙山雖現出其形，但俗語有道望山跑死馬，此地距邙山少說也還有二百里路，你師傅又愈知鬼谷哥哥等正趕返師門？怎會望眼欲穿？若然如此，老姐他豈非成了大羅神仙了麼？」

九天玄女神秘的一笑道：「師傅老子是否已登仙界我不知道，但我記得，當日我下山時，師傅他老人家便向我斷言，鬼谷師哥與他將於五年後相見，細算起來，眼下豈非五年前的下山之日麼？丹姐姐你說，師傅他老人家是否已練成未卜先知之術？」

笠丹笑道：「就算今日眞的是五年前靜妹下山之時，但也未必便靈驗。」

九天玄女一怔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笠丹道：「此地距邙山尚達二百多里，而且眼下已是傍晚時份，一日快過，這剩下的二個時辰，如何又趕二百里路。因此今日斷斷不可與你師傅他老人家相聚，也因此他的推算豈非有所偏差麼？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不由失笑道：「是啊！看來師傅他老人家百密一疏，畢竟有所差錯！這叫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……」

九天玄女正說笑時，在邙山方向，忽地呼呼射來四道彩氣，色分紅、黃、藍、白四種，疾如奔電，眨眼已然射至！

四道彩氣猶如會認人似的，四道氣流分奔三人一猿。

紅氣搶先，直射九天玄女；九天玄女但感心中一震，似有無可抗拒的魅影，於遙遠之處呼喚，身不由己，便隨氣騰空而起，仿佛如仙女駕雲，飄飄拂拂，直向邙山方向冉冉飛去，九天玄女半昏半迷，心中不由喃喃道：「撞邪？過仙？白日作夢？……」

笠丹未及有所反應，藍氣已呼地罩至，她連驚呼也未及發出，便亦如九天玄女一般，心靈一陣迷惘，但感身子忽地輕如靈燕，不由自主亦騰空而起，向前飄去，就如有巨大吸力，於遠處扯吸似的，笠丹驚詫之下，簡直連自己身處何地也忘卻了，空有一身上乘武功，此時

連半點也施展不出。

黃氣撲近猿爺爺身前，旋繞一圈，似在辨認他到底是人是猿，他的根基是否足以飛升騰雲駕霧，最後終於確認，猿爺爺的根基已足與江湖一等高手併列，這才毫不猶豫，把他呼地捲起，風馳電掣向前飛移……

電光火閃間，紅、黃、藍三氣便如旋風般，把九天玄女、笠丹、猿爺爺挾著如飛星向前疾射！

鬼谷子尚未及有所表示，射來的白氣已然逼到身前，作勢欲把他捲扯上去。鬼谷子心中不由又驚又怒，暗道是甚妖孽作祟？竟在得道老祖的邙山腳下逞凶？

鬼谷子心中動怒，他體內的「乾坤眞氣」不由勃發，他嘿地沉呼一聲，「乾坤訣十八式」中的「龍破乾坤」一式，便欲向射來的白氣反擊。他這一式含怒而發，威力非同小可，乾坤尚且可破，何況區區一道「白氣」？

鬼谷子身形急轉，正欲化作盤龍，向白氣作狠狠一擊，不料「白氣」竟似通靈，在鬼谷子蓄勢待發之際，便稍觸即迴，呼地繞了開去，再迴旋而回，狀似向鬼谷子招呼似的。

鬼谷子心中一動，便猛吸一口眞氣，把「乾坤眞氣」催升到極點，然後逼氣成音，遙送出去，他這一下全力施爲，其聲簡直可達數百里之遙：「誰在暗處施法？敢來暗算老子門人？邙山腳下，豈容爾肆虐？……」

原來鬼谷子在電光火閃間，已袖占一課，得的卻是易經的乾卦第二爻，卦曰：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」，心道既然白氣忽現，便得「見龍在田」，亦即「白氣」即「龍在田」也，那發此白氣之物，必是人無疑，但未知其意是凶是吉，爲甚卦文暗示「利見大人」？於是便以無尚神功，逼氣成音，遙送出去，只作探詢示警。

鬼谷子神音遙送出去，僅一會，與他遙隔三尺的白氣忽然一搖，，就在此時，邙山方向，突有一縷閃電劃過，如電光似地遙射過來，直向白氣射去，白氣被電光觸及，竟如遭電殛，搖擺急晃，衞而凝聚成形，而且是一位白袍白鬚的得道老祖，渾身皓白，也不知其年歲多大，其歲多長！

鬼谷子目光如炬，心思聰慧，又身負絕世尋龍奇學，他微一沉吟，便即恍然而悟，忙向人形白氣跪倒，參拜道：「徒兒鬼谷子參拜師傅老子……」

人形白氣居然一晃，隨即便有一縷帶笑尖音傳入鬼谷子耳際：「好！啊啊！好！十六年江湖歷練，你這小子果然成材了！居然一下便識破老子我的新創秘技！爲什麼？」

鬼谷子已知「人形白氣」乃師傅老子所化，聲音亦是他所遙發，忙道：「徒兒以袖占易經一課，得乾卦第二爻：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，知有能人遙施大法，又知於此邙山腳下，誰敢在師傅眼底肆虐？除非是師傅老子你老人家啦，因此略一推想，便恍然醒悟矣。……徒兒起初尚欲向師傅出手，罪該萬死！」

那聲音呵呵一笑道：「你小子何罪之有？我老子眼見你小子已成氣候，連我老子亦禁受不起你小子全力一擊，心中欣喜之際，那捨得再怪罪小子你？你快起來，緊隨紅、黃、藍三氣上邙山可也！」

鬼谷子從師傅的言語中知道，他老人家依然是那一副「逍遙祖宗」的脾氣，不由莞爾一笑，暗道師傅老子他竟連嫡傳弟子也作弄一下了！

不料鬼谷子心念甫動，那聲音又呵呵一笑道：「你小子必定暗笑我老子，爲老頑皮，又來作弄徒弟了！呵呵！……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由亦失笑道：「我小子不敢！」

那聲音笑道：「你有甚不敢？無爲亦即無畏，當今天下，已足足任你縱橫矣！你小子連這點道理也不懂麼？」

鬼谷子忙回道：「我小子懂是懂的，只是不敢在師傅老子耳際發出而矣。」

那聲音道：「很好！無爲並非忘本，我老子很爲你這小子徒兒而自傲！但那並非作弄，而是考究來者，是否有資格上邙山作客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深知師傅老子之能，委實已達鬼神莫測之境，他既然有心考究，所出難題必然厲害之極，連自己亦一時難辨眞相，師妹尚且好過，但笠丹和猿爺爺只怕難於過關，過不了關，亦即上不了邙山，這卻如何是好，自己可否暗助一臂之力？

鬼谷子心念電轉之際，那聲音又在耳際笑道：「呵呵！你這小子切莫萌生暗助你那同伴之念，彼等若有根基，自然可上邙山，否則上即未上，見猶不見，何必強求？」

鬼谷子心意被說破，不由一怔道：「爲什麼？師傅！」

那聲音道：「無爲神功的精髓乃在於『堅則毀、銳則挫』六字，既然如此，還去強求什麼？你身爲大地潛龍的發脈祖師，難道連這入門的大旨亦忘了麼？呵呵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敢再萌暗助之念了，因爲他深知師傅老子雖如頑童，但認眞起來，卻也固執極了，他若不高興時，只怕連自己亦拒而不見，那自己上邙山的本意豈非白廢了？鬼谷子不由徵歎口氣，暗道師傅老子看來是認眞的了，自己若插手，只怕不但於事無補，反而把事情弄糟了，看來只好靜觀笠丹她們自身的機緣際遇了！

鬼谷子這般忖念，便不再猶豫，俯身向「人形白氣」一拜道：「一切但憑師傅主意便了！請師傅引路。」

「人形白氣」居然一搖一晃，狀甚欣喜，隨即那聲音又道：「你這小子，青出於藍已勝於藍，海闊天空，何處不可往？何處不可去？邙山腳下，尚須師傅指引麼？」

鬼谷子不由一笑道：「是，師傅！徒兒明白了！」他說罷，身形一晃，伸手向「人形白氣」一抱，與「人形白氣」合二爲一，冉冉向邙山方向飄去。此時「人形白氣」被鬼谷子抱著，根本不必費力，因此也不知是「人形白氣」帶引鬼谷子，還是鬼谷子挾持「人形白氣」。

此時，那紅、黃、藍三色氣體，已挾著九天玄女、猿爺爺、笙丹等二人一猿，一前一後向邙山的同一方向飛去。雖然是同一方向，但各自均茫然無知，不知自己身處何地，又向何處而去。

九天玄女半昏半迷之際，尚有三分清醒，她畢竟根基出自老子門下，「無爲神功」深厚，因此倒并不十分驚懼。她被挾著飛行了一段路，心中忽然清醒了三分，她咬牙怒道：「誰敢如此大膽？在邙山腳下，暗算老子門人！……哼哼哼！」

「呵呵呵！……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！」九天玄女話音甫落，她耳際便有一縷尖音呵呵笑著回話道。

九天玄女不由又清醒了二分，加上原來的三分，她可算已清醒一半了，她心中更怒，尖叫道：「你！你到底是誰？」

那尖音笑道：「我是玉清眞人，玉清眞人便是我！」

九天玄女平生素未聞有「玉清眞人」其人其事，不由大聲道：「誰是玉清眞人？玉清眞人是誰門下？」

那尖音笑道：「玉清眞人便是玉清眞人，其色若赤，其氣如紅，便是玉清，你問怎的！」

九天玄女被弄得一頭迷霧，又驚又奇，道：「玉清眞人…你，你好大膽！」

那尖音道：「玉清眞人爲甚大膽？」

九天玄女大奇道：「那你說說看，我到底是誰？」

尖音道：「我當然知道！」

九天玄女大奇道：「那你說說看，我到底是誰？」

尖音笑道：「你姓鍾名靜，又號九天玄女，乃老子門人，更有一位大師哥叫鬼谷子，是也不是？」

九天玄女不由驚奇得一陣迷惘，好一會才喃喃道：「你……你怎會知道？你既然知我是得道老祖的門人，又是尋龍祖師鬼谷子的師妹，尚敢來暗算我麼？……哼哼！」九天玄女猛地醒悟自己既是老子的女徒兒，又是鬼谷子的小師妹，心中不由膽氣一壯，不由哼哼兩聲，心道自己決計不可折墮了師傅、師哥當世兩大能人的名號！

不料那尖音丁點沒被震住，反而嗤嗤的一笑道：「那有什麼了不起？一個老頑童老不死，外加二位玄幻男女娃兒而矣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大怒道：「你敢辱我師門！」

那尖音笑道：「敢又加何？你被我挾帶而行，身不由己，還敢凶巴巴麼？」

九天玄女又氣又怒，咬牙道：「我此時雖有力難使，但會罵人，你莫怪我把你罵個狗血淋頭！」

那尖音大笑道：「不好！你最好不要罵我個狗血淋頭，否則你必定後悔！」

九天玄女怒道：「我爲甚會後悔？」

那尖音道：「我平生最喜歡人罵，罵得越凶，越狗血淋頭越好！我狂喜之下，說不定便把你送到汪洋大海，把你掉到茫茫孤島，令你今生今世再難返中原鬧市，再難見到你那老而頑皮的師傅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不由作聲不得，心道別的還好受，但若把自己送去孤島，孤悽一人，再見不到師傅、師哥，呀！這卻不好極了！她不由歎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師傅呵師傅！徒兒爲了你的名聲，不得不有所反抗，但若一反抗，卻今生今世再難與你相見，這，這卻如何是好？……好不教人左右爲難！」

那尖音嗤嗤一笑道：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天下福；知其白，守其辱，爲天下祝；人皆取先，己獨取後，無藏而故有餘，無爲而方笑巧，人皆求全，己獨求曲；堅則毀矣，銳則挫矣，常寬於物，可達至極！……你這娃兒，連老聃這點精義也不懂，還自稱是甚嫡傳弟子麼？呵呵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心中不由一震，這等師門精義，終於令她又清醒了二分，合計便清醒七分了。人道酒醉三分醒，既然已醒了七分，那便非酒醉了。九天玄女雖仍有三分迷惑，但終於醒悟道：「你……你莫非與師傅老子他，有莫大淵源麼？」

那尖音笑道：「你只須堅抱無爲而方笑大巧這至理，一切便有明白之時，又何必心急？

你若心急，則性子必亂，性子一亂，便必罵個狗血淋頭，既然你斷認我與你師傅老子有莫大淵源，那你把我罵個狗血淋頭，你還有臉面去見你師傅老子麼？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不由驚出一身冷汗，心道是呵，這「玉清眞人」既與師傅他有莫大淵源，我若把他罵個狗血淋頭，師傅面上，豈非難看之極？不罵！決計不罵了！……但天，這等紅氣挾帶人飛行的本領，到底是甚驚世神功？

九天玄女心中忽迷忽醒，無可奈何，只好依著其本門師訓，「無爲而方笑大巧」，無嗔無怨，隨遇而安，任其意而行，再不敢有任何反抗之念。

說也奇怪，九天玄女抱著這等心境，人也就舒然多了，她身隨氣行，眨眼已越過數重山嶺，絕無丁點痛苦辛勞。

那黃氣把猿爺爺一挾而起，風馳電掣向邙山方向而去。猿爺爺初則驚得吱吱亂叫，欲掙脫而下，但又渾身無力，他近百年的功力似已消逝，不由嚇得猿臉發白，半響動彈不得。

漸而猿爺爺便目能視物，他但覺呼呼風響，俯視下面，萬物如飛一般向後退去，無數的高山峻嶺，許多的大江巨川，千萬的無際森林，均在身後飛旋，他畢竟猿猴心性，但覺這等趕路，倒也有趣舒服得很，不由便樂得呱呱大笑起來。

猿爺爺正大笑之際，他耳邊忽然聽到有人聲叫道：「你這東西，到底是人是獸？爲甚不怕？反而樂得呱呱大笑？」

猿爺爺欲答，但苦於無法發人言，急得他不由手舞足蹈，又呱呱大笑大叫三聲，只此表示他的快樂與驚奇。

猿爺爺耳邊的人音不由靜了一靜，一會才大笑道：「好！好！你雖乃獸類，但卻比人更能領悟我太清眞人的心意，雖驚而不惶，雖奇而不亂，視驚爲樂，大合我之本旨！倒甚有資格上我上清宮作客！」

猿爺爺一聽，知挾他而行的人，名叫「太清眞人」，雖不知其意，但似乎並無相害之心，便樂得且去享受如仙騰雲駕霧的樂趣。

* * * * *

笠丹被那藍氣一挾而起，疾加閃電，她連背插的「伏羲神劍」亦未及拔出，身子便凌空而飛，心神劇震之下，內力根本無法凝聚，連半點的反抗之力亦失去了。

笠丹但感身下雲飄山移，心道萬一失足掉下去，猝不及防之際，便不死也必重傷了！因此神智雖有五分清醒，但好一會不敢作任何掙扎的打算，只怕挾著她的藍氣一旦不濟，自己

好留著力氣設法險中求生。

笠丹正逢驚變，居然可以保持五分清醒，比之九天玄女，亦稍勝一籌。原來她體內潛藏的乾坤眞氣，竟與施法之人源出一脈，因此所受心靈震撼，便大半被同源之脈抵消。這與鬼谷子絲毫不受迷惑，可算同一道理。

笠丹蓄勢待發，挾她而飛的「藍氣」似乎已感受到笠丹根基深厚，大出意料，不由有聲音傳入笠丹耳際道：「你是誰？爲甚與鬼谷子這小子同行？更形影不離？體內更潛有他師門絕學乾坤眞氣？」

笠丹一聽，這才明白原來自己體內已有鬼谷哥哥的乾坤眞氣，心中一陣欣喜，神智不覺又清醒了二分，這是她體內的乾坤眞氣，終於由偶然到必然、自然的一大進境。達此境界，她運用乾坤眞氣，便可隨心所欲了。

笠丹又驚又喜，她已清醒了七分，與正常人便無多大分別，她心念急轉之下，不由沖口而出道：「你！…你到底是誰？怎會識得鬼谷哥哥？又怎會一口喝破他的武功根基？」

那聲音嗤嗤一笑道：「我怎會不知？因爲我是上清眞人！」

笠丹更奇道：「上清眞人又是誰？我怎沒聽說江湖中有這麼一位能士？」

那聲音一聽，似甚喜笠丹的聰慧伶俐，居然呵呵一笑道：「你這娃兒，果然大有本門根基！好，你很合老夫的脾性！但你畢竟涉世尚淺，忘了塵世一點至理名言！」

笠丹道：「我忘了什麼至理名言？」

那聲音忽然很嚴厲的道：「堅則毀，銳則挫；衆皆聞者非能士，能士決非衆之所可聞，你明白這道理麼？」

笠丹想了想，道：「明白一半，不明白一半。」

那聲音似料不到笠丹有此回話，不由一楞，一會才呵呵笑道：「有趣！有趣極了！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如此奇妙玥粢答！很好！……那你明白的一半是什麼？不明白的一半又是什麼？呵呵！」

笠丹聽這「上清眞人」的口氣，似乎并無甚惡意，不像暴戾之人，便大著膽子道：「天地茫茫，江湖浩浩，藏龍臥虎，能者不被世人所悉，這并不稀奇，因此能者爲衆之不聞一句，不難明白。但另一句「堅則毀，銳則挫」，卻大反常理，有道「無堅不摧，銳不可擋」，至堅者必定無所不摧，至銳者必定所向無敵，爲甚卻稱「堅則毀、銳則挫」？這豈非顚倒是非、混淆黑白麼？因此這一半艱奧難懂。」

那聲音此時一頓，似在思付如何可令笠丹明白其中的奧秘，好一會，才忽然厲聲道：「你敢罵我？你認爲你可只憑你的本事，脫我上清眞人之困麼！」

笠丹一聽，她的小性兒亦被激發了，不由冷哼一聲道：「哼！你只爲區區遙發藍氣，便可把我笠丹困鎖？本姑娘偏不信邪！……」

笠丹話音未落，她神智七分清醒，體潛的乾坤眞氣又異常渾厚，被激之下，乾坤眞氣暴發，她此時又已豁然而悟，自己體內潛藏的是無堅不摧的「乾坤眞氣」，她一旦豁悟，便可收發自如，舉手投足，隨心所發，厲害無比。達此境界，便即「脈氣劍」之大成了。

只見笠丹猛一咬牙，體內的乾坤眞氣蓄積已達七成，她右手一招，中指的「中沖脈」立刻射出一股光而銳的眞氣，直向「藍氣」射去，破空嗤嗤，顯然厲害無比。

「藍氣」似乎亦大出意料，想不到笠丹竟有此一手厲害殺招，居然不敢與笠丹的「中沖脈氣」硬碰，作勢繞避，不料這一繞避，便把笠丹挾著呼呼亂轉，笠丹「脈氣」射出，便登時失了方向，遙空亂射，根本難以觸及「藍氣」半點。

笠丹耳際又有聲音叫道：「喂！女娃兒，你這一手遙空射氣功夫，是誰教你的？存心要令我上清眞人出醜麼？」

笠丹不答，她此時的乾坤眞氣已被發動，不料挾帶她的「藍氣」，其源與乾坤眞氣竟如出一脈，她中指射出劍氣之下，「藍氣」急旋繞避，笠丹便猶如身處颱風之眼，雖感受不到風之威力，但四周空氣被猛烈蒸發，迅速膨脹發熱，令笠丹猶如置身滾熱烘爐。

而且造成此種熱力的藍氣，與笠丹體內的乾坤眞氣，又同出一源，因此笠丹內潛的乾坤眞氣便被猛烈激發，功力在霎時之間，竟如獲神助，陡增一倍，她此時的功力，已足可與鬼谷子併駕齊驅了。

而這一點，似乎連「上清眞人」也不自知，因爲他若知這一來引發的後果，他便決計不會輕冒此大險了。

笠丹體內的乾坤眞氣暴熾，她原來的功力有限，如何可以抵受如此猛烈的衝擊？她但感在「藍氣」的急旋中，四周忽然暴熱，體內亦感膨脹欲裂，一會便感頭昏腦脹，原來的七分清醒迅速消退，很快便陷入半昏半醒的狀態中了。她此時心中只剩一點意識，那就是拼命反擊，以證明「無堅不摧、銳不可擋」這人之常理。

笠丹右手的中指、食指、無名指、拇指、尾指輪番指向藍氣，五指的六脈輪番射出眞氣，中沖氣、商陽氣、關沖氣、少商氣、少沖氣、少澤氣，六道如劍眞氣，隔空向「藍氣」疾射！

那聲音不由連番大叫道：「嘿！中沖、商陽、關沖、少商、少沖、少澤！六氣齊射，娃兒，你這是什麼功夫？竟存心取我上清眞人生命麼？」

這聲音說著，卻也絕不敢怠慢，「藍氣」更急飛旋，笠丹每射出一股脈氣，「藍氣」的飛旋便不得不加快一分，否則便繞避不了笠丹射出的脈氣。

而「藍氣」旋繞的速度每加快一分，處身其中的笠丹便感四周勢力增強一分，她體內的乾坤眞氣，亦因此更被催漲一分，她射出的脈氣，威力便也增強一分，「藍氣」無奈亦只能更增快飛旋的速度，如此循環往復，無休無歇，彼此皆陷入被動無奈之境。

此時，但見一股龐大的「藍氣」，挾著笠丹，在半空中閃電般飛旋，下面的沙石被這股

威猛的旋風扯吸，呼呼的向上飛升，漸而連碗口粗的樹桿也被扯斷了，石板大的石塊也骨碌碌的滾上半空，其狀就有如一股威烈的龍捲風，正在山野大地瘋狂肆虐，見者心膽俱裂！

此時，正在御氣向邙山方向飛行的鬼谷子，根本不受與他併肩而進的白氣所控，依然從容自如，瀟灑之極。但他一見百丈遠處，那「藍氣」忽然急速暴旋，內中所挾的「紫影」，已然手舞足蹈，狀似半瘋半狂，心中不由猛吃一驚，因爲穿紫衣的正是筮丹，亦是鬼谷子最擔心沉不住氣，難以通過師傅老子上邙山關口的一個！

鬼谷子深知筮丹的性子，她近年隨年紀漸長，那小性子雖已有所收斂，但一旦被激發，便不可收拾，這等激厲的小性子，恰恰是師傅老子「無爲神功」的大忌！

鬼谷子眼見「藍氣」暴漲，內中的紫影手舞足蹈，心知筮丹的小性子必被師傅老子的「無爲神功」激發了，如此僵持下去，師傅老子功力蓋世，內力無休無歇，尚不礙事，但筮丹內力有限，必難堅持，最終必定經脈盡斷而亡！而更令鬼谷子吃驚的是，師傅老子所發出的「藍氣」，似乎有增無減，丁點不肯稍讓，完全是一副生命相搏的拼鬥模樣，面對如此對手，筮丹必定非死即傷！

鬼谷子暗道師傅本已達無爲無欲無求的天人合一境界，今日怎會因一時之氣而痛施殺手？筮丹就算不合使小性兒，亦罪不該遭此懲罰，師傅這是怎的了？

鬼谷子心念電轉，忍不住便遙發聲道：「師傅！紫衣姑娘姓筮名丹，乃徒兒的生死之交，

萬望手下留情，莫傷她生命！……」

鬼谷子這一聲遙送出去，一會後耳際便有回音，只聽「師傅老子」微歎口氣，這才道：「你這小子，暗傳這女娃兒乾坤眞氣，這點師傅亦不怪你，但你爲甚助這女娃練成『乾坤眞氣神劍』，亦不先報師傅老子我一聲？把師傅老子我幾乎弄個措手不及，手亂腳忙，著了這厲害女娃兒的道兒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先是一怔，隨即醒悟，原來自己誤打誤撞，不但已傳授笠丹乾坤眞氣，更令她化眞氣爲劍，遙空擊發，成了一代氣劍女宗師，這卻是鬼谷子所始料不及的。

鬼谷子忙道：「師傅！此事純因巧合，一時難以說清，一切待見面時再向師傅稟明！目下先把無爲神功收斂，好讓笠丹脫此困境！」

「師傅老子」一楞，又歎了口氣，這才又道：「你師傅老子我根本無心殺這女娃兒，我以近日新創的一套功夫，一分爲三，不過欲與徒兒等開開玩笑而已。不料碰上這等厲害女娃兒，這等厲害氣劍，師傅我除非不想再活下去，否則便決計收斂不了了！」

鬼谷子深知師傅言出如山，他既然如此說，目下的事態便必然嚴重之極，以至憑師傅之能，亦無可迴避！鬼谷子不由大急道：「師傅！爲甚收斂不了？非要僵持下去？」

「師傅老子」道：「這女娃兒所射氣劍，十指齊發，十劍齊射，一劍比一劍厲害，若非師傅我有這套無爲神功，以無爲抗銳堅，則就算你是大羅神仙，鐵鑄羅漢，亦必被她這見鬼

神氣劍射上七七四十九個窟窿了！……你說師傅我如何敢放慢收斂？」

鬼谷子大急道：「但筮姑娘已陷瘋狂狀態，如此下去，必定經脈盡斷而亡！這卻如何是好？」

「師傅老子」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此點師傅我亦遙感透悉了！但師傅這套新創功夫，一化三氣，紅、黃、藍三色，每一氣均不容損傷，否則師傅的眞身便必定受創，你以爲師傅我該如何處之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由一陣發怔，喃喃的道：「師傅！這一化三氣，到底是甚絕世神功？」

「師傅老子」苦笑道：「一化三氣，亦即老子一氣化三清，玉清、太清、上清皆師傅老子所化！原本師傅很爲這一套功夫得意，但今日碰上這女剋星娃兒，師傅這一氣化三清的玩意，便玩不下去了，更令師傅爲難的是，這女剋星身負乾坤眞氣，與師傅賴以化三清的內力眞氣同生一源，師傅的眞氣增強一分，女娃兒的神氣劍便厲害一點！徒兒，你以爲該如何處之？師傅聽你的便了！」

鬼谷子此時才知道，射來的紅、黃、藍、白四彩雲氣，竟是師傅老子以白氣爲根基，一演而化作三氣，亦即老子一氣化三清，這等驚世絕學，幾可與大羅神仙併駕齊驅了！而筮丹因體內潛伏乾坤眞氣，與師傅老子藉以演化的「一氣」同出一源，誤打誤撞，天緣巧合，處身此演化漩渦，受其中的巨大能量催激蒸發，乾坤眞氣以倍數陡增，她此刻內力之強，已幾

可與自己併肩齊進了！

可惜笙丹對此茫然無知，人已陷半瘋狂之境，激蕩之下，拼命射出「六脈神氣」，難怪連師傅這等絕世高人，除了以「無爲抗堅銳」外，根本一籌莫展了！

鬼谷子深知眼下的危機一瞬即至，若師傅老子再催發功力，笙丹必定如陷溶爐，最終被師傅的「無爲神功」化掉；但若師傅老子存心相讓，消退「無爲神功」的功力，則笙丹乾坤眞氣的「堅銳」，又必定令師傅老子受創；一個是他授藝恩師，一位是他的紅顏知己，無論何者遇險，均非鬼谷子所能坐視不理！但若自己出手相助其一，另一則必定受創，兩相權衡利害之下，鬼谷子不由呆呆的怔住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好一會，鬼谷子才猛地咬一咬牙，虛空猛吸一口眞氣，他的乾坤眞氣猛地提升到極點，因此立刻便被身側的「白氣」激彈，他藉此反撞之力，身形衝天而起，在半空一個迴旋，身化蒼蒼盤龍，以龍下九天之勢，直向「藍氣」激起的龐大氣漩插去！

鬼谷子這是欲以「龍化乾坤」驚天一式，來破解「藍氣與紫影」的僵持了！他施展這一式，實際即把當世兩大巨力引到自己身上，再以自身的「龍破乾坤」一式，把兩大巨力擊破！雖然這是眼下唯一解救之法，但在當世兩大巨力夾擊之下，就連鬼谷子自己亦無半分勝算，他這是以生命去化解恩師與伴侶的危機了！

鬼谷子甫一發動，「師傅老子」似乎便已驚覺了，鬼谷子耳際此刻有尖厲之聲喝道：「

小子！你竟以自身生命，去救你的女娃兒麼！」

鬼谷子勢無反顧，一面向「藍色氣漩」疾插，一面傳話道：「徒兒絕不能坐視恩師受創；但也不忍令患難知己遭危，左右爲難，唯有以此犯險一試！望師傅鑑諒！……」

尖音一頓，似乎「師傅老子」亦在心念電轉，但立刻便有所決斷，厲聲道：「小子！你已選擇這女娃兒作你的終身伴侶麼？」

鬼谷子在疾降中忙道：「徒兒并無此念，但她於患難中曾施援手，徒兒絕不能坐視她遇險不救！一切望師傅鑑諒！」

尖音歎了口氣，便斷然道：「你口雖硬，但心已默許，情之所在，於危難中最易顯示；你既然已選她作終身伴侶，又暗傳她本門內功眞氣，她已算是本門一半弟子，師傅便破例再收一女徒，傳她『無爲心法』，助她脫此厄困罷了！……你切莫插入漩渦，否則，不但這女娃兒難以倖免，你亦生命不保，甚至師傅亦必難逃激撞受創之危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猛然醒悟，自己到底關心笠丹安危心切，不顧其中可怕後果，情之所在，果然令人難於自控！他這一驚醒，不由猛地迴轉身形，不向「藍色氣漩」插入，反而在周邊繞飛，以作護法。

此時，陷入半瘋狂狀態的笠丹，體內乾坤眞氣之盛，幾已達爆炸階段了，她雖然已陷半瘋狂狀態，不顧一切的揚指射出眞氣，只有如此，她才感心胸舒暢一點，但尚有的幾分清醒，

卻令她驚悟，再如此僵持下去，她的身體必定被膨脹的眞氣爆裂！……直到此刻，笠丹才忽然領悟剛才那「上淸眞人」所說的，「堅則毀，銳則挫」的道理，但此時她雖然明白，但「堅」不可收，「銳」不可攝，就連自救亦已太遲了！

笠丹驚急痛悔之際，耳邊忽然又尖音急厲傳入道：「女娃兒！你坦白回答老子我一句，你是否已選定鬼谷子這小子作你的終身伴侶？」

笠丹的潛伏心事一下被揭破，她也不及思考這「老子」到底是誰，不由便沖口而出的道：「是！……他本來就是我的終生伴侶！你！……你問怎的？」

那尖音道：「你旣然坦承，那便成事一半了！老子我再問你一句，你明白了『堅則毀，銳則挫』這要旨了麼？」

笠丹對此點，已有生死一絲的深切體會，那還有不明白之理，當下也毫不猶豫的道：「我明白了！……雖道無堅不摧，銳不可擋，但物極必反，堅極則離毀滅不遠，銳極則距挫敗近矣，是則『堅則毀，銳則挫』麼！」笠丹朗朗道來，竟似悟道已久似的。

那尖音不由呵呵一笑，狀甚欣然，隨即便決然的道：「好！無爲大道，入門要旨，你已領悟，足證甚有慧根！老子我便破例再傳你無爲大道的內中精義，你可緊記了，憑此你便可脫困，而且功力因此飛躍，當世已罕逢敵手矣！……」尖音說著，忽然便喃喃的在笠丹耳際，吟頌了一會。

只見笠丹聽了，立刻便苦思冥想，似在領略其中的道理，她精神專注於領悟，心無旁念，沸騰熱血也開始平復，因此體內的膨脹欲裂感亦緩緩減輕了。笠丹喃喃的念頌剛才那尖音所言…知其雄、守其雌，知其白、守其辱，人皆取先、己獨取後，人皆取實、己獨取虛，無藏而有餘、無爲而笑巧，人皆求福、己獨曲全，常寬於物，不削於人，可謂至極！……」

笠丹一楞，忽然聲音平緩的道：「是，我明白了。」此時她的神態亦漸復平利，已現一派「無爲而笑巧」的神氣，因此她自身所受的壓力也大大減輕了。

* * * * *

立刻，笠丹耳際又有聲音欣然道：「好！你明白了什麼？」

笠丹朗聲道：「無藏而有餘，無爲而笑巧，常寬於物，不削於人，可達至極，此乃用以抗堅抵銳的博大精深絕學，亦即鬼谷事事承自他恩師老子李耳的師門奇學！……」

那聲音欣然道：「很好！你還明白什麼？」

笠丹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剛才我不慎欲以堅銳反抗，但自身所受的壓逼越來越重，最

終必定自我爆炸而亡，這豈非堅則毀、銳則挫的道理麼？又我欲以氣劍射你的藍氣，這便非常寬於物、不削於人，又豈能達至極？多謝上清眞人指點迷津，救我出生天。」

那聲音一聽，呵呵一笑道：「上清眞人既已把本門絕學傳授於你，那你還不尊呼一聲師傅麼？」

筮丹想了想，道：「我本亦有此心意，但我的鬼谷哥哥是得道老祖老子李耳的門人，我就算要拜師，亦非要稟明的師傅老子不可。」

那聲音呵呵笑道：「爲甚要先稟明那小子的老子師傅？」

筮丹俏臉一紅道：「我既視他作終生伴侶，他的師傅便即我的師傅，而且他已把師門絕學乾坤眞氣傳授於我，我便成了一半老子李耳的門徒矣！因此不得不先向老子他老人家稟明，再行拜師大禮。」

那聲音大笑道：「好！很好！你這娃兒，得道而絕不忘本忘宗，果然是老子的好門徒！你拜便拜了，還去稟明那老子作甚麼？」

筮丹奇道：「爲甚不去稟明？」

那聲音呵呵一笑道：「告訴你吧！你等遇上的上清、玉清、太清，其實皆一人所化，一而化三而矣！」

筮丹一聽，不由目瞪口呆道：「這…這人是誰？這到底是甚驚世本領？」

那聲音大笑道：「這人便我老子！此乃老子一氣化三清的玩意功夫！」

笠丹一聽，這才明白，自己所遇上「藍氣——上清眞人」，竟是老祖李耳所化；不但如此，就連鬼谷哥哥、九天玄女，猿爺爺所遇的，亦必定是老子所化的其餘三氣，笠丹心下不由駭然，暗道老祖李耳的功力，幾與大羅金仙齊肩矣！

當下笠丹不再猶豫，於虛空中，俯身向藍氣拜了三拜，道：「徒兒笠丹，拜見師傅！身處雲空，身不由己，請師傅恕徒弟未能行三叩大禮！」

那聲音呵呵一笑，欣然道：「好！好！有心便是了，何必計較這等俗世禮節？師傅偶爾興起，一氣化三清，竟引來一位女徒兒，加上鬼谷子、九天玄女，恰好是三位之數，這才應了老子一氣化三清的天機隱兆！……丹兒，快隨師傅上邙山去來！」

老子李耳遙發聲罷，藍氣忽然一迴，挾看笠丹，行雲流水般向邙山方向飄飛而去，前後左右，此時紅、黃、藍、白四氣齊飛，猶如四道彩虹，直向邙山劃去，瑰麗神妙之極。

這一幕，便是後世相傳的「老子一氣化三清」的故事了。

當下鬼谷子、笠丹、九天玄女、猿爺爺等三人一猿，駕紅、黃、藍、白四道彩氣，直向邙山飛去，不一會，便冉冉降下邙山上清宮的大門前面了。

上清宮的大門無風自動，輕輕蕩了開來，一般沉渾的蒼音隨即傳了出來：「三位徒兒、一位猿友，既已安抵上清宮門前，怎不大步而進？老子我正在此等候多時矣！」

鬼谷子等一聽，深知師傅老子之能，已抵無所不知、無所不曉的絕境，當下連忙循聲而進，走入上清宮大殿。

大殿空蕩蕩的，并無供奉任何神祇。笠丹不由暗暗稱奇，心道既然是神殿，好歹也得供奉一兩尊神像，爲甚師傅這上清宮，竟空空如也，半尊不供奉？

笠丹正暗暗迷惑時，大殿之內，忽地飄出紅、黃，藍三道彩氣，來到殿中，忽地一聚，三氣便化成一股白氣，白氣再一聚而成了一位白鬚白袍的老者，虛空盤坐，猶如神仙降臨。

鬼谷子、九天玄女一見，連忙跪下叩拜道：「徒兒拜見師傅！祝師傅萬壽無疆！」

笠丹和猿爺爺這才知道，眼前這神仙似的老人，便是當世奇人、得道老祖李耳！

笠丹對老子此時已拜服得五體投地，她連忙亦跪了下來，又叩頭道：「徒兒笠丹，拜見師傅！」又連叩了三次頭。

老子李耳一見，欣然一笑道：「剛才於途中已行拜師之禮，此刻爲甚又再補拜三叩俗禮了？」

笠丹道：「剛才那一拜，是拜謝師傅傳授無爲神功心法；現在這一拜，是拜謝師傅收笠丹爲徒！」

老子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好！三位徒兒起來吧！」老子說罷，又目注猿爺爺，欣然一笑道：「這位猿友，雖未脫獸身，但其心已登仙靈之境，可喜可賀！」

猿爺爺居然聽懂了老子的稱讚，他樂得手舞足蹈，吱吱亂叫，似向老子有所請求。

老子雖精於察人，但對猿爺爺這等獸語，卻難明究竟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這位猿友，欲說什麼？」

筮丹一聽，忙代猿爺爺回道：「他是徒兒的爺爺，亦只有徒兒聽得懂他的心聲，他這是向師傅請求說，他很喜歡邙山的仙幽勝景，但願長留於此，與師傅你日夕相伴！」

老子一聽，目注猿爺爺，微笑道：「丹兒所說，是麼？」

猿爺爺一聽，果然歡喜得連連點頭，又學筮丹的模樣，欲行叩拜之禮。老子伸手輕輕一托，猿爺爺便拜不下去。

老子呵呵一笑道：「我老子眼中，無分畜牲人獸，有人心者雖獸亦人；有獸心者雖人亦獸；況且你乃丹兒的爺爺，與老子我同屬一輩，挪便友朋相處，何必行此大禮？否則，便要勞動老子我回拜了！」

老子李耳說得認眞之極，鬼谷子、筮丹均莞爾一笑，九天玄女更樂了，她一步跳到老子李耳身前，格格一笑道：「師傅既新收了丹姐姐作徒弟，挪我豈非添了一位師妹了麼？」

筮丹無奈一笑道：「我入門比靜妹遲，自然只好居師妹之位了！」

不料老子李耳呵呵一笑道：「靜兒！你錯了！其實丹兒入吾門比你尚早了五年，你怎可以自居師姐？」

九天玄女一怔道：「我不信！丹姐姐明明是師傅你新收的徒弟嘛！」

老子李耳微笑道：「靜兒不信，可問問你鬼谷師哥，便可明白了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忙撇開師傅老子，一步轉到鬼谷子面前，俏臉兒一揚，道：「鬼谷師哥！你說！但可不能偏袒丹姐姐呵！」

鬼谷子此時已明白師傅老子之意，他點了點頭，正容道：「不錯，丹妹果然比師妹你入門早了五年歲月。」

九天玄女大聲道：「爲什麼？以前我怎沒聽你說起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十幾年前，我與丹妹同行，競走之際，恰以乾坤眞氣助她脫困，不料眞氣從此潛伏於她體內，經多年增練，丹妹竟以乾坤眞氣爲根基，悟創出一種神氣劍功夫，乾坤眞氣乃師門絕學，因此丹妹於十五年前，其實已算入拜師門矣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作聲不得，一會才喃喃道：「我九天玄女還以爲今日終有個師姐當當，不料還是空歡喜一場！……看來我這小師妹永遠脫不掉了！」

笠丹笑道：「做小師妹有甚不好？但凡遇上凶險萬分之事，必定是師哥、師姐搶先承受，因此作小師妹的，起碼活得比師哥、師姐長久。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她的心性本就豁達，果然便快活的大笑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鬼谷師哥、笠丹師姐！以後有甚危難凶險，你倆人可不能撇開小師妹不理了！……嘻嘻，我還是做回小師

妹好了！」

九天玄女這一鬧，實際上便已承認了自己的心曲，她不外是求永遠與鬼谷子、笠丹相隨吧了。

九天玄女這點微妙心事，鬼谷子和老子均不明白，只有笠丹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師妹原來早有心仿效娥皇、女英共侍舜帝的心曲了！……這倒没甚麼，但不知鬼谷哥哥是否肯以舜帝爲模樣？

九天玄女和笠丹，倆位少女，各有各的微妙心曲，一時間竟怔怔的不再嬉鬧。

老子李耳此時目注鬼谷子，忽然微微一笑道：「谷兒，你此番回山，有甚目的？大概絕非拜望師傅如此簡單吧？」

鬼谷子知師傅察人之能，聞言也微笑道：「是，師傅面前，徒兒不敢相瞞。此番拜見師傅，一來是渴望一睹師傅尊容，二來是欲向師傅拜求徒兒不明之處。」

老子一聽，微笑道：「谷兒已身爲俗世尋龍祖師，盡悉大地潛龍奧秘，大地萬里，世上萬物皆潛龍所化，你還有甚迷惑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地秘雖知，天機難測，請師傅指點。」

老子微笑道：「有甚難測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何謂三元劫數？」

老子微一沉吟，便道：「三元者，九宮之總數，分上三元，中三元，下三元；一萬五千年爲一元，一元有五運，一運有六劫，即五百年一劫，一元合計三十劫，上、中、下三元合共二百七十劫，是爲三元劫數。三元劫數歷盡，亦即天地一輪迴也。」

鬼谷子又道：「莫非三元已包含天地輪、古今世事？然則如何區分？」

老子道：「三元開泰之時，乃天地始開之期，是爲上三元之第一元，這一萬五千年內，氣運沉定，日長夜短，人生毛角，壽延千百歲，不爭不分，人物渾噩，此乃太古之人事也。上元之第二元，其時白道主事，正交卯時，這一萬五千年內，氣運主靜，天道運行，人身丈餘，壽延千歲至六七百歲，營巢穴居，無衣無食，乃上古之人物也。上元之第三元，此時赤道主事，這一萬五千年內，氣運萌動，水火上生，人身丈許，壽延六七百歲至三四百歲，乏母無父，物產始分，乃中古之人也。」

鬼谷子領悟了上三元的人事，又道：「中三元呢？師傅。」

老子道：「中三元之第一元，乃白道主事，這一萬五千年內，氣運正動，生知生識，人身長八九尺，壽延一百二三十歲，地平天成，五倫始制，乃寧息之人也，中三元之第二元，乃紫道主事，正交午時，這一萬五千年內，氣運極動，百物俱備，人身至五尺，壽延百歲及七八十歲，爭名奪利，巧變百出，乃奔馳中人也，中三元之第三元，正交未時，這一萬五千年內，氣運亂動，百物消乏，人身長四五尺，壽延五六十歲至四十歲，嗔貪迷戀，禮樂喪失，

乃沉迷之人也。」

鬼谷子默想此刻，隨即醒悟師傅所言，已是未來數萬年的玄機之兆，不由聳然動容道：「師傅所示，當已距今萬年之後了，但未知數萬年之後的下三元，大地又有何劫數？」

老子沉吟一會，似在推算，好一會，方肅然道：「下三元之第一元，其時黑道主事，正至申時，這一萬五千年內，氣運不正，天文無度，人長三四尺，壽四五十歲，奸詐叢生，法紀蕩然，乃遭劫之人也。下三元之第二元，碧道主事，正主酉時，這一萬五千年內，氣運亂動，星斗散沉，人身二三尺，壽延三四十歲，元帥顛倒，寒暑無時，乃鬼形之人也。下三元之第三元，綠道主事，正主戌時，這一萬五千年內，氣渾將截，日月無光，人長一二尺，壽二三十歲，人如一肘之粗，馬如狗大，出入閃縮，如貓如鼠，乃螻蟻之人也！」

鬼谷子慄然驚道：「人類至此，將如何處之？」

老子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天地至此，則三元氣絕，天地沉寂，不復足道。然後再到丑時，方有一氣化生，陰陽定位，日月重光，星斗復還，九宮轉運，三元復始，天地重複循環不已。」

鬼谷子意猶未盡，問道：「然後呢？」

老子呵呵一笑道：「生生不息、無窮無盡，猶如你所悟創的乾坤訣第十八式，至此已包羅萬象，無所不容，你還欲知什麼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猛地憶起自己當年身入盤龍古洞，領略悟創乾坤訣十八式時，最後幾乎走火入魔，皆未明九九不盡、六之無窮之天地至理，不由冷汗直冒，忙肅然道：「是，師傅！徒兒明白了。…但未知三元劫數會否有所變化？」

老子微笑道：「五百年乃三元大劫，其中或三百年一變，或二百年一變，此乃群煞亂國運人事之小劫，三元大劫所主亂者，乃諸天凶星也。谷兒細思當世天下之事，便不難明白此中奧秘。」

鬼谷子默然不語，沉吟半響忽然悟道：「是，師傅。此乃史前史後沉亂興亡之跡也。例如周室之長，亦不過八百年，但其中亦大亂迭起，一治一亂，不出二三百年之期，從無越二百年而不亂，亦無逾二百年亂而不息，此乃三元會運大劫小劫，群煞及諸天凶星迭亂天下之跡兆也。」

老子一聽，不由點頭微笑道：「好！谷兒於尋龍堪輿一道，已成一代宗師；如今於天機一道，亦已登堂入室，憑此行走天下，當無往而不利矣。依此推論，谷兒可算出目下的天機大劫了麼？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朗聲道：「目下天機大勢，自西戎攻入鎬京，弒周幽王始，春秋列國爭霸，已逢二百年之數，恰逢群煞肆凶之三元小劫之期，推此推算，天下行將劇變矣！」

此時笙丹、九天玄女、猿爺爺等聽老子與鬼谷子對答，雖感艱奧難懂，但均知此乃無尚

之天機道論，能聽聽亦是至大福氣，因此均肅然不語，凝神傾聽。

九天玄女聽鬼谷子推論及周朝大勢，她乃周室血脈，此時不禁心血翻湧，忍不住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依你所斷，莫非天下大亂將息，周家天下當復壓？」

鬼谷子尚沉吟間，老子已目注鬼谷子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九天玄女乃周室後人，血脈相連，自然關切極深，但世事豈盡人意；谷兒以爲如何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亦微笑道：「春秋列國爭霸，已歷二百年，目下的確正值三元小劫劇變之期，但周室之變，乃諸天凶星作祟之三元大劫，因此三元小劫又豈能更變三元大劫的運命？」

九天玄女似懂非懂，迷惑道：「什麼三元小劫？三元大劫？這與周家天下有甚干連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周室之變，乃三元會運中之五百年大變，已勢難逆轉了！」

筮丹亦忍不住疑惑，急道：「那目下吳國、越國爭霸，吳國如日中天，氣勢大盛，莫非天下盡屬吳國麼？」

鬼谷子微一搖頭道：「不然，因目下乃三元會運之小劫，雖有劇變，但斷非天下大治之期，因此劇變之後，不過是從中亂到大亂過渡之期而矣。其中或有曲折迂迴，但其大勢斷難脫此三元會運演變軌跡。」

筮丹一聽，不由暗鬆口氣，原來她心中始終抹不去對吳王夫差的殺父母之仇，但知吳國最終不能獨霸天下，心中也就釋然了，至於中亂之後復大亂的結果，她并不放在心上。

九天玄女至此方知，周家天下已一去不復，她心中不由從熱到涼，半響沒有話說，但她畢意心胸豁達如男子漢，稍感失落一霎，便又自我開懷的格格一笑道：「周朝天子一去不復，這倒妙呵！我九天玄女也從此免卻一番什麼復周的煩惱了！哈哈，妙呵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與師傅老子相望一眼，倆人均會心一笑。老子心道畢竟沒有收錯這位徒弟，鬼谷子心道小師妹心胸果然如男兒般豁達得可愛極了！

* * * * *

老子轉眼一望笙丹，見她先是一臉心焦，隨又感釋然，便微笑問笙丹道：「丹兒與吳國，有甚血海深仇？」

笙丹一聽，觸動心中痛楚，眼圈不由一紅，竟說不出話來。九天玄女見狀，忍不住脫口道：「師傅！你別問啦！丹師姐有苦難言嘛！」

老子微笑道：「有甚難言之苦？」

九天玄女道：「丹師姐與吳王夫差的殺父亡母之仇，幾番報卻，但均徒勞無功！她一心

指望鬼谷師哥助她一臂之力，把夫差這暴君殺了，但鬼谷師哥學了什麼尋龍堪輿之道，堅稱夫差氣數未盡，不肯出手相助！丹師姐舉目無親，一心指靠鬼谷師哥了，但他竟然袖手旁觀，卻巴巴的去相助那落難王勾踐！師傅你說，這氣不氣人？」

老子微微一笑，目注箜丹，道：「丹兒，是否有此心事？」

箜丹瞅了鬼谷子一眼，不禁幽怨的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丹兒也不敢怪鬼谷師哥他，因為畢竟這是箜丹自己的家事麼！」

老子不由呵呵一笑，他何等目力，立刻便洞悉箜丹的心事了。他含笑問鬼谷子道：「谷兒，你看此事該如何了斷？」

鬼谷子沉吟道：「夫差當時氣數果然正盛，又誤得龍脈旺氣，要殺他談何容易？我因此屢勸丹師妹，順勢而動，否則不但無功，反而誤送自己生命。」

箜丹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事實果一如鬼谷師哥所料，箜丹曾數番欲刺殺夫差，每到緊急關頭，夫差便有無形白虎龍氣陽身相護，因此均功虧一簣，夫差這奸賊果然氣盛命大！……」

九天玄女想起夫差火箭隊恐怖一幕，忍不住插口道：「這全因鬼谷師哥，當年曾替吳王闔閭點了一座見鬼白虎龍穴，若非如此，夫差沒有王陵龍氣庇佑，早已一命嗚呼，丹師姐也早報了血海深仇！」

老子一聽，微笑道：「如此說，丹兒、靜兒均認定此乃谷兒之過了？」

笙丹不作聲，九天玄女卻老實不客氣道：「當然啦！不信師傅問問鬼谷師哥！」

老子微一沉吟，便呵呵一笑道：「此事我已盡知，雖借谷兒之手所為，其實乃吳國氣數使然。吳國當年正值運旺之年，自有許多兆應，替吳王陵點龍穴一事，不過是玄妙天機，假谷兒之手演行吧了！因此并不能怨怪谷兒。」

九天玄女和笙丹其實也并非怨責鬼谷子，不外欲藉此向師傅老子探索吳越及天下大劫而矣，因此九天玄女一聽，便格格一笑，忙道：「是啦，師傅既知是吳國當年的運數使然，原也不能怪責鬼谷師哥的！……但吳國氣運演行至今，未知有甚預兆？」

老子一聽，略一沉吟，便道：「此事谷兒應已成竹在胸了！你等可向他請教便了！」

九天玄女、笙丹一聽，不約而同，一齊轉向鬼谷子，道：「如何？鬼谷師哥！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天有兩儀，地有兩極，物極必反，大旺之日，亦即距大衰之期不遠了！以此陰陽演行定律，綜觀吳越及天下大勢，便不難明白其中盛衰軌跡矣。」

九天玄女眨眼道：「鬼谷師哥！這到底是甚意思？什麼盛衰軌跡？你說話越來越似師傅的玄幻了，教人好不迷惑！」

鬼谷子心中雖已有所判斷，他目詢師傅老子一眼，見他微笑不語，深知天機只可暗示，而絕不可明洩，便淡淡一笑道：「此事之應驗，均在十年之間，倆位師妹均此演變軌跡中人，日後自會體驗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急在一時？風物長宜放眼量便了！」

老子一聽，欣然一笑道：「很好！好一句風物長宜放眼量！由此足證，谷兒於天機大勢一道，亦已登堂入室矣！你還欲知什麼？」

鬼谷子亦微笑道：「一切了然於胸，再無疑惑了！」

老子一聽，呵呵一笑，輕聲道：「好！目的已達，那便歸去來吧……」老子說著，盤坐的身形忽被一股白氣蒙罩，漸而不見身形。

九天玄女一見，知師傅欲走，大急道：「師傅！九天玄女尚有許多迷惑，師傅怎的便走了……」

九天玄女話音未落，老子身周的白氣忽然分化出一道紅氣，呼的把九天玄女罩住，九天玄女但聽有聲音在她耳邊道：「靜兒！你師哥已盡得師傅老子所學，見他如見師傅，你還有甚不明？還留戀上清宮什麼？去吧！」這一聲剛落，九天玄女便身不由己，被紅氣挾著，飄出上清宮大殿去了。

箍丹正欲說話，亦被白氣分出的一股藍氣罩住，也不知她聽到什麼，竟也乖乖的隨藍氣飄出去了。

猿爺爺一見，知很快便輪到自己了，惶恐得吱吱大叫。

鬼谷子已知猿爺爺心意，不由微笑向白氣道：「師傅！猿爺爺通靈已久，已成半仙之體，若蒙師傅恩賜，當可與天地同儔，請師傅成存，容他留在上清宮作伴吧。」

鬼谷子此言甫出，本已罩向猿爺爺的黃氣便忽然一楞，隨即繞猿爺爺身周旋了一圈，似在考察他的根骨，然後黃氣緩緩退回，猿爺爺亦被捲入其中，隨黃氣飄進白氣中，漸而便失去影蹤。

鬼谷子一見，這才欣然一笑道：「多謝師傅收容猿爺爺，此乃他莫大的福氣，亦是他獸體仙心的福應。谷兒告辭了，請師傅保重！也不必師傅一氣化三清相送了！……但不知何日才可重見師傅尊容？」鬼谷子末了道，他對師傅留戀之情，雖已屆不惑之年，亦忍不住流露。

此時那白氣與黃氣一道，已漸而消退，忽爾有聲音鑽入鬼谷子的耳際道：「谷兒何太痴也？你今日已是一代尋龍宗師，於天機大道亦已登堂入室，本門所學，你已盡得，更有青出於藍勝於藍之勢，師傅心願已由你達成，此後見如不見，更留戀什麼？浩浩天機，茫茫大地，任你縱橫馳騁矣！你去吧，不必作此俗世兒女情狀。」

鬼谷子無奈向白氣鞠身一拜道：「是，師傅！徒兒謹尊教誨！……」鬼谷子話音未落，身形向後一退，即恍如閃電，劃出上清宮大殿去了。

鬼谷子出了上清宮大殿，便見笙丹和九天玄女正在前面，吱吱喳喳地正說著什麼。鬼谷子一掠上前，九天玄女一見，立刻問道：「猿爺爺那兒去了。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猿爺爺大大福氣，已蒙師傅恩准，與師傅作伴，從此長留上清宮，當可與天地同傳了！」

笠丹一聽，不由歎了口氣，幽幽的道：「猿爺爺歡體人心，他心腸之好，比之世人也強多了！今日得師傅收留，在邙山上清宮修練仙體，也可算是他一番大福緣份了！哎……」笠丹忽然歎了口氣。

九天玄女奇道：「猿爺爺留在邙山上清宮修練，這是他的福氣，丹師姐還歎氣怎的？」

笠丹苦笑道：「雖然，但猿爺爺待笠丹親如世間爺爺，二十多年相伴相隨，一旦分別，心中不捨。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兒女情長，世人畢竟難免，但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世事古難存，丹妹乃江湖中人，於此當深有體會，也不必歎氣。」

九天玄女咬牙道：「師傅老子也太狠心，對嫡傳弟子，也說趕就趕，也不容人多留片刻！我狠起來，偷偷潛返大殿，揪他的白鬍子！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師妹錯怪師傅了，其實他已親身相送你和丹妹出殿矣！」

九天玄女、笠丹一聽，均大聲道：「我等但感身子一輕，便不由自主，飄出大殿，連向師傅道別也來不及，又怎會相送出殿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師傅以氣化三清相迎，又豈不能以一氣化三清相送？」

笠丹、九天玄女女聽，這才明白剛才片刻之間，師傅老子已用其一氣化三清無尚大法、把她們送出來了，心下不禁又驚又佩，暗道師傅的本事，已幾可與神仙之輩併駕齊驅了！

當下三人再不敢在邙山之上留戀，一齊展開身形，飛掠下山，下了邙山一半，九天玄女想起師傅老子對自己的說話，今後見鬼谷師哥如見師傅，芳心竊喜，暗道莫非師傅已推算出，自己可以永遠相伴鬼谷師哥了麼？但丹師姐與鬼谷哥哥那事……又如何了？

九天玄女心性玄幻，又心直口快，她想到這點，便忍不住掠前兩步，與筮丹併肩而行，一面悄聲探問道：「丹師姐，師傅臨別，又有話對你說？」

筮丹一聽，居然怛然點點頭道：「有呵！……我聽了師傅臨別這話，一切便明白了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心兒不由突突一跳，忙追問道：「那師傅怎麼說？是有關你和鬼谷師哥的事嗎？」九天玄女以為，師傅已默許她與筮丹效娥皇、女英的故事了，俏臉因此亦不由一紅，很有點嬌羞不勝的模樣。

不料筮丹卻微一搖頭，幽幽的歎了氣，道：「不，師傅那知道女兒家的心事！……哎約，不說了！師傅只是對我說，我如今已練成『乾坤氣劍』，假如再苦練無為神功為輔，那天下已罕逢敵手，只須順勢而行事，必可報父母的血海深仇，今後切勿再魯莽行事！……師傅臨行說的，就是這話。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心中不由一陣失落，暗道原來師傅并不知丹師姐和鬼谷師哥的事，又怎會知悉我……這心事？但九天玄女這心事是決計不便向筮丹吐露的，因此一時之間，竟怔怔的沒了話說，筮丹也在默默想著心事，一時間，倆女均沉靜得出奇。

鬼谷子也不去理會，樂得清靜，因為這時他的心思，已飛到處身三元會運小劫中的吳越爭霸事上去了。

就在鬼谷子、笠丹、九天玄女三師兄妹，一道掠下卬山之際，在苧蘿山西側、西施的祖墓前面，范蠡亦正與西施手兒相握，心曲互通之時。

西施的玉手被范蠡久久相握，并沒抽回，可見她的芳心已有所屬。過了一會，范蠡才驚覺自己久握姑娘家的玉手，有點失態，忙鬆了開來，俊臉一紅，吶吶的道：「在下一時失儀，望西施姑娘恕罪。」

西施甜甜的一笑，微一搖頭，輕聲道：「我根本就沒怪范丞相你啊！」

西施這輕輕一笑和一句，其實已向范蠡表白了她的心跡了，倆人此時均知對方的心意，就差坦白道出來而矣。

范蠡痴痴的盯著西施看，他幾乎被她那花容月貌弄得發呆，但猛地想到自己身負的救國重任，不幸這唯一的人選便是眼前這位心上人，范蠡想到此點，心中不由一痛，歎息了一聲，心思複雜極了。

西施冰雪聰明，見范蠡的神色有異，便輕聲道：「范丞相莫非有甚難言之隱？」

范蠡歎了口氣，道：「目下國難當頭，西施姑娘不必以尊位相稱，但道一句范相公足矣！……哎，說來也令范某慚愧，范某堂堂男子漢，面對國難竟一籌莫展，反而總向姑娘家求助！」

西施道：「國家有難，匹夫有責，豈分男女？范相公但有所求，便請直說好了！」

范蠡心中左右爲難，心知所求之事一旦出口，那西施姑娘便從此失去了，這令他心痛難捨；但若非如此，又勢難滿足夫差的慾望，那越王勾踐的生命就危如累卵矣，勾踐若亡，則越國便從此毀滅，越國百姓便從此永陷於水火了！

范蠡心中愁腸百結，想到自己身負的復國重任，終於忍痛道：「西施姑娘，實不相瞞，范某此番出巡，目的是選拔一位入貢吳王夫差的美女；那夫差眼高於頂，等閑之輩決難令他心動，因此這位美女必復是萬中挑一的上上人選，否則決難令夫差心動！……哎！」范蠡想起自己身爲越國丞相，堂堂男子漢，竟要道出這等以女子作餌的計謀，不由感觸的低喟。

西施體諒的點點頭，道：「亡國之民，何來尊嚴？這亦難怪范相公你。但不知若能令夫差心動，於越國有甚益處？」

范蠡俊眉一軒，朗聲道：「目下越王勾踐被困吳國，越國民心浮蕩，兵微將寡，實難與吳兵相抗。但若能令夫差心動，放回越王勾踐，越國人心大振，發奮圖強，則復國有望矣！因此實乃救國救民的壯烈之事！」

西施柳眉兒忽地一揚，輕聲道：「那范相公已覓得合適人選了麼？」

范蠡道：「這位人選，非同小可，一要貌美如花，二要冰雪聰明，三要心志堅貞，如此方可望有助復國大業！……哎，三者那是缺一不可啊！因此，因此目下人選雖有，只是范某不

敢直道出來……」范蠡心中，并非不敢，而是心痛難忍，他深知此事一旦出口，西施便永遠捨他而去了！

西施卻不肯罷休，追問道：「范相公爲甚不敢直道？」

范蠡被西施逼得沒了主意，不由冲口而出道：「這位人選一旦直道，從此便在范某眼前失去了！……我……我怎能直道？」范蠡這番話，已把他的心跡表露無遺了。

西施冰雪聰明，其實一早便已猜到范蠡所指的人選是誰，但她卻不去點破，終於逼范蠡情急之下，道出心跡，她此時才欣然一笑，對范蠡道：「范相公，只要兩情相悅，又豈在朝朝暮暮？又假如三生石上早定緣份，天長地久、海枯石爛，又豈能失去？范相公且放寬心懷，把難言之隱直道吧了！」

范蠡一聽，不由感佩之極，暗道西施一位女子，竟有如此豁達心胸，倒是我范某太著兒女私情的形跡了！

范蠡心念電轉，終於向西施作了揖，這才道：「一切但望西施姑娘休怪，實不相瞞，范某心目中這位人選，便是天下難逢的西施姑娘啊！……我……我其實眞的不欲道出口中！」

西施一聽，并不覺特別激動，似一切早已在她意料之中，她淡淡一笑，道：「范相公如今已說出口了，這又怎樣？」

范蠡長歎口氣，道：「爲國爲民之大者，我希望西施姑娘答允所請！於己於私而言，我

卻但願你斷然拒絕！……」

西施微笑道：「爲什麼你自己反而但願我斷然拒絕？」

范蠡的心事已被逼出了一半，無奈只好把另一半也逼出來了：「實不相瞞，西施姑娘在我范某眼中，重如一己生命，若能以范某生命，換取姑娘幸福，范某萬死不辭！……可惜此非范某所能左右，大勢使然，范某除了心痛欲割，還有甚可說？一切但望姑娘諒我！」

西施一聽，默默沉吟一會，忽然主動伸出玉手，拔下一縷秀髮，結在范蠡的髮上，俏臉一紅，卻沒話說。

范蠡一怔，喃喃道：「西施姑娘，這……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西施含羞的一笑，也不答話，俯下身子，在地上挖了兩團軟泥，捏了起來。她捏得很仔細，很用心，不一會便捏出兩個小泥人來。

西施用指甲在其中一個泥人身上寫道：「范蠡」，在另一個泥人身上寫道：「西施」。然後向范蠡甜甜的一笑道：「范相公，這個是你，這個是我：」

范蠡怔怔問，不知西施欲表示什麼，西施也不理范蠡的迷惑，只顧自忙碌起來。范蠡瞧著，心中更感迷惑不安，暗道莫非西施心中委決不下，故意用這些玩意來推搪我麼？

*　　*　　*　　*　　*

范蠡迷惑間，還來不及答話，西施卻就揑好的倆個小泥人折碎了，又很用心的揉在一團，然後把這團軟泥再分成兩堆，專心致志的揑了起來。

一會後，在西施玉手中，又揑出倆個小泥人來了，但這次西施卻沒再用指甲寫上名字，也不知她此時揑的是誰？

西施抬起頭來，向范蠡甜甜的一笑道：「范相公，你看這倆個泥人是誰呵？」

范蠡用心的一瞧，不由苦笑道：「這倆個泥人形體、容貌太相似，我怎知這是誰呵？」

西施此時含羞的一笑，隨即很快的自言自語道：「誰說不知？有天知地知！……倆個泥人，一個是他，一個是我；拆散了再合起來，分成倆個，豈非他的身上有我，我的身上有他麼？」

范蠡一聽，心中不由突突一跳，心道西施姑娘其實是以此來巧妙暗示，只要倆心相印、堅貞不移，又豈怕相分拆散？最終總能相合，屆時便可永遠相伴，無人再可以拆散，因爲那時你的身上有我，我的身上也有你了！……這比什麼海誓山盟更巧妙更令人動情極了！

范蠡也不再猶豫，俯身扶起西施，先是向她俯身一拜，然後再把她抱入懷中，道：「西施待范蠡的深情厚意，范蠡決永誌不忘！」

西施軟軟的依在范蠡懷中，甜甜的一笑道：「只要相公記得今日說過的這句話，西施便死無憾了！……但相公你拜我什麼？」

范蠡正容道：「那一拜，是范某代越國臣民，向西施姑娘你致謝，西施姑娘捨身爲國爲民，丹心可比天上明月！」

西施含羞帶笑的在范蠡懷中扭動一下，輕輕道：「民女亦知亡國恨，相公你多謝什麼？捨民女一條賤命，能令越復國，民女於願足矣，并無憾事啊！」

范蠡此時軟玉溫香，美人在抱，又見西施嬌美如花，含羞帶嬌，心中不由一陣創痛，暗道如此知心伴侶，天下難求，自己難道眞的忍心送她入火海麼？

范蠡感情一陣衝動，不由把西施輕輕推開，決然的道：「你是先返家中，不必聲張，我再回去另想辦法應付夫差！……我……我決不忍心把你往火坑上送去！」

西施深知范蠡的心意，她亦知自己一旦被送入吳國，那便如刀山火海，今生決難與范蠡相伴了！她想到此，眼圈不由一紅，盈盈欲淚，但放眼望去，亡國之地，田野淒涼，便又悽然的一笑道：「相公以國事爲重，切勿因西施而誤了復國大事！」

范蠡心中委決不下，難下決心，只好先與西施告辭，返回會稽山越王宮，希望想出其他辦法來應付夫差。

范蠡返回會稽山越王宮勤政殿，大殿中空蕩蕩的，并無任何奢華擺設，與一間民屋并無

甚分別，令人一望便知是亡國之殿了。

范蠡在殿中苦思冥想，但萬難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。

此時殿外走進一位將軍，元甲雖舊，但虎虎有威，原來這是留守越國的大將軍干滑，在練兵場回來。

干滑與范蠡情同手足，見范蠡愁眉不展，便在上前去，問道：「二師兄有甚難決之事？」

范蠡望一眼干滑，不知如何說話，心道師弟你如何會領悟被情困之苦？他無奈只好暫且把苦惱拋開，道：「沒什麼，只爲如何應付夫差煩惱罷了！師弟練兵辛苦了！」

干滑卻興奮的猛一揚手道：「幸虧師傅以無尚大法，尋出一座大玄鐵，如今玄鐵已快燒溶，很快越軍便可以換上無敵玄鐵刀槍了！」

范蠡一聽，眼神不由一亮，道：「越軍換上玄鐵刀搶，需多少時日？」

干滑微一沉吟，便道：「目下玄鐵燒煉初熔，鑄造刀槍約需時一百八十日，再經演練使用一百日，用於實戰約需時二百八十日。」

范蠡一聽，不由心中一涼，喃喃道：「太遲了！二百八十日，越王說不定已逝去七七四十九次了！」

干滑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二師兄爲甚有此驚人之語？」

范蠡苦笑道：「越王目下身處虎穴，生死全在吳王夫差一念之間，夫差性暴而多疑，若

他對越王一旦生疑，越王的生命還保得住麼？師弟的玄鐵兵馬，要再等二百八十日方能用於實戰，但屆時越王已逝，民心潰散，越國從此淪亡矣！」

干湣大驚道：「若越國淪亡，我等便成了越國萬千百姓的罪人了！但師傅臨別時，不是判斷越國尚有振興復國之日麼？眼下怎的如此凶險？」

范蠡搖頭苦笑，沉吟不語，暗道干師弟你又怎會明白，范某正爲此事痛苦？師傅所判，乃根據天機大勢而言，他又豈知其中忽然跳出男女私情的微妙因素？范某人堂堂男子漢，竟連自己的心上人亦保不住，巴巴的送去吳國受火坑之苦！哎！難道除此之外，便再無法挽救越國之難麼……

正當范蠡苦思無計之際，越王宮勤政殿外，鬼谷子、笠丹、九天玄女三人，已在殿外飄然而進。

范蠡、干湣一見鬼谷子駕臨，登時如獲天降救星，喜出望外，一齊迎上前去，便欲向鬼谷子跪拜相迎。

鬼谷子伸手一托，倆人便拜不下去，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國有國法，家有家規，此地乃越王宮勤政殿，蠡兒、湣兒身爲越國重臣，怎可跪迎草野之民。須知亡國之禮亦不可廢，若廢則志墮，志墮則永遠淪亡，再無振興復國之期矣！」

范蠡一聽，立刻站了起來，鞠身道：「是！多謝師傅教誨！……蠡兒正盼著師傅的駕臨呢！

越王之事……」

此時干濬亦憨憨的道：「師傅，師祖他老人家可好？」

笠丹特別偏愛干濬這位師侄，她一聽便笑道：「還是濬兒有師傅老子的孝心！師傅他老人家福如東海、壽比南山，好極了！」

干濬一聽，欣然一笑，但隨又問道：「猿爺爺怎的不見了？師姐怎稱師祖老子作師傅老子了？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格格一笑，道：「濬兒，你有所不知，師傅老子今回已把你笠師姐收作徒弟了！因此呵，不但濬兒你降了一輩，要尊她一聲師叔，連我九天玄女亦比她矮了一截，反做了她的小師妹了！」

九天玄女吱吱喳喳的嚷了一通，把干濬弄得直眨眼，道：「師傅！是眞的麼？」

鬼谷子含笑點點頭道：「是眞的，師傅他老人家已把丹妹收作徒弟，并已傳她本門無爲神功心法。」

干濬、范蠡一聽，連忙向笠丹鞠身道：「拜見笠師叔！恭喜笠師叔！」

笠丹心中亦歡喜道：「倆位師侄不必多禮，在座均是師傅老子的門人，同爲越國百姓效力，當眞可喜可賀！」

九天玄女愁眉苦臉的道：「濬兒！蠡兒！你二人就不恭喜我麼？」

范蠡、干濬均知九天玄女這位小師叔性子嬌野，難以應付，聞言不由一怔道：「鍾師叔有甚可喜之事？爲甚卻又愁眉不展？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格格大笑道：「丹姐姐做了我的二師姐，我這小師妹永遠洗脫不掉了，不但有大師哥替我出頭，更有二師姐愛惜於我，你說我這小師妹是否歡喜之極。還不恭喜我一聲麼？」

范蠡、干濬無奈向九天玄女亦鞠身道：「恭喜師叔新添了一位師姐！」倆人心中卻暗道小師叔平白矮了篋師叔一截，心中悶悶不樂，卻好善於自我安慰，尋一個開心快樂的藉口而矣！但這話是決計不敢在九天玄女面前說的。

范蠡見鬼谷子滿臉含笑，心道趁師傅心情甚佳，正好向他請示挽救越難之策，便欲開口說話。

就在此時，越王宮勤政殿外，一棵古槐，忽地喀喀一聲，折斷一枝，隨即呱呱的一聲刮噪，一隻烏黑的鴉兒膺撲撲的飛走了。

這情景落在衆人眼中，神色均不由一凜。九天玄女心直口快，忍不住便搶先問道：「鬼谷師哥！師傅臨行吩咐我，有不明白的便問你，又說見你如見師傅！因此我有疑問非問你不可，你也不能再推搪呵！……」九天玄女說著，猛憶起自己的私意，俏臉不由一紅，連忙收話題，不再把心事吐露下去。

衆人除笠丹知九天玄女之意外，并不知她女兒家微妙的心態，但笠丹是決計不會代九天玄女說出來的。

鬼谷子一聽，心中不由微微一跳，暗道九天玄女這是怎的了？她本是爽快之人，說話怎的吞吞吐吐？他微笑道：「師妹欲問什麼？此地均是同門中人，有話不妨直道，怕什麼呵？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臉上不由更紅了，她心如鹿跳，暗道我心中所想的，怎可在此說出來？你這大呆子，不懂女兒家心事，爲甚單獨相聚時又不問呵？她急起來，無奈没好氣的道：「問什麼？我會問什麼！不過是想知剛才樹折鴉飛，當主何異兆吧了！」

衆人一聽，均被說中心中所想，便不約而同，目注鬼谷子，看他怎樣回答。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即席袖占一課，卻是「易經」中的「屯」卦上之爻，卦曰：乘馬班如，泣血漣如。

鬼谷子略一推算，不由暗吃一驚，心道異兆發生於越王宮勤政殿外，當暗示越國之運命無疑；而「漣」乃落淚之意，暗示越國已到日暮途窮之時，若再不獲應援，便會陷入進無可取，退無可守的絕境，因而值得憂慮，血淚漣漣！……按此卦象推算，則越國國運，已到千鈞一髮之際了！

鬼谷子心念電轉，不由皺眉道：「越王宮勤政殿外，槐折鴉飛，斷非吉兆，只恐越國運勢，已抵凶險絕極的地步了！」

范蠡一聽，深知師傅的本事，神鬼莫測，他既然如此推算，便必然有所應驗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師傅！未知危機當發生在何處地方？」

鬼谷子沉吟道：「依此卦兆，再結合目下天機大勢，危機必首先在吳國之地發生，亦即越王勾踐被拘禁之地！若越王一死，則越國軍心民心渙散，復國無望，越國亦將從此永遠淪爲吳國奴役了……」

范蠡心中猶在思忖，就在此時，周參將神色蒼皇的走進來，他也顧不及向鬼谷子等人招呼，先向范蠡稟報道：「范丞相！大事不妙！末將剛接文種大夫派人傳話，吳王夫差對越王勾踐日漸生厭，再加上吳國大將軍伍子胥屢向夫差進言，爲免後患，必先殺勾踐，夫差眼見快向越王下毒手了！……文大夫特別託來人向范丞相進言：務請盡快想出辦法，打動夫差的心意，令他消去下毒手的念頭，不然，越王行將成異國之鬼了！……哎，這卻如何是好？」

衆人一聽周參將的傳話，均一陣目瞪口呆，暗道鬼谷子推算異兆之言，不料應驗速速如斯！

范蠡此時已沒了主意，他見鬼谷子沉吟不語，忙道：「若越王遇難，則越國從此淪亡矣！如何能救，務請師傅指點！」

鬼谷子沉吟道：「剛才一卦，雖主凶兆，但『屯』卦中的『屯』字，亦即有天地，然後萬物生，盈天地之間者，唯萬物，故稱之爲屯。屯者即盈也，屯者物之始生也。按此推論，

則目下越國國運雖然凶險之極，充滿艱難，但亦是生機開始萌芽之兆，因此亦是暗示越國國運由難轉生的關鍵時節，一切但看如何處之了！」

范蠡喃喃道：「但目下越王危機四伏，難道除了打動夫差的殺心，便再無他法可想麼？」

鬼谷子沉吟道：「我曾與夫差有數面之緣，深知此人性暴而固執，他一旦決定了的事，便極難改變，但他亦有其唯一弱點，此人嗜好女色，因此唯美女方可打動他的心思！」

范蠡一聽，心中不由一陣創痛，心道既師傅亦如此確判，那「美人計」看來是唯一的辦法了！但這「美人計」的唯一合適人選卻是自己心上人西施！這……這教范某人如何處之？

范蠡愁腸百結，萬般無奈之際，勤政殿外匆匆走入一位衛士，衛士向范蠡稟報道：「范丞相，殿外有一民女求見，說她姓西名施！」

范蠡一聽，臉色嚓的發白，心道當真天數注定，任自己如何反抗亦挽救不了既定運命！他心中但願西施從此隱姓埋名，不再在這世上出現，這樣他自己的良心也好過一點，不料西施卻偏偏在這時出現了！

鬼谷子一聽「西施」倆字，眼神不由一亮，立刻轉向范蠡，道：「外面民女，莫非便是苧蘿山西面施家村所出的西施姑娘麼？」

范蠡無奈點頭道：「是，師傅，正是那位西施姑娘！……哎，這眞叫人算不如天算了！」

范蠡的感慨，眾人均不明所以。鬼谷子微一沉吟，當即醒悟，暗道蠡兒與西施天緣注定，

思怨糾纏，先分後合，先苦後甜，命勢如此，決非人力所可能改變！他心中思忖，便對范蠡道：「蠡兒，且先請西施姑娘進來相見，再行定奪便了！」

范蠡見鬼谷子示意，不敢相違，只好道：「快請西施姑娘進殿！」

不一會，衛士便領進一位少女，少女體態輕盈而進，衆人的目光不由一亮，皆暗道世間眞有如斯美女！

笠丹、九天玄女倆女，平素均對自己的姿容甚爲自負，但此時一見西施，便不由歎道天下美女，唯眼前此人而矣！

西施走上前來，先向范蠡冉冉一拜道：「民女拜見范丞相！」

范蠡忙伸手相扶，心中一酸，雖有千言萬語卻不能直道，連忙向西施道：「西施姑娘免禮，我替你引見，這位便是西施姑娘久盼一見的鬼谷子師傅了！」

西施一聽，艷如桃花的俏眼一抬，黑珍珠似的眼眸便落在鬼谷子的臉上，隨即走上前，向鬼谷子雙膝跪拜，一面嬌聲動情的道：「鬼谷先生，請先受西施一拜！」

這一下事出突然，鬼谷子也不便伸手相扶，不由微微一怔。笠丹、九天玄女一見，倆女心思相同，立刻伸手，一左一右，把西施托了起來，不讓她再拜下去了，一面齊聲道：「鬼谷師哥不以俗套爲念，西施姑娘不拜便了！」其實倆女見西施如斯美貌，均怕鬼谷子伸手相扶，與西施有肌膚之親，這便大大不好！倆女心意相通，動作便如斯一致。

鬼谷子卻毫不以爲意，他欣然一笑道：「西施姑娘不必客氣，當年所爲，乃舉手之勞，以報令尊一瓜之恩而矣。」

西施卻正容道：「不然，鬼谷先生此舉，不但令施家得延血脈，更令淪亡之國有所轉機，先生大恩大義，西施代越人先行謝過了！」

在場中人一聽，均不由一陣稱奇，暗道蓮花龍穴所出之女，果然不同凡響，舉世無雙！

鬼谷子心中亦不由一動，暗道施家祖墓在苧蘿山窩，苧蘿山孕育會稽峰，會稽峰上有越王宮，苧蘿山有母體之渾厚地力，莫非英雌救國，便應驗在施家後人身上麼？

* * * * *

鬼谷子沉吟道：「莫非西施姑娘有甚救國救民之策？在場均助越之士，西施但說無妨。」

西施微一點頭，道：「民女亦知亡國恨，越亡於吳後，越人深受吳兵欺凌壓榨，已幾達生不如死地步矣！民女豈能無動於衷？西施聽范丞相透露，目下越王被囚吳宮，生命難保朝夕，若越王被殺，則越國便從此永遠淪亡，復國無望，百姓亦永受奴役，唯一解救之策，是

設法以美色打動吳王夫差，令他取消殺越王之念，保住越王生命，越國才有復國的希望！……」西施說到此處，只聽范蠡感觸心事，輕歎了一聲，不由心中一酸，停下話來，說不下去。

鬼谷子細察范蠡與西施倆人神態，心中已明白一切，暗道倆人果然已情根深種，難捨難分，運命的作弄，當眞苦了這倆位有情人了！鬼谷子這般轉念，心中便已萌決助范蠡、西施復合的念頭，只是此時不便說出口罷了！

鬼谷子輕聲道：「天機所定，難以違逆，西施姑娘不必傷悲，順勢而行便了，須知精誠所致，金石爲開，又豈無柳暗花明之時？」

范蠡和西施一聽，心中均不由一凜，暗道師傅果然神機超卓，我等男女私情秘隱，竟被他一眼便洞悉了。

西施驀地抬起頭來，坦然面向鬼谷子道：「鬼谷先生放心，但有用得我西施爲國效力之處，西施絕無二話，上刀山下火海，亦不過等閑事吧！」

鬼谷子不由肅然起敬道：「西施姑娘爲國爲民，甘願自我受屈，此種胸懷，丹心可比日月兮！……但未知蠡兒以爲如何？」

范蠡見事已至此，深感再難兼顧男女私情了，便慨然道：「既然西施姑娘心懷救國救民之心，那便委屈你走一趟吳國，希望能以此打動夫差，消去殺人之念，若因此而令越王安然返國，以圖振興復國，則西施姑娘定必名垂千古，事不宜遲，西施姑娘請先行返家，安置好

二老，不日將起程赴吳！」

西施肅然道：「是，謹遵范丞相令旨！」

西施說罷，便毅然向鬼谷子等告辭，由越國衛士護送，先行返家準備去了。

鬼谷子目注西施背影，不由感慨的道：「地靈人傑，不料苧蘿山地力，竟孕育出一位捨己救國救民的女英雌！」

九天玄女對西施的美貌有點嫉怨，她一聽鬼谷子如此稱讚，不由微哼一聲，道：「鬼谷師哥此言，未免有言過其實之嫌！西施姑娘雖願意以身入吳，說是爲救越國危難，但未知是否貪圖吳國富貴，不惜以身作餌，去換取榮華富貴？哼哼！……」九天玄女一頓，沒再說下去，因爲她發覺范蠡的臉色嚓的發白，顯然氣得非常厲害。

不但范蠡心中氣惱，就連笠丹亦忍不住開口道：「西施姑娘美而端莊，似乎并非靜師妹所疑那類貪慕虛名的女子，師妹莫再懷疑了！」

九天玄女猶不服氣，再欲發話，鬼谷子臉色一沉，忽然肅然道：「鍾師妹！你知道西施姑娘如何委屈自己麼？」

九天玄女見鬼谷子忽然嚴肅起來，心中不由一凜，因爲鬼谷子極少以此語氣對她說話！但她仍不肯服軟，沖口而出道：「她委屈自己什麼了？」

鬼谷子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據我所察，西施姑娘其實心已有所屬，她的心上人爲此亦爲難

之極，但這對戀人爲了救國救民大業，竟肯隱藏自己的私情，甘受屈辱，赴吳受罪，這等仁義勇之心，天下誰能企及，誰還說她入吳乃爲貪圖富貴？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不由一怔，隨又急道：「那！……西施姑娘的心上人是誰啦？」

鬼谷子目注范蠡一眼，終於緩緩的道：「西施姑娘的心上人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你欲知道，只復一問蠡兒便知！」

九天玄女忙轉向范蠡，道：「范師侄，西施姑娘的心上人是誰！你快說！……」九天玄女見范蠡神色痛苦，溢於言表，忽然醒悟，俏眼不由瞪得滾圓，盯著范蠡，急道：「莫非……莫非這心上人便是范師侄你？」

范蠡的心事被九天玄女一言喝破，知難再隱藏，無奈微一點頭道：「西施與我果然有海誓山盟之約！……但國難當前，兒女私情事，不說也罷！」

九天玄女又驚又奇，心道既然是相戀之人，怎忍心把心上人送入虎口？她心直口快，不由便大急道：「哪！范師侄你好狠心！……怎可把西施姑娘送入虎口？受暴君凌辱！」

范蠡神色一陣凄然，但轉瞬即逝，隨而俊眉一揚，朗聲道：「生命誠可貴，眞愛價更高，若爲國難故，兩者皆可拋！……此乃范蠡一己私念，但我知道，西施姑娘亦抱此同一信念也！」

范蠡此言一出，九天玄女不由一陣發怔，似乎爲范蠡和西施的大義大勇而迷惑驚奇。好一會，九天玄女忽然一扯笠丹，決然道：「走！笠師姐！」

笠丹一怔道：「上哪去？」

九天玄女義憤填膺的道：「西施姑娘爲國爲民，竟肯如此委屈自己，我等同爲女子，若坐視不理，還成話麼？這便去暗中保護，決不容夫差這奸賊損她一根毫毛！」九天玄女以爲，憑她和笠丹聯手，必可保護西施周全。

不料笠丹卻搖搖頭，苦笑道：「師妹！事情豈如你所知如此輕鬆？此事決非憑武勇便可破解，否則只會誤了大事！」

九天玄女畢竟年少，根本不懂世間複雜如，她不由眨眼道：「爲什麼不可以？」

笠丹見九天玄女天眞得很，不由徵歎口氣，道：「吳王宮禁衛森嚴，猶勝銅牆鐵壁，憑你我二人之力，若能保護西施姑娘，哪還用得著送她入吳王宮麼？不如一劍把夫差殺了，豈非更省事之極？西施姑娘既無奈入吳王宮，這是夫差選美女侍候，豈能免受夫差的凌辱？」

九天玄女奇道：「爲甚不能？」

笠丹一聽，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心道夫差選美女入宮，不外是貪圖女色，西施是一等一的美女，只有以她自身的本錢，方能打動夫差，她若不被夫差親近……身體，夫差豈會被她迷住？哎，這等男女私秘之事，師妹你又怎會明白？笠丹無奈只好道：「西施姑娘入吳，便是夫差的人了，身居深宮禁院，只好任由夫差爲所欲爲，又豈能免受其辱？除非有神仙之法，令夫差對西施迷而不敢親近啦！」

九天玄女俏眼瞪圓道：「如何叫迷而不親近？」

笠丹忍不住好笑，只好附耳對九天玄女道：「你呀！……師妹！這是男女秘事……亦即那個夫妻歡愛之事！女兒家還問什麼？不羞死人麼？」

九天玄女這才明白，此乃不可出諸女兒家口中的閨房秘事，她俏臉不由一紅，接而又心中一蕩，暗道日後若眞與鬼谷師哥相伴，不知是否要行這個……秘事了？她想到羞處，不由格格一笑，失聲嚷道：「哎約！師姐，我再不敢問下去了！」

鬼谷子一直沉吟不語，任九天玄女與笠丹胡纏，似在思忖什麼，此時忽然目注范蠡，道：「蠡兒！你坦率相告，你與西施姑娘的感情到底如何了。」

范蠡俊臉一紅，卻毫不猶豫，決然道：「彼此已心心相印，至死不渝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便微一點頭，決然道：「誠心所至，金石爲開，有我鬼谷子在此，便決不讓夫差沾污西施姑娘！決保她的冰清玉潔！」

鬼谷子此言一出，在場中人均聳然動容，深知鬼谷子言出如山，他既然如此決斷，便決不會中途變改。但此事關乎越國命運，非同小可，鬼谷子并非仙神，是否可以扭轉乾坤？

范蠡見別人不好開口，便向鬼谷子道：「但夫差若目的不達，豈肯罷手？而且他如何會因此心動，打消殺越王的念頭？師傅請勿因顧存蠡兒的一己私利，而誤了復國大事。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我這法子，不但可保復國大業，便可兼顧兒女私情，否則，亦顯

不出老子門人的本事！」

范蠡一聽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心道若能公私兼顧，那就當眞是天賜奇緣了！他忙問鬼谷子道：「請師傅指點妙法！蠡兒決遵而行之！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蠡兒稍安毋躁，一切宜周詳從事，否則便誤了你和西施姑娘的終生幸福了！眼下且先上苧蘿山去罷！」

范蠡自然絕無異議，干滑亦恭而從命，就連笠丹亦含笑點頭，不過九天玄女口雖格格笑道甚好，但心中卻嘀咕道你這呆子，就曉得保存人家的終生幸福，你自己的卻冷然不顧！你這不是木頭人似的呆子麼！

九天玄女心中雖嘀咕，但這些話她是決計不會說出口的，無奈只好跟隨衆人走出越王宮，走下會稽峰，直奔苧蘿山西面而去。

鬼谷子引領衆人走到苧蘿山西面，衆人一看，前面臥在地上的，竟是西施的祖墳墓。

九天玄女奇道：「怎的想法子保住西施的冰清玉潔，卻跑到她的祖墓跟前來了？」

笠丹卻已有點明白鬼谷子的用意了，她含笑道：「師妹，你難道忘了師哥是一代尋龍大宗師麼？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亦有點醒悟，奇道：「是呀！莫非鬼谷師哥欲以尋龍大法，造就西施姑娘絕世神功以自保麼？好呵！這法子可當眞好之極了！」

鬼谷子卻微笑搖頭道：「不然，師妹，我并非神仙，怎能在片刻間傳授絕世武功？況且身入吳王禁宮，高手如雲，就算神功蓋世亦難自保，何況西施姑娘尚身負動夫差以救國的重任？因此絕不可硬來，只可以智取。」

九天玄女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道：「明明這是以女色動君王的美人計，怎的又冠以智取兩字啦？這豈非自打自家嘴巴麼？」

別人不敢說的話，九天玄女敢，因爲就連鬼谷子也對她的嬌野無可奈何，甚至反而有點喜歡了，男女間的感情，有時眞的如此微妙。果然鬼谷子一聽，不但毫不生氣，反而很認眞的解釋道：「不然，美人計固屬無奈之策，但只要輔以尋龍大法，令行計之人有能力自保貞潔，則不但目的可達，且可保存自身之節，此實乃一舉兩得，一箭雙雕的妙法也！」

九天玄女越聽越迷惑，不由大急道：「哎呀我的大尋龍祖師！你有甚好法便直道罷了，若這等繞來轉去，便說上一年也難令人明白，豈非活活悶死人了？」

范蠡一聽，心中不由暗暗高興，因爲他亦急切欲知，鬼谷子到底欲以何法，能令西施姑娘公私兼顧！但礙於身份，他不便向師傅相催罷了，九天玄女這麼一嚷，便恰恰正中范蠡的下懷，范蠡知道，敢在鬼谷子面前撒野的，普天下唯九天玄女一人而矣。

果然鬼谷子不再遲疑，他先問范蠡，取了西施的時辰八字，寫在一張黃紙符上，又貼在西施祖墓的墓碑上面。

鬼谷子隨即肅然道：「笙師妹、鍾師妹、范蠡、干濬聽令！」

四人一聽，鬼谷子語氣肅嚴，就連九天玄女亦不敢頑皮了，當即應聲道：「是！」

鬼谷子道：「我今日欲以請龍大法，倍增西施祖墓龍氣，令西施姑娘龍氣激增，足可與夫差的白虎龍氣抗衡，如此大事可成！但吾施此驚世大法，必招田野冤魂野鬼之怨，皆欲取而代之，承受此絕世龍氣，因此須賴你等傾力守護，作吾護法使者，以防不測！」

笙丹等齊道：「遵命！」九天玄女口雖答應，但心中卻不由好笑，暗道鬼谷師哥這是怎的了，竟擔心這等游魂野鬼來了！嘻嘻，若彼等當眞現身，我九天玄女便提三兩隻來玩玩，豈非美妙之極？

鬼谷子忽然又道：「你等身爲護法，務須堅穩心性，方可抵禦邪魔之擾，否則，邪魔一旦侵體，便凶險之極，務須切記了！」

笙丹、范蠡、干濬三人連忙肅然答應。九天玄女雖答是，但心中卻嘻嘻好笑，暗道若這等邪魔如此厲害，何不請來作刺客，潛入吳王宮去，把夫差殺了，豈不更俐落乾淨。

鬼谷子也無暇理會四人的心思，見四人均明白其中的關節厲害，便即分配了東、南、西、北四個方位，由四人在墓穴四周矗立以作護法使者。

鬼谷子隨手折了一枝槐樹枝，以掌作刀一削，便成了一柄木劍。

鬼谷子沿在墓碑前面，默頌一番，然後驀地轉身，面向東面，厲聲大喝道：「大地潛龍，

何方隱形？求速一現，以借龍氣！」鬼谷子喝畢，手中槐木劍忽地向前一抖，乾坤眞氣激蕩而出，透過槐木劍尖，射向四面八方，一時間，劍氣破空嘯嘯尖鳴，刺人心魄。

笠丹等人均知，這是鬼谷子正在施展「尋龍乾坤訣」中的「請龍大法」，均聳然動容，仔細留意，看鬼谷子如何施法。

但見鬼谷子以乾坤眞氣，向四野激蕩射出，破空嘯嘯之聲不絕，令人心魄震蕩，而以墓碑正面的一方，嘯嘯三聲更勁更強，所受的衝擊亦最厲害。

幸而站在墓碑正面的是笠丹，笠丹的乾坤眞氣已陡增數倍，又新悟「無爲神功」的心法要旨，因此她的功力，在四護法中是最強的一位，幾可與鬼谷子的內力併駕齊驅，嘯音對她只有些微影響，她運起「堅則毀，銳則挫」的無爲神功心法精髓，一切便感坦然無懼了。

分沿南、北、西三面的九天玄女、千潛、范蠡，則運起內力，方能勉強抵禦。

鬼谷子劍氣激蕩四野，一會後四野便傳來一陣閃雷似的迴響，風也突然刮起，苧蘿山上空開始飄來雲影，漸密漸濃，從東至西，現出一道七彩彩虹，猶如天龍臨空，瑰麗之極，橫跨於西施的祖墓上空，猶似天虹飛渡。

鬼谷子滿臉肅容，仰空又喃喃祝頌道：「四方潛龍，聚形成虹，飛渡難關，孕育雌雄！速速下沉，龍氣熏陶……」

鬼谷子祝頌之音不絕，橫跨於西施祖墓上空的七彩天虹，竟爾緩緩下沉，身形越來越大，

光華越發耀目，瑰麗之姿，蕩人心魄！

天虹距西施祖墓上空，眼看相隔只有數十丈高時，四野忽然一陣尖鳴，其聲猶如鬼哭神嚎，接而風亦刮起，隨即狂風大作，烏雲從四面八方紛飛而來，越聚越濃，猶加一塊巨大黑幕，把苧蘿山上空遮蓋，山野如墮入沉沉黑夜，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見五指。

鬼谷子一見，猛吃一驚，心知潛龍聚形成虹，飄臨西施祖墓上空，驚天動地，已招來魔邪神鬼之怨，這等陰邪之物，均知四方潛龍聚形，其龍氣之盛，足以令陰成陽，令水成火，超凡入聖，可抵千年苦修功力！因此均蜂湧而來，拼命搶奪，就算搶奪不來，便有幸得近龍氣，亦可令功力陡增，傲視天地，豈有不瘋狂而來之理？

鬼谷子亦深知此等陰邪之物，不可能與世間有形之物比擬，有形之物雖凶雖暴，但形跡外露，尚可以力以智勝之；但這等陰邪之物，無影無形，猶如心魔，絕非憑智力可與之抗衡，定力稍一不足，便會被心魔乘虛而入，猶如練功之時走火入魔，凶險之極！……

就在鬼谷子心念電轉、苦思對策之際，在西施祖墓四周，擔任護法的筮丹、九天玄女、范蠡、干潛等人，卻已感到一股前所未遇的強大壓逼。

這種壓逼力無影無形，猶如強烈酷寒氣流，從四面八方潛移默化，無孔不入，立刻便令人遍體生寒，血欲凝結！

笙丹身處墓碑東面，所受的無形壓逼最重，片刻間，她但感自己猶如掉進冰窟，酷冷寒氣如針如刺，蜂鑽而入，她不禁打了一個寒噤！……幸而她在此危機一線時，心中忽然醒悟：既然「堅則毀、銳則挫」，那爲甚不能視「冷如熱、寒如溫」？她腦中靈光一閃，立刻收攝心中雜念，身心專注於「冷如熱、寒如溫」之身上面，傲然不懼。說也玄妙，笙丹一旦專注於這文字上面，心無雜念，渾身便冒出一股白氣，猶如銅牆鐵壁，把她周身遮蓋了。

笙丹不知她剛才靈光一閃，已領悟了無爲神功心法的融匯貫通的秘訣，心中抱元守一，無爲神功的心法便發揮出強大的威力，已足以抵禦邪魔的侵擾了。因爲無爲神功恰恰是「心魔邪功」的剋星。

干酒身上有干將、莫邪兩大神器，神器匯聚，陰陽相會、水火并容，神劍的劍氣，亦足以抗衡心魔的侵襲，因此干酒安神色泰然，渾然無懼。

范蠡本來是四人中功力最弱的護法使者，但不知爲甚，當他站在西施祖墓的身側時，立刻便感受到一股龐大的熱力，把他渾身罩住，他但感渾身火熱，體內熱血奔騰，頭昏腦漲的，連話也說不出來，也根本感覺不著寒氣的侵擾。范蠡自已亦並不知道，他所站的位置，恰恰是西施祖墓的西面，西位恰恰是西施祖墓龍氣的庇護，自然也就有驚無險了。而且這也是范蠡與西施的一段天緣注定，天機運命當眞玄妙之極。

* * * * *

功力本來極高的老子嫡傳弟子九天玄女鍾靜，此時卻忽然失聲驚叫道：「哎呀！不好！鬼谷子師哥，那七彩天虹被烏雲遮沒了！……這令人惋惜啊！……」九天玄女忍不住又歎息了一聲。

鬼谷子本來眼見笠丹、干滑、范蠡三人均肅立不動，不言不語，於眼前一切視若無睹，心中不由一鬆，暗道四人中范蠡功力最弱，但他竟可於此大風浪口寂然不動，足證其內力亦足以抵禦心魔之襲；而其餘三位護法，功力勝於范蠡，當更不足慮矣！……不料就在此時，卻聽得九天玄女又一聲驚呼。

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冷，暗道九天玄女既發出聲音，顯然已著了形相，而「心魔」一類陰邪之物，一旦著了形相，便決非智力所可能破解了！爲甚九天玄女功力遠勝於范蠡，但卻反而先行陷入險境？

鬼谷子一時間，亦參透不出其中的原由。

九天玄女驚歎於天虹的美麗，又惋惜烏雲把她掩蓋，她並不知道，她心中這一點浮蕩，

便被「心魔」選中一個突破口，趁虛而鑽入了。九天玄女驚歎之聲甫落，便突感心中一涼，一股奇烈無倫的寒氣，已悄然無聲的鑽入她的心窩。她立刻便感遍體生寒，如墮冰窟，寒冷之烈，幾乎連她的血液亦凍凝了。

九天玄女的功力本來甚高，僅略遜於笠丹，但她心靈浮蕩，又初墮情網，少女芳心繫在鬼谷子師哥身上，她眼中只知世上一切美好事物，更不知尚有萬千險惡，因此一旦目睹美物，便深深迷戀，一旦失去，又更感難過。這種患得患失的少女心態，便最容易被「心魔」乘虛而入了。

九天玄女心中本已迷惑不安，今逢奇寒侵襲，便倍感難受，她甚至連她的獨門護體神功「玉龍眞氣」亦提攝不起來了。很快，九天玄女便猶如一位漂零弱女，被一頭凶狠的冷魔困鎖，渾身抖顫，臉無血色，漸而更搖搖欲墮，險狀百出！

鬼谷子一見，不由大吃一驚，深知假如九天玄女支持不住，被「心魔」所控，西施祖墓的龍氣已被誘發，必然從九天玄女所處的方位外洩，屆時其龍氣不但不增，反而大洩，鬼谷子爲保西施的貞潔，維護九天玄女與西施這一對有情人的良苦用心便不但不能奏效，反而令西施護體龍氣由強轉弱，性情大變，屆時就算她身入吳國，亦必被榮華富貴所惑，甘心被吳王夫差寵幸玩弄，不思復國大業，那一切就徹底失敗了！而且九天玄女亦必因「心魔」困鎖，此後再不能自拔，半痴半迷，猶如痴呆之女，這教鬼谷子如何向師傅老子交待？

所有這種種厲害關係，也只有鬼谷子自己知道，他也絕不能輕易洩露。

鬼谷子心念電轉，正苦思對策間，九天玄女眼前，卻已現出一連串的鬼魅怪影，其狀如獅如虎，如魔如怪，如神如仙，但均寒氣逼人，輪番在九天玄女面前晃搖；又在作勢撲噬，九天玄女起初尚自拼命死守，不肯離開，但漸而她但感寒氣已逼得她喘不過氣來，唯有拼命奔走才可稍舒一口生氣，她身不由己，便向前踏出一步！

鬼谷子一見，心道不好！九天玄女又再踏出一步，便偏離所守方位一分，她護衛的龍墓脈氣便消減一分，而侵襲的邪魔則多爭奪一分龍氣，此消彼長之下，自己最擔心的可怕後果，立刻便會呈現眼前！

鬼谷子情急之下，無奈只好行險決然一試了，只見他驀地咬破指頭，猛吸一口鮮血，然後貫以雄渾的乾坤眞氣，渾融成一股龐大無比的乾坤血氣，仰天猛噴而出！

這一下當眞驚天動地！但見四野漆黑中突地紅光一現，一陣裂帛似的撕裂尖響過處，漫天的烏雲竟被一股龐大的紅色氣流衝得東竄西突，猶如鬼魅遇上法祖似的。四野隨即亦響起一陣鬼哭神嚎似的喋喋怪叫，漫天的烏黑風雲，竟聚匯到鬼谷子的頭頂上空了。

那股紅色氣流，趁勢衝上西施祖墓上空，與懸在上空的天虹匯聚，天虹受此氣流激蕩，竟猛烈搖動起來，旋而化出一尾碩大的天龍，遍體紅光，光華四射，活靈活現，頭搖足動，歡欣雀躍，更不猶豫，向下面的西施祖墓一沉而降，猶如九天飛龍，與茫茫大地相會似的！

此時鬼谷子上空的烏黑風雲越來越濃，猶如無數妖魔鬼魅，翻旋爭撲那股紅色氣流。原來此乃鬼谷子以乾坤血氣，誘引一眾魔邪，眾魔邪大概亦深知，這股千年難遇的乾坤血氣，可令彼等大增法力，吸一口可延法身百年，吸兩口可令幻影聚形，吸三口則可從虛幻鬼魅成人間有形地仙！其宏功偉用，竟比大地龍氣更可令彼等受益，因此無不捨天虹龍氣，紛爭撲這股紅色氣流，竟一往無爭，拼死瘋狂爭奪。

鬼谷子凝運的乾坤眞氣已催發到八成功力，這是他近年來極少施展的至高功力了，因爲他承受的「魔邪壓力」越來越重，他胸中已被乾坤眞氣的反激力充塞，大有宏而不受其自控之像，他深知乾坤眞氣一旦不受其控，那便會狂瀉而出，猶如江河崩決，洪濤巨浪激噴而出，被眾魔邪盡收己用，彼等魔法因而大增，而鬼谷子自己則立時經脈盡斷而亡！

鬼谷子雖然明知自己已陷險境，但他絕不能放棄，亦決不敢放棄，他深知此時正是天虹龍氣，與西施祖墓龍脈匯聚的關節時刻，在匯聚之後，龍氣固然大旺，但在最旺之前的一霎，猶如天地男女的歡會，卻是身心震撼最弱的時刻，一旦被眾魔邪反撲而回，瘋狂爭奪，那自己的一番心血，必然全盤落敗！

鬼谷子深知其中的厲害關係，他唯有咬牙支撐，拼著自己的生命亦要吸誘一眾魔邪，令天虹龍氣與西施祖墓龍脈成功匯聚。

此時原已陷迷昏境地的九天玄女，卻忽感精神一振，原來她此時已發現七彩天虹重現光

華，不但重現，而且沉沉下降，猶如一尾七彩天龍，橫跨於西施祖墓之上，她目睹這等驚世彩圖，心中一派欣然，再無其他雜念，因而所受的「心魔」壓力便大爲減緩。

九天玄女但見西施祖墓，此時忽地從墓頂之處，騰起一團紫色煙雲，其狀猶如一朵盛放紫蓮花，花瓣大張，迎向七彩天虹，一時間瑰麗壯觀之極，九天玄女不由瞧得痴了。

九天玄女亦不知道，此時鬼谷子爲挽救危局，已捨身引魔臨頂，再以自己精湛的乾坤神功相抗，此刻已到生死一線，欲罷不能的絕境了！她若然知道，也無濟於事，反而因急怒侵擾，心魔更乘虛而入，不但不能相助，反而先行倒下。

幸而此時西施祖墓騰起的紫色蓮花煙霧，已與七彩天虹匯聚，但聽一陣如仙樂似的輕響，四野迴蕩，猶如慈母的催眠曲，聽者如孌孩童，令人雜念全消，再無爭名逐利、嗔怒恨怨之意。

接而西施祖墓上空，兩大龍氣渾然一體，如幻如仙、翩翩起舞；再而一沉而降，聚於西施祖墓墓頂，隨即大放光華，如日之灼灼，如月之華麗；然後絲絲入墓，緩緩散去……

就在此時，鬼谷子上空的烏黑風雲，翻旋血氣，亦突然消逝不見，似乎那等陰邪之物，因已得乾坤血氣而心滿意足，終於四散而去。

鬼谷子此時卻緩緩的跌坐於地，他臉色蒼白，冷汗直冒，呼呼喘氣，猶如登攀了高峰峻嶺，已不勝負荷似的。

此時笠丹、九天玄女、干湑、范蠡等已一躍而出，見狀均大吃一驚，因為四人均深知鬼谷子的功力蓋世，已堪與老子李耳併駕齊驅，為甚卻露出如此痿頓之像？

九天玄女心直口快，先自忍不住，她一步躍到鬼谷子身邊，也顧不得當著眾同門之面，伸出衣袖便替鬼谷子擦去額上冷汗，一面連聲尖叫道：「喂！鬼谷子師哥！你怎的？你若有事，教九天玄女日後依傍誰啊？你……你莫嚇人好麼！」

鬼谷子苦笑搖頭，卻沒答話。九天玄女還欲再追問下去，笠丹已走上前，輕輕扯開九天玄女，一面悄聲道：「傻師妹，你不見鬼谷哥哥正運功調息麼？你心中疼他，知否這般胡纏，會令他走火入魔？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這才醒悟，暗道是啊！鬼谷師哥功力堪比師傅老子，他怎會如此虛弱？他的乾坤眞氣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豈會出甚意外？她不由吐了吐舌頭，俏臉一紅，不敢上前胡鬧了。

經過片刻調息，鬼谷子才一躍而起，微一苦笑道：「厲害！厲害！……幾乎連我亦墮入陰邪魔局！」

眾人一聽，這才明白剛才鬼谷子所施的「請龍大法」，其中隱伏的凶險重重。

九天玄女此時再也按捺不住了，她一步跳到鬼谷子身邊，忘情的扯著他的手臂道：「鬼谷師哥！你……你沒事了麼？你剛才的神氣，可把人擔心死了！」九天玄女情急之下，竟把少

女春心初動心曲當衆暴露。

鬼谷子一聽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著九天玄女的神情，竟把自己的生死看得比她自己更重，莫非她心中已有某種綺念麼？鬼谷子心中雖有所悟，但此時情勢急逼，也不容他思想這等兒女私事。

鬼谷子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沒事，危機總算已過去了。」

九天玄女卻仍不滿足，急道：「剛才那是甚麼危機？」笠丹、范蠡、平湣等一聽，亦連忙道：「是啊！剛才但見忽爾七彩天虹臨空，忽爾烏雲四起，忽爾奇寒刺骨，忽爾熱不可耐，奇妙之極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鬼谷子此時也不打算隱瞞，便坦然道：「我剛才所施，乃驚世請龍大法，目的乃集大地湣龍匯聚，與西施祖墓龍氣相輔相承，大大增強西施姑娘抵禦外侮的庇佑龍氣，她入吳之時，當可保其貞潔。不料此法甫施，果然驚天動地，四野陰邪魔怪，均紛湧而來，欲爭奪湣龍匯聚龍氣，本來亦不難抗禦，可惜鍾師妹不知怎地，卻被魔力所惑，幾近走向入魔狀態，她若不支倒下，那所守方位必現缺口，屆時西施祖墓龍氣不但不能增強，反而盡數外洩，如此西施姑娘捨身入吳救國大計，便全盤落敗了。！……其中當眞凶險之極！」鬼谷子一頓。

范蠡忽然醒悟，歎道：「因此師傅便不惜引魔臨頂，獨自以神功抗衡，不但救了鍾師叔一命，更有助越復國大業，卻令師傅幾乎身陷險境！師傅仁義俠勇之心，當眞光比日月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格格一笑道：「鬼谷師哥不是也爲你保住心上人的貞潔麼？范師姪怎不叩拜致謝？這於范師姪你，才是最大的利益啊！還不上前三跪九叩麼？」

范蠡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此乃范蠡西施姑娘的兒女私情，實不敢與救國大業相提併論。況且天機無渺，西施此行入吳，陷身龍潭虎穴，范蠡也不敢存甚非份奢望矣！」

九天玄女笑道：「你不相信鬼谷師哥，可以保住你那西施姑娘的貞潔？」

范蠡道：「三分人爲，七分天命；並非不信，只是不敢奢望如此美滿結局罷了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登時不悅，她微哼一聲，道：「范師姪，你竟敢小覷你師傅的本事麼？」

九天玄女此時的神態，竟與笠丹少時，拼死維護鬼谷子的名聲一般眞情。

范蠡見九天玄女這位小師叔忽然認眞起來，不敢與她糾纏，便不作聲了。

鬼谷子忽然微微一笑道：「天外紅霞如抹錦，檻邊桃杏鬥新粧；盈眸煙漫誰居首，美酒頻斟且酌量！……天機浩浩，運命渺渺，一切且待細觀之便了！」

說也奇怪，自經鬼谷子以「請龍大法」，替西施祖墓大增龍氣之後，表面上西施絕無異樣，但西施的心智卻更成熟，她捨身救國的決心也更堅定了。

范蠡心中雖然難捨難離，但爲了復國大計，男女私情不但不敢露於形色，反而在西施面前故作堅強，以免影響西施的心緒。

不久一切便安排妥當，西施也準備動身，入吳國作夫差的美餌。

此時越王勾踐，在吳國作囚，的確已陷生死一線。

夫差令勾踐作他的馬夫，對勾踐諸般羞辱，以折挫勾踐的意志，勾踐居然默默忍受，他做馬夫之職，居然十分盡責盡職，夫差就算百般挑剔，居然難以尋到勾踐的一絲錯失。

這天，夫差又與大將軍伍子胥、大夫伯嚭等人來到夫差的御馬房。

勾踐正與文種在洗刷馬匹，倆人洗刷得一絲不苟，幾十匹御馬，毛色光潤，染一塵，就連存心來挑剔的夫差，亦不禁暗讚勾踐、文種君臣二人，就做這等下賤功夫，也如此認眞盡責。

但伍子胥卻越瞧心越不安，他從勾踐和文種的身上，看出一股「忍辱負重」的不屈意志，憑著這種意志，越國必定是吳國日後的心腹大患！伍子胥深感，若不除去勾踐，那是一種最大的失策。

這時勾踐見夫差與伍子胥、伯嚭等駕臨，慌忙停手肅立，向夫差俯首道：「罪臣勾踐，恭迎吳王大駕！」

文種卻僅向夫差一揖。

伍子胥趁機挑釁道：「文種見了吳王，怎不三跪九叩？存心輕蔑吳國禮法麼？哼！」

文種不卑不亢的回話道：「文種生爲越國之臣，死爲越國之鬼，并無尊奉吳王爲君，因此以迎貴賓之禮足矣，又何須三跪九叩？望吳王明察。」

伍子胥仍不捨道：「越王勾踐已降吳爲臣御馬夫，何況你小小一位越國大夫麼？分明是對吳王存心不敬！是否勾踐向你授意？說！」

文種一聽，心中一凜，他深知伍子胥深謀遠慮，又極忠心爲主，因此他極可能已洞悉越國君臣，忍辱負重，一心但求復國的大計，處處挑起夫差對勾踐的不滿，以達到他除去勾踐，根除後患的目的。此時眼見伍子胥又欲把火頭引到勾踐身上，不由猛吃一驚，忙向夫差俯首道：「越王勾踐自知罪孽深重，乃眞心降服，更不時教導文種，復以吳王爲君，只是文種堅抱一臣不侍二主之心，但有不敬之處，皆文種一人所爲，請吳王降罪文種。」

夫差微哼一聲道：「文種！你對故主勾踐倒很忠心啊！」

文種俯首道：「文種若對故主不忠，便是大逆不道，這等不忠不義之人，就算臣侍吳王，亦是奸佞之臣，要之何用？望吳王明察！」

夫差性雖殘暴，但卻極重臣下之忠，他一聽文種之言，怒意立刻便消了大半，緩緩的點頭道：「你所言不錯，寡人的確討厭不忠於主的佞臣！既然如此，便恕你不敬之罪罷！」

文種忙道：「多謝吳王恕罪。文種尚有一個不情之請，望吳王開恩首肯。」

夫差道：「你有甚請？」

文種求等這機會已很久了，此時他猛一咬牙，拼死陳辭道：「吳王！越王勾踐既已臣服吳國，此心不變；且越王勾踐在吳國已服罪三年，盡責盡職，任勞任怨，無功有勞，亦足以

抵償其罪孽矣！但求吳王開恩，准其返國與國人團聚，日後定必督促國人，臣服吳國，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，以報吳王恩典，請吳王三思。」

夫差沉吟不語，心道寡人對勾踐依然半信半疑，雖然勾踐在吳國確屬任勞任怨，寡人尋不著殺他的藉口，但若如此放他返國，寡人又焉知他日後反悔，與寡人爲敵？

吳國大夫伯嚭此時卻向夫差道：「吳王明察！文種所言，亦有其理，把勾踐放回越國，一來又向天下昭示我吳國的寬宏大量，令天下心服；二來可令其督促國人，準時朝貢，則吳國大受其益；三來越國兵微將寡，國民已畏服我大吳，作反之心已息，勾踐返國，於吳國實利多害少，望吳王恩准其請。」

夫差一聽，依然沉吟不語，不知他心中正思想什麼。

大將軍伍子胥一聽，不由猛吃一驚，忙向夫差道：「吳王！萬萬不可放勾踐返國！」

夫差一聽，瞥了伍子胥一眼，不置可否的問了一句道：「爲甚麼？伍將軍可道其詳！」

伍子胥咬了咬牙，決然道：「勾踐乃一代梟雄，豈會長久臣服於吳？又越國文種、范蠡、干潛等，皆鬼谷子門人，乃不世良臣將材；若放勾踐返國，日後必爲吳國心腹大患！萬望吳王三思！」

夫差一聽，忽然若有所思的對伍子胥道：「伍將軍說勾踐不會臣服於寡人，可有甚證據？若無證據，寡人如何向天下人交待？」

伍子胥一聽，知夫差已受伯嚭的「示天下以寬宏」的說話迷惑了，心中不由更驚，他微一沉吟，終於想到一個令勾踐終會反抗的辦法，只令夫差相信勾踐復國報仇之心不死。伍子胥雖然明知自己此舉，必定極大的得罪越國君臣，但爲了吳國的安危，他決心不惜一切而行了！

伍子胥忽然道：「吳王若需證據不難，只要依臣主意而行，便可立刻知道其眞僞！」

夫差不置可否的一笑，道：「寡人便依你的主意，伍將軍只管施爲！」

伍子胥一聽，便忽然向御馬一躍而前，伸手一拍御馬的腹部，御馬肚腹受壓，嘶鳴一聲，竟排下一灘屎尿在地上，御馬房內，登時臭氣重天，聞之欲嘔。

伍子胥瞪了勾踐一眼，忽然作勢怒道：「勾踐！你連御馬的糞便亦沒排清，便牽回馬房，失職失責，該當何罪？」

勾踐一聽，深知伍子胥這是故意爲難，但又深知絕不能在夫差面前表示任何的不滿，於是忍辱向伍子胥鞠身道：「是！伍將軍訓斥甚是，勾踐一時疏忽，這便去把糞便清理乾淨便了，望吳王恕罪。」

夫差微哼一聲，道：「好！你去掃吧！」

勾踐答應一聲，拿起掃帚，就欲去掃御馬糞便。

伍子胥見狀眉頭不由一皺，暗道若如此輕鬆過去，便大失伍某人的本意了！他立刻沉聲

道：「吳王！臣聽說忠心之人，割肉餵主乃是尋常之事，就連主人的寵物糞便也是香的！勾踐既然已忠心於吳王，吳王何不令他當場一試？如此便可見其是否忠心於吳王矣！」

伍子胥此言一出，文種臉色不由嚓地一變，心道伍子胥此計歹毒之極！試問越王再忍辱負重，又怎可自嚐御馬糞便？但若然不從，卻會惹怒夫差，令夫差懷疑勾踐對其不忠，勾踐立刻便有殺身之禍！

文種心念電轉之際，夫差已嘿嘿一笑，道：「不錯！伍將軍此言不錯！勾踐，你可甘心一嚐寡人寵物的糞便？」

文種連忙一步跨上前去，朗聲道：「爲臣之道，當先主人之苦而苦！文種便替主人代其勞吧！」文種說罷，不待夫差答應，便欲走上前去，以口嚐御馬糞便。

夫差也沒表示異議，因爲他有點欣賞文種對主人的忠心。

伍子胥卻立刻道：「不對！文種所言差矣！此事並非臣屬所應代勞！」

文種心頭一凜，暗道伍子胥這是必欲殺越王而後快了！便忙道：「伍將軍！有甚不對？臣屬代主之勞，乃天經地義，義不容辭！」

伍子胥道：「古訓有道，忠心之臣，視主寵物之便亦爲香也，既然勾踐屢示對吳王的忠心，那吳王御馬的糞便，必定是香之極了，決非苦事，聖人道後主之樂而樂，文種既爲勾踐之臣僕，怎可先主之樂而樂哉！」

文種一聽，心頭又急又氣，明知伍子胥此乃故意激怒勾踐的毒計，強辭奪理，卻無法反駁，因爲若向他示之以怒，便是當面惹怒夫差，那越王便危矣！他大急之下，不由瞥了吳大夫伯嚭一眼，意即求他設法轉圜。

伯嚭無奈道：「吳王，此乃遊戲之舉，就此罷手了吧？」

不料夫差卻呵呵一笑，道：「不，寡人正欲看看，勾踐對寡人到底忠心到何種程度！」

文種一聽，心中不由一涼，暗道越王今日此辱只怕難於倖免了！但越王是否甘受此奇恥大辱？他若反抗，則必招殺身之禍！蒼天啊蒼天，爲甚越國竟淪落到此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悲慘地步？

文種惶急之際，越王勾踐忽地跨前一步，向夫差俯首道：「是，吳王，既吳王欲考驗勾踐之忠心，勾踐這便上前予以嚐試便了！」

勾踐說罷，更不猶豫，大步走上前去，俯下頭去，以手捧御馬糞便，大口大口的吃了起來！……文種目睹此狀，不由痛苦得心膽俱裂！他幾欲不顧一切拼死衝上前去，與夫差同歸於盡！

伯嚭因受了越國重賄，對勾踐有點同情，此時見此情狀，亦不由閉上雙眼，不忍目睹。

伍子胥卻仍不肯罷手，勾踐越是卑恭，他的擔心便越厲害，他故意大聲問道：「勾踐！主人寵物糞便，到底是苦是甜？」

勾踐道：「回伍將軍，主人寵物之便，果然是甜的，好吃極了！」勾踐說著，又抓了一把御馬糞便，塞進嘴裏大嚼。

一時御馬房內，臭氣熏天，聞之欲嘔，更何況是捧之大嚼？

夫差平生從未見過這等情狀，他幾乎作嘔起來，不耐煩地猛一揮手道：「算了！勾踐！你欲表示對寡人的忠心，也犯不著來這一套！……回宮去！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？」

夫差說罷，也不理伍子胥以目示意制止，轉身就走了出去，伍子胥無奈亦跟隨而出。伯嚭稍慢一步，他臨走向文種作了一個手勢，意指快想辦法打動夫差放人之心，否則勾踐危在旦夕矣！

文種走到勾踐面前，淚流滿面的跪著道：「臣目睹越王受此奇恥大辱，無能制止，臣罪該萬死！……」

勾踐把嘴一抹，拼命把裏面的污物嘔了出來，喘息了一會，才長歎一聲，苦笑道：「文大夫不必自責，此乃上蒼有意懲罰勾踐，勾踐豈敢有半句怨言？」

文種替勾踐清潔乾淨，返回御馬房簡陋的住房，文種見四下無人監視，這才低聲對勾踐道：「夫差受伍子胥所惑，已對越王你動了殺機矣！」

勾踐想起剛才一幕，此時才長歎口氣，道：「勾踐身為階下之囚，生死由人，夫復何言？可惜鬼谷先生臨別贈言，說勾踐只須經歷三年囚牢歲月，便可返國，又七年後當可振興，如

今看來，只怕已無望矣！」

文種沉吟道：「據臣所知，師傅已得天機大道，算無遺策，斷不致如此失誤！況且臣已把越王目下境況，派人密報范丞相，范師弟接報，必定會告知師傅，或者彼等已定下救亡大計吧，越王千萬不可灰心氣餒！」

勾踐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也不容勾踐再抱奢望，一切但看上蒼的安排吧！」

就在勾踐與文種，君臣二人在御馬房同室嗟歎驚憂時，鬼谷子與范蠡等定下的救亡大計，卻已成功的施行第一步了。

此時西施已在赴吳國的途中，他由越國三千精銳會稽兵護送，笠丹和九天玄女秘密隨行，並沒公開露面，只在暗中保護。此時笠丹的功力大增，「乾坤氣劍」已達收發自如的境界，更有「無爲神功」心法爲根基，她與九天玄女聯手，當世已罕有敵手，因此有她二人暗中保護，就連最掛心的范蠡也大爲放心。

西施一行，行行歇歇，走完千里旅途，終於抵達吳國都姑蘇城。早有吳國快馬，進宮向夫差呈報，說越國丞相范蠡，爲報吳王大恩大德，特千里遙遙，送上一位絕世美女，望吳王投納，云云。

此時夫差正在宮中，與大將軍伍子胥、大夫伯嚭，商討北上會盟，爭奪中原盟主之事。伯嚭一力讚許，堅稱爭奪中原盟主之位，此其時矣。但伍子胥卻有異議，說目下不宜攻

齊，先要殺了勾踐，徹底消滅越國，免除後患，再圖北進，如此方爲萬全之策。

夫差沉吟難決，悶悶苦思之際，卻突接獲越國送來絕世美女的消息。夫差雖好女色但眼高於頂，尋常的女色，根本不放在眼內，此時一聽呈報，便不以爲然的微哼一聲道：「殘破河山，尚有絕世美女麼？」……

伯嚭一聽，連忙討好的含笑道：「吳王，古道越國多美色，麗質天生，雖然河山殘破，或許尚有絕色所潛藏，何不召進宮中，當面一看？由此亦可驗證越民是否忠心於吳王啊！」

夫差心中一動，便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！那就傳寡人之令，越國貢女送進宮來！」

不一會，西施便由吳國禁衛護送，走進吳王宮來了。

但見西施渾身素白，踏著蓮步，婀娜而近，通身上下，一片聖潔的艷光，猶如一朵美麗貞潔的寒冰雪蓮，她在夫差面前，也不像尋常朝貢女子，亦不含羞脈脈，也不媚態洋溢，只是輕輕向夫差曲一曲膝，便算參見之禮，更連一句阿諛的話也沒有。

夫差一見西施，不知怎的，就如在冰天雪地中，猛地瞧見一朵盛放蓮花，艷光逼人，令人目眩，夫差雖見識過萬千美女，此時卻不由神思一陣眩迷。

夫差也不管西施是否對他無禮，立刻伸出雙手，扶起西施，又一迭連聲道：「好！好！好極了！寡人這便立刻封你爲娘娘！……快，來人哪！先送西施娘娘入後宮，著宮女小心侍候！若有差遲，殺毋赦！」

夫差又滿臉歡欣的對西施道：「西施娘娘請先返後宮，寡人稍後便立刻進來與你相聚了！哈哈，寡人今日快活之極！」

西施被送入後宮去了，她剛與夫差見面，便被封作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的吳國娘娘，這當眞是夫差破天荒的舉措。

夫差甚至在西施離開後，依然神思恍惚，恨不得立刻便進後宮，與西施歡會。

伯嚭見狀，不由微微一笑，暗道范蠡此計妙絕，西施是越國人，她既被封作娘娘，夫差自然不便殺娘娘的故主，越王勾踐的生命便可保住了！……但不知范蠡如何尋到西施這等絕色人選？

伍子胥眼見夫差見了西施，便一副眩迷模樣，心中不由暗吃一驚，暗道此時此刻越國送此絕色，分明是爲救國而施的美人計！利用西施來打動吳王的心，如此一來，勾踐不但可保生命，且返國有望，日後必成吳國心腹大患！伍子胥心念電轉，但此時此刻他也絕不敢勸諫，因爲在夫差如此興頭上，向他潑冷水，那當眞是嫌腦袋長得太牢了。

夫差心不在焉，此時他就連最上心的中原爭霸事也無心細想了，一心只想著立刻返後宮去，與美人歡會，夫差胡亂再說幾句，便把伍子胥和伯嚭打發出去，他自己便迫不及待，走進後宮娘娘寢室中來。

此時西施正斜倚在粧台邊，以手托腮，眉頭微皺，不知正在思忖什麼。

「吳王駕到！」外面忽然響起宮衛的叫聲。西施無奈，微歎口氣，只好站起來迎接夫差。

夫差已大步而進，西施向夫差萬福一句：「西施迎接王上。」

夫差定睛一看西施，只見她已換了娘娘便服，鵝黃輕紗，宛如巫山神女，儼如洛水仙妃，天然秀色明姿，生就靈香玉骨；盈盈秋水，流盼有情若無情，淡淡春山，含顰處無意若有意，眞箇是絕世無雙，艷壓三千粉黛，身抵十萬雄兵！

夫差一見，目奪神迷，連話也說不連貫，喃喃的連聲叫道：「娘娘不必多禮！……寡人這便與娘娘痛飲三杯吧！……快，去備酒！」夫差催促宮娥道。

西施一聽，心中雖不樂意，但也不便拒絕，無奈只好含顰相就。不料西施這副無情若有情、有意若無意的默默含顰神態，更令眼高於頂的夫差動心，他此時對西施的愛意，簡直已比烈酒更濃了。

不一會，宮娥便送進酒來，自然是一等一的宮中佳釀，夫差勸西施飲酒，西施只是微呷了一口。夫差也不去勉強，呵呵一笑道：「好！好！娘娘玉體自重，不飲烈酒，但呷一口，寡人亦已心滿意足了！寡人代娘娘飲三杯！」

夫差說著，果然連飲三杯烈酒。

西施此時心中柔腸百轉，暗道此身已落在暴君手上，他又有了酒意，我一個弱質女流，如何反抗得了？而且也絕不能反抗，否則，與范郎定下的救國大計，便付諸流水矣！范郎啊！

范郎，西施的一身玉潔，只怕保不住了！

西施愁腸百結之際，夫差果然已有了酒意，他滿面紅光，眼放淫亮，先就把自己的外衣脫了，一面對西施笑道：「娘娘！此處並無外人，在夫君面前，不必拘謹，也把衣寬了吧！」

西施一聽，萬般無奈，只好道：「宮娥在此，彼等不是外人麼？」西施之意，乃拖得一時得一時，但後果如何，她也不敢存甚奢望了。

不料夫差一聽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原來娘娘如此畏羞！宮娥侍寢，乃宮中常事！但既然娘娘初入宮未慣此節，你等便全數退出去吧！」

侍酒的宮娥一聽，連忙收拾了杯筷，退出寢室外面去了。

夫差樂極的大笑，他對西施道：「時辰不早，娘娘且隨夫君上床歡會！」

西施一聽，心如刀割，哀叫一聲：「范郎啊范郎！經今晚一夜之後，西施與你的緣份，便從此永絕了！……西施貞潔不能爲你保住，又豈有顏面再與你相見？……」

西施無奈，只好站起身來，她的神情，就如犯人待刑似的。

夫差見慣妃嬪的妖媚，見了西施這等神態，反而更加欣喜，更確證她的冰清玉潔，他不由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娘娘不必害怕，寡人自會溫柔相待！」

夫差說罷，果然走近西施身邊，伸出手來，替西施寬衣。夫差傲氣十足，眼高於頂，他竟肯虛心下氣，替女人寬衣，這當眞是一大異數了！

西施臉色嚓地發白，但萬般無奈，也只好任由夫差施爲。夫差果然小心奕奕的替西施寬了衣，他不覺一陣目眩，但見西施的皮膚，竟比白雪猶勝三分，他不覺遍體一陣酥麻。

西施此時已全然絕望，心中但感一片空白，她緊閉雙眼，猶如已經死了。

夫差卻不生氣，他攔腰一抱，便把西施抱上龍床，夫差酒意上湧，已迫不及待，向西施的玉體壓了上去！

不料就在此時，夫差但聞西施的玉體之上，萬千毛孔中，竟飄溢出絲絲香氣，這種香氣非蘭非麝，但猶勝百倍！這香氣鑽入夫差的鼻孔，立刻直透腦袋，他但感一陣極舒服的迷醉，眼前飄起一陣幻影……

夫差但見一頭白虎，正向一朵雪白的蓮花撲去，雪白蓮花忽然大放艷光，白虎雙目被艷光所灼，竟中途落下，伏在地上，低頭向雪蓮花吼了三聲，便忽然呼呼的沉睡……夫差至此，竟也身不由己帶著前所未有的極度滿足，沉沉的睡去了。

西施此時亦一陣驚愕，原來夫差所見的幻影，西施也同樣目睹，她瞥一眼身邊的夫差，他未及佔有她的貞潔，便竟極度滿足的沉沉睡去，西施不禁又驚又奇，暗道莫非這便是鬼谷先生所施，以蓮花穴的極強龍氣，剋制夫差的白虎穴龍氣，以保自己貞潔不失的「尋龍大法」麼？若如此，鬼谷先生眞乃絕世奇人矣！

第二天，夫差醒來，他對昨晚之事竟一無所知，但在他的感覺中，他已在西施身上，獲

得了極度的滿足，他因而更百般疼愛西施了。

一連多晚均如是，漸漸西施也已習慣了這種羞人而迷幻的情景，不再驚惶，反而苦思，如何進行與范蠡定下的救國大計了。

* * * * *

夫差對西施已愛到極點，對這位令他獲得極度滿足的美人，他甚至連江山之重也忘了。

夫差特地爲西施在靈巖山上，建了一座館娃宮，把西施安置在館娃宮裏。館娃宮內，有吳王井、玩花池、玩月池、琴台、梳粧台、硯池、劃船塢、採香徑、脂粉塘等等，眞箇是館娃宮中館娃閣，畫棟侵雲峰頂開！而且所有這些，均是夫差和西施親口命名的。

可惜西施自始至終顰眉不斷，冷冷然時若冰霜，極難一見她的笑容。

西施越是不笑，夫差就越發欲一見西施的笑容，爲達此目的，夫差幾乎已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。

夫差命人在館娃宮後花園的地上，舖滿了最大粒的黃豆，又命人在山下抬上一隻遊船，他讓西施坐在船上，令兵士拉著遊船在黃豆上滾動。夫差爲逗西施歡容，得意地改了個名字，叫「峰頂行舟」。但西施並沒露出任何笑容，夫差又一次白費心機。

夫差又命工匠，在館娃宮的一條走廊的地下挖空了，再埋上大甕缸，上面舖上名貴的檀木，人走上去，會發出叮叮咚咚的聲，夫差說這叫「響步廊」。西施依然不笑，夫差二次白費了一番心血。

換了別的妃嬪，夫差早就殺掉一千幾百個了，但對西施，夫差決計不會出手，因爲只有西施才能令他獲得那種空前絕後的極度滿足，殺了西施，就等如要了夫差的命，他又怎會自己動手把自己殺掉？

更奇怪的是，夫差爲逗西施一笑，竟如他早年報父仇、爭霸權一般的鍥而不捨，屢戰屢敗，卻又屢敗屢戰。此時在夫差的心中，只有「西施一笑」這個心願，其他的一切，他已渾然忘卻了。

「響步廊」完成不到七天，這一天晚上，月色如水，館娃宮四周的亭台山石，猶如沐浴於清水銀光裏，周遭淡淡如煙，美如瑤台仙境，幽如月裏寒宮。

夫差心道西施喜歡幽靜，應該喜歡對月漫步，趁今晚與她飲酒賞月，或許可以逗出「西施一笑」！

夫差這般轉念，心中不由一陣興奮，忙向宮娥傳令道：「快！在後花園水池邊擺酒，並請西施娘娘赴宴！」

君令如山，何況是說一不二的夫差之命？因此不到一刻，後花園的酒宴便擺上了。不一會，西施在宮娥的引領下，也婀娜而至。

西施一到，夫差就忙開了，此時他渾忘了自己的身份年紀，猶如一位頑皮的娃兒，殷勤侍候西施，他請她先行坐下，替她斟上酒，這才舉杯道：「千金難買今晚月，寡人特備越國貢酒，乃娘娘喜喝的，與娘娘賞月散心。來！娘娘，先喝了這一杯吧！」

西施怔怔的端著酒杯，卻又放下了，「越國貢酒」四個字眼，錐刺著她的心頭，她望著水中的月亮，輕輕的數了口氣，不但不飲也不笑，反而默默地掉下淚來。

夫差尚不知道他說錯了什麼話，心中雖然有點掃興，但他不忍責怪西施，笑著對西施道：「娘娘若不喝，寡人手上的酒杯就不放下。」

西施無奈道：「王上要我喝酒不難，但須依我一件事。」

夫差一聽，如奉綸音，忙道：「好！好！快說！快說！莫道一件，便千件萬件，寡人也必答允！」

西施仰頭望月，忽爾輕數口氣，幽幽的道：「天上明月，光照萬家，月中必有西湖的影子，那是我故鄉之湖啊！未知王上能否把天上的月亮，捧在手中，讓西施看看？那西施便飲

了這一杯吧！」

夫差一聽，登時傻了眼，心道你欲看越國西湖不難，寡人就算把西湖搬到姑蘇，勉強亦可辦到，但天上明月乃仙家之物，凡夫俗子又怎可將其捧在手上？你不喝罷了，何必出此難題來推搪？

夫差亦不蠢，他猜透了西施的心意，便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娘娘開玩笑了！別的不難辦到，但把明月捧在手上啊，娘娘先教寡人如何捧法？若娘娘眞能辦到，寡人甘願在地上爬三圈，讓娘娘瞧著開心！」

夫差以爲這反過來，必定難倒西施了，說罷不由得意的呵呵大笑。

不料西施一聽，也不說什麼，便站了起來，款款地走到水池邊，彎腰俯身，雙手鞠水，又緩緩的道：「王上請過來一看。」

夫差見了，心中一陣奇怪，不知西施弄甚花巧，便也站起來，走了過去，低頭向西施雙掌上一看，不由呆呆地怔住了！

原來夫差但見西施的掌中，一鞠清水，分明有一個皎潔晶亮的月色，月兒在西施掌中微微顫動，四射光華！

夫差不料西施竟如此聰慧，當下不由大聲喝彩道：「好！娘娘果然慧絕天下！」

西施收掌站起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王上曾答應過什麼了？」

夫差一聽，不由微吃一驚，暗道我若眞箇在地上爬三圈，傳將出去，成何體統，豈不被天下人恥笑麼？但又不想惹西施生氣，無奈陪笑道：「娘娘，算了吧？這杯酒你也不必喝了，就當寡人剛才所說乃戲言吧？」

西施卻幽幽的道：「自古君王無戲言，王上說話不算數，又何以服天下哉？」

夫差一聽，又傻了眼，心道是呵，寡人答應過做的事，若反悔的話，傳將出去，那豈非更糟？罷了，左右只爬給西施一個人看，只要她不說出去，也只有她一人知道，這也算不了什麼！

夫差無奈，只好揮手讓侍酒的宮娥退出去，然後眞的乖乖的伏在西施面前，爬了起來。

夫差一心欲逗西施一笑，他居然肯在西施面前爬伏，這當眞是夫差的一大異數。不過夫差並不知道，他雖然有白虎龍氣護體，但西施的蓮花龍氣，經鬼谷子以「請龍大法」施爲後，龍氣之盛，天下無雙，蓋過了夫差的白虎龍氣，夫差在西施面前，不知不覺，已受其牽制了。

此時西施見夫差堂堂一位吳王，威震天下，卻居然肯在她面前爬伏，如狗一般，其狀狼狽之極，不由「噗哧」一聲，笑將起來。

夫差一聽，百忙中連忙轉過頭來，但見西施這一笑艷比嬌嬌桃花，在春光中盈盈而放，充滿平生未見的千嬌百媚，夫差不由一陣神魂飄蕩！

他立刻一躍而起，嘻笑道：「人道千金難買一笑，如今娘娘笑了，寡人這一爬，豈非勝

於千金萬金麼！哈哈，寡人好不快活！」

夫差說罷，竟樂得手舞足蹈，在後花園中的月色下，跳起舞來。

西施這一笑，直弄得夫差魂飛九天，魄落黃泉，但又心癢難熬，足足三月不理朝政。因爲西施在姑蘇城靈巖山館娃宮這一笑後，便再無第二笑，夫差想盡千方百計，欲逗西施第二笑，可惜均徒勞無功，終日秀眉微顰，雖然美極，但可惜少了「一笑」那種千嬌百媚！這教夫差如何不心癢難熬？

夫差的心思，自西施入吳後，已大半放在她的身上了，也忘了什麼爭霸雄心了。

西施終日愁愁脈脈，夫差想盡千方百計，終難令西施開顏，夫差忍無可忍了，他終於忍不住問西施道：「娘娘呵娘娘！你要寡人如何，才可令你展顏二笑？你只管直說，任何要求寡人也都答應了！」夫差情急之下，幾乎是哀求西施二笑了。

西施一聽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鬼谷先生所言靈驗之極，夫差的白虎龍氣，果然不敵西施的蓮花龍氣，看來夫差已受牽制，范郎的救亡復國大計，也應該走前一步了！

西施入吳之後，雖蒙夫差百般寵愛，享盡榮華富貴，但她的心思卻絕無絲毫改變，念念不忘范蠡與她商定的救亡復國大計。

這時西施見時機已然成熟，便不再猶豫，毅然施展那救亡復國大計了。

只見西施忽然幽幽的歎了口氣，輕聲吟道：「吳館娃宮幾重新，施氏山前舊有人；年來綠樹村邊月，夜半清溪夢裏身，衰草盡隨黛眉落，飛花長逐社鵑聲……哎！」西施忽然又歎息一聲。

西施這一聲歎息，猶如剮了夫差心頭肉似的，他連忙慰道：「娘娘既然思想故鄉，寡人便安排與娘娘同遊一趟越國罷了！娘娘切勿再暗自傷悲！」

西施微一搖頭，道：「西施並非因思念故鄉而自傷，王上會錯西施心意了！」

夫差一聽，心中不由一樂，暗道西施既然並非因思家而傷悲，這便足證她的心已在吳國生根矣！夫差心中高興，便趁機欲逗西施開心道：「那娘娘思怨什麼？你說出來，寡人必替你解憂便了！」

西施長歎一聲道：「王上知西施乃越國民女，如今被送入吳國，享受榮華富貴，但西施故主越王勾踐，卻在吳國爲囚，受盡磨折，西施爲臣民的，又豈能開心舒眉？但望王上鑑諒原宥。」

夫差一聽，微一皺眉道：「娘娘既已奉寡人爲主，勾踐不過故主而矣，還提他作甚？」

西施卻決然的搖頭道：「不然！王上此言差矣！」

夫差一怔道：「爲什麼？難道寡人說錯了嗎？」

西施道：「勾踐雖乃西施的故主，但若西施不念舊情故義，他日同樣不念新主，屆時王上是否會說西施忘恩負義？爲世人所不齒？望王上明察。」

夫差一聽，心中不由一樂，心道西施這麼說，便是表明她已忠心於自己了！他不由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好！娘娘果然知情重義，寡人便成全你一番心意吧！你希望寡人如何處置勾踐？你說吧！」

西施一聽，心中一陣激動，她也不敢再有任何猶豫，趁勢坦然直道：「西施但能見到越王勾踐，重返故國，與臣民團聚，與吳國和平共處，同享太平，則於願足矣！其他豈敢向王上奢求？」

夫差沉吟道：「寡人本無殺勾踐之心，但放他返國，卻怕他日後與吳國爲敵！此事寡人尚難決斷。」

西施款款的道：「王上差矣，西施從越國而來，深知其況，目下越國兵微將寡，國敗民窮，如何能與吳國爲敵？況且王上若把越王放返故國，足顯王上寬宏大量，不念舊惡，天下人必聞之心服，民心服則大勢順，王上稱霸中原之願，必可水到渠成矣！」

夫差想了想，不由點頭道：「娘娘所言，甚爲有理，寡人明天上朝，便傳旨把勾踐放返越國便了！」

西施一聽，立刻追問一句道：「王上！你曾對西施說了一句什麼？」

夫差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娘娘放心！君王無戲言啊！」

西施一聽，這才欣然一笑，這是西施在夫差面前的第二笑，這一笑之美，簡直把夫差弄得渾身發軟，再也站不起來了！

第二天上朝，夫差身心舒暢之極，他仍帶著昨晚與西施在一起的極度滿足感，雖然他自己也覺得奇怪，怎的每次他都快活得迷迷糊糊的？

神思恍惚的夫差，瞥一眼庭下挺立的伍子胥、伯嚭等文武大臣，忽然便發聲道：「寡人打算把勾踐放返越國，爾等以爲如何？」

伍子胥一聽，心中如遭電殛！他料不到夫差自西施入吳後，性情意變得如此厲害！三月不理朝政，渾忘中原會盟爭霸之事，這還罷了，因爲這還無損吳國的危安，但如今不料夫差不但不殺勾踐，反而打算把他放返越國，這豈非想虎爲患，置吳國的安危於水火麼！

伍子胥心念電轉，尚未及有所表示，吳大夫伯嚭已搶先向夫差賀道：「恭喜吳王！終能作此英明決斷！可喜可賀！」

夫差呵呵一笑，道：「伯嚭！你且說說有甚可喜可賀之處？」

伯嚭早已胸有成竹，不加思索便朗聲道：「吳王此舉，上應天心，下順民意，更向天下宣示吳王的寬宏海量，令天下歸心，北上會盟，中原霸業，克日可成，豈不值得可喜可賀哉？吳王英明！」

夫差心思本就恍惚，身心尚留在昨晚與西施相伴時的狂度滿足快活中，他一聽伯嚭大夫之言，竟倍覺受用，不禁欣然道：「伯嚭大夫，深知寡人之心也！」

伍子胥一聽，心更惶急　他明知夫差只喜聽訶諛奉承之言，聽不得勸諫之語，但爲了吳國的安危，伍子胥猛一咬牙．拼死道：「不然！吳王！此時若放勾踐返國，不日必成吳國心腹大患；待勾踐羽翼復長，則吳國危矣！務請吳王三思！」

夫差一聽，臉上立刻露出不悅之色，他微哼一聲，道：「伍將軍此議，則寡人之決，大錯了麼？你又有甚更佳主意？哼！」

伍子胥見夫差已露不悅，自己已陷險境，萬一惹怒夫差，屆時便有殺身之禍！但伍子胥性極剛烈，他猛一咬牙，不惜惹怒夫差，決然奏道：「伍子胥不敢！但請吳王明鑑！目下吳王已受人所惑，處措不利於吳國安危，伍子胥不得不冒死啓奏！」

夫差重重的哼了一聲，冷笑道：「伍子胥！寡人受誰所惑了？哼哼！」

伍子胥拼死奏道：「細則伍子胥不敢直道，但請吳王下旨，先免去大夫伯嚭之位，不容其妖言惑衆，然後：：然後！」伍子胥一頓，忽然不敢直道，由此可見他那「然後」是什麼嚴重舉措了！

夫差幾乎要拔他那把屬鏤寶劍了！他忽然嘿嘿一笑道：「然後什麼？嘿嘿！伍子胥！」

這時朝中大臣均替伍子胥捏了把冷汗，因爲吳宮中有一句話，叫「不怕吳王哭，不怕吳

王怒，就怕吳王笑三笑」，夫差笑三笑，便是他拔劍殺人之時了！

伍子胥本來欲道「然後逐西施出宮，杜絕越國內奸」，但此時也不得不繞了個彎，委婉的繞道：「然後……然後請吳王疏後宮，親朝政，勵精圖治，不忘父仇，如此乃不負先王闔閭所望！萬祈吳王明察。」

伍子胥說得雖然隱晦，但夫差不蠢，立刻便明白吳子胥所指「疏後宮」之意，乃指他太寵幸西施，受其所惑，至不理朝政，有負先王闔閭所望！這還了得？這正好犯了夫差此際的大忌！

夫差不禁又嘿嘿一笑，道：「伍子胥！你自恃有公於吳國，竟連寡人也不放在眼內了？竟敢在朝上胡說八道？」

伍子胥脊背不由一寒，因爲這是夫差的第二笑了！他深知此時在不容他硬抗，無奈只好跪下道：「臣伍子胥念先王知遇之恩，生爲吳國人，死爲吳國鬼，此心可鑑日月，若有冒犯衝撞之言，望吳王恕罪。」

夫差一聽，心中的怒火才稍平緩了點，他第三笑便沒有發出來，只是重重的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知罪就好！伍子胥，寡人念你曾有戰功於吳，暫不治你死罪！死罪可免，活罪難饒！宮衛聽令！……」

八個武功高強的宮衛立刻應聲而出，肅立聽令。

夫差重重的一拍案桌，沉聲道：「伍子胥出言不遜，當朝有辱寡人，膽大妄爲，速拖出去，重責五十軍杖，令爾切記，日後好好收斂！不然，哼哼，管教你知道寡人的法則厲害！」

八名宮衛一湧上前，不容伍子胥申辯，把他拖出去，重打五十軍杖去了。

朝中衆文武大臣見狀，早已汗流浹背，誰還敢有半句異議？朝中登時鴉雀無聲，猶如死般沉寂。

伯嚭見狀，連忙跨前一步，高聲叫道：「吳王英明神武，決斷無誤，臣等拜服！」

滿朝文武一聽，連忙隨聲附和唱道：「吳王英明神武！臣等拜服！」

夫差一聽，這才轉怒爲喜，道：「好！好！爾等皆忠心之臣，不似伍子胥之大逆不道！既然衆皆無異議，傳寡人旨意，放勾踐、文種返國去吧！但要他切勿忘記，年年來朝，歲歲進貢，永世臣服於吳！退朝！」

夫差說罷，早已心癢難熬，急著趕回後宮，向西施報此喜訊，以便能再搏她的稀世的一笑了。

* * * * *

不久，越王勾踐和大夫文種，終於返回越國，距勾踐入吳爲囚之日，恰恰是鬼谷子所判斷的三年歲月。

范蠡、干湣等，知悉越王勾踐已返國的喜訊，早就在會稽山下，殷殷相迎，然後再護送勾踐，上會稽峰越國臨都。

勾踐等走進勤政殿時，鬼谷子已大步而出，向勾踐拱手道：「恭喜越王，三年厄運已過，再假以時日，便是天機運轉之時矣！」

勾踐重返故國，恍如隔世，此時一見鬼谷子，登時如見生父母，連忙趨前一步，緊執鬼谷子雙手道：「鬼谷先生爲越國救亡之時操勞，嘔心瀝血，乃越國臣民的再生父母也！勾踐當永誌不忘！」

鬼谷子淡然一笑道：「目下要事繁多，一切有待武王親自裁決，不必說此客氣之語。況且越王能獲重生，居功至偉者另有其人，越王欲謝，便向彼等致意便了。」

九天玄女此時極爲同情范蠡和西施，這對戀人的悲壯情懷，令他感動不已，此時再忍不住了，有點失禮的尖聲叫道：「越王！你可知范蠡和西施，爲了救你返國，作出了多大的犧牲麼？」

勾踐一聽，不由一怔，視臣范蠡，似有所詢。范蠡忙道：「越王不必有愧，些須個人私

情事，何足掛齒？一切但以大局爲重罷了！」

越王勾踐不捨，轉身向九天玄女道：「姑娘請道其詳。」

九天玄女忍不住了，便把范蠡與西施的山盟海誓，彼此已誓約生死不離，但爲了打動夫差，放越王返國，以圖復國振興，毅然犧牲男女私情，送西施入吳，施爲「美人救國」的大計事，一一向勾踐說了。末了九天玄女瞥了鬼谷子一眼，忽然加了一句道：「不過，若非鬼谷師哥妙施大法，西施姑娘就算入吳，只怕也未必馬到功成！也未必可以保住她的貞潔！……哎喲，羞死人，不說了！」

九天玄女的嬌野，連鬼谷子也拿她沒法，勾踐更難以應付。

勾踐一聽，不由又驚又奇又佩，忙道：「此事細節如何？姑娘快道其詳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欲九天玄女太張揚此事，失了潛移默化之功，便淡然一笑道：「越王不必有愧，救亡復國，匹夫有責，西施姑娘乃越國之女，范蠡亦是越國之臣，彼等盡忠報國，實應盡本份。至於鬼谷子爲此所施之法，一切皆爲助越抗吳大計，越王日後自會明白，此時也不必再去深究其中因由。」

勾踐一聽，感慨的道：「是，鬼谷先生爲越國救亡大業，嘔心瀝血，越國臣民，當永世頌揚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臉轉肅然道：「越王，目下不宜論說功賞之事，越國百姓，水深火熱，奄

奄一息，實正於死亡線上掙扎，望越王一切以此爲念！」

勾踐一聽，心頭一凜，返國的喜悅登時煙消雲散，額上冒出汗來，忙道：「鬼谷先生所言乃至理也，勾踐日後必以此爲戒，勵精圖治，以圖復國大計！但請鬼谷先生指點督策！」

鬼谷子見勾踐其意甚誠，不由仔細向勾踐臉上一看，但見勾踐鼻樑正中，隱隱已現出紫氣，心中一動，暗道勾踐運命，少陰晦氣已去，當主三年吳囚歲月已過，目下命運交壽上「即鼻樑正中」，紫即貴旺之氣，乃主其本命運勢漸入佳景；二來勾踐祖脈，已移葬苧蘿山母體龍脈，與越國母山融匯一體，相輔相承，潛移默化，越國即勾踐，勾踐本命已與越國國運相連，已屆振興之期；三來據師傳老子的天機大道所斷，目下已屬三元會運中的三百年小劫期，越國恰逢此劫運，當可於亂中求治，謀取振興！

鬼谷子心念電轉，已有決斷，他再不猶豫，便朗聲道：「越王，目下越國百物待舉，百廢待興，百姓窮困，國家積弱，一切務以休養生息爲念，萬不可再加重百姓的負擔了！」

范蠡皺眉道：「但吳國所索貢物不能稍減，否則便會被夫差執著藉口，發兵攻越，則越國危矣。貢物來自民間，國庫已空空如也，這卻如何處之？」

勾踐一聽，亦爲難的歎了口氣道：「民窮國弱，再加吳國貢物，越國勢必百上加斤矣！其中關節，尚望鬼谷先生有所指點。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：「越王，我鬼谷師哥並非治國之材，又非一國之

君，如此艱難國事，他能有什麼法子？」

勾踐無言以對，只能默默沉思。筮丹心中不安，因爲她畢竟是越國之女，一脈相連，忍不住便替越國勾踐說話道：「師妹之言差矣！鬼谷師哥已從師傳老子的天機大道奇學，又身爲大地群龍祖師，豈不知越國及天下的大勢？他既已知悉，又豈無應對之策？鬼谷師哥，看來你也切莫有負越國百姓所望，再施妙策，以能救越民之難了！」

勾踐、范蠡、干濳等越國君臣，亦連忙向鬼谷子拜求治國之策。

鬼谷子心中其實已在思忖，如何能救越國目下，國弱民窮、負擔奇重的困局，他沉吟了一會，才忽然決道：「爲今之計，唯有三管齊下，三帆並舉，方可力挽狂瀾，能救困局！」

勾踐忙道：「何謂三管齊下，三帆並舉？」

鬼谷子朗聲道：「其一，速派人潛入吳都姑蘇，向西施姑娘密報越國目下的苦況，求她設法打動夫差的心思，減免越國的貢稅！二來亦趁機刺探吳國的事情，以便及早應對！」

范蠡、文種一聽，均大佩點頭道：「不錯！此乃唯一可行之路也！」

鬼谷子又肅然道：「其二，望越王務必跳出自傷心境，一躍而成志發奮圖強，艱苦奮鬥，報仇雪恥，意志堅，則信心強，再領袖國民，全力發展生產經濟，節約日常消耗，決定富國振興之路！」

勾踐一聽，亦肅然道：「勾踐謹遵鬼谷先生教誨！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其三則是強兵矣！目下干潛已鑄造大批玄鐵刀槍，其堅銳當無可抵擋，但尚須輔以行兵佈陣之法，嚴明三軍鐵紀，以民爲本，農忙時總下田助耕，農閒時必勤加操練，如此則不但可收富國之效，更達強兵之果，假以時日，越國振興有望矣！」

勾踐一聽，沉吟一會，便決然道：「鬼谷子先生所言，乃越國復國振興之路，寡人將鞠親力行，決不違矣！」

勾踐言出果然踐行，他爲激勵自己，堅決不住王宮軟床，令人砍了一把柴薪，每晚與夫人便睡在柴薪上面。

勾踐又在王宮門邊懸了一個苦膽，每日出門、返回，必先嚐一下苦膽的滋味，並以手撫胸，反問自己道：「勾踐！你忘了亡國之苦了麼？」

勾踐爲了減輕百姓負擔，下令王宮中人，從他自己開始，均要自耕自食，百姓的稅收，則積蓄起來，壙豐破敗的國庫。勾踐自己帶頭下田耕作，夫人則在王宮內自己織衣做服。

勾踐自身之刻苦，極大感染了越國臣民，人人均鼓足勇氣，艱苦奮鬥，以圖復國振興，越國上下，開始呈現一派生機勃勃景象了。

鬼谷子眼見越國上下，自勾踐到民間百姓，無不以復國振興爲己任，人人發誓，個個圖強，全國上下，充滿了一股鐵一般的意志，與十幾年前都錢塘綺媚民風相比，簡直是脫胎換骨，判若倆國，心中不禁欣然。

鬼谷子暗道：越國都自兵敗移都於會稽峰，於會稽峰上建越王宮，雖還不及舊都的華麗，但國運卻已開始潛移默化，一洗舊日的頹廢綺媚，代之而精忠勤勇，民風如此強盛，國運振興當指日可待矣！都城之風水玄妙，當眞不可思議。

鬼谷子轉念又道：「勾踐祖脈，已從困龍之地，移到苧蘿山旺龍之脈，曆龍地脈之力，果然令子孫後人脫胎換骨，判若兩人，勾踐只要堅守意志，絕不鬆懈，不出數年，越國必可振興，以雄渾之姿，挺立面對中原，龍脈之力，當眞可抵雄兵百萬！」

鬼谷子在越國王宮迎賓館沉吟間，干潛已悄然而進，但見鬼谷子正默默思索，便不敢驚動他，靜靜的佇立一旁。

鬼谷子沉吟之際，頭也不回，忽然便道：「潛兒！你不在練兵揚督軍，來此作甚？」

干潛不由奇道：「師傅！你怎知是潛兒進來？」

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：「你倆師叔腳步輕盈，種兒則略帶浮躁，蠡兒卻穩而堅實，潛兒剛而靜，各人步聲，足顯心態，不難分辨，一聽便知。」

干潛大佩道：「師傅自在邙山上清宮師祖處回來，功力又比前精進數倍了！」

鬼谷子甚喜干潛這位小徒弟，雖然他已經是越國大將軍，但在鬼谷子眼中，干潛兒依然是昔日那位憨直的干氏後人。他聞言不禁呵呵一笑道：「潛兒，怎的了？做徒弟的倒奉承起師傅來了？不怕被人說你黃婆賣瓜，自賣自讚麼？」

干濬眼中，鬼谷子永遠是親父一般的恩師，他憨憨的笑了笑道：「不，只要名符其實，便非自誇，否則反而變虛僞了！當今世上，試問誰還敢輕覷師傅這位大地尋龍祖師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今盡說恭維話，你進來必有事求師父傅，說，是什麼事？」

干濬一聽，知師傅有鬼神莫測神算之能，自己的心思豈能瞞過他的銳目？便連忙道：「是，師傅！濬兒欲請師傅到校場，指點越軍練兵之法，未知師傅肯去否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欣然一笑道：「好！既然越王已把強兵之重責，交到你的肩上，師傅自然應該助你一臂之力。走吧，還逗留什麼？」

干濬忙道：「是，師傅，請移大駕！」干濬說著，並不邁步。

鬼谷子一見，便呵呵一笑道：「濬兒，你還有甚疑問？只管直說，吞吞吐吐幹麼？」

干濬不由憨憨一笑，因爲他的心事，又被鬼谷子一眼洞悉了，他在拜服之餘，連忙趁機低聲道：「師傅，日前笠師叔和九天玄女師叔，倆人聯手入吳，與西施姑娘秘密聯絡，未知此行結果將會如何？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道：「你倆位師叔聯手，當今世上，已罕有敵手，因此必可平安而回；且西施姑娘有龍脈庇佑，其心志之堅貞聰慧，百年難遇，她接報後，也必然會替越國竭盡心力，因此笠丹、九天玄女此行，必定有甚大收獲。」

干濬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這個當然是大喜訊！但……未知笠師叔她們，會否忍不住，把夫

差殺了？」

鬼谷子奇道：「滑兒，你擔心此點幹麼？」

干滑忽地咬了咬牙，恨恨的道：「夫差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滑兒若不能親手殺之，如何對得起先父的亡靈？因此滑兒絕不想夫差死在別人手上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心中一動，忙目注干滑一眼，見他滿面紅光，如火焰閃耀，不由暗道此乃干滑祖脈龍氣大熾之兆，他所承蔭的乃是唯一足以克制夫差，白虎龍穴，干滑報父仇之心忽然大熾，莫非已屆龍虎相鬥，白虎當敗之期了麼？這倒要仔細留意了！

鬼谷子這般轉念，便淡淡一笑道：「目下天機大勢，已屆三元會運之二百年小劫，天下行將劇變，國運尚且經歷輪迴翻轉，更何況一己之私人仇怨？必定亦在此三百年小劫中小斷矣！因此不必過於執著，順勢而行，一切自可順勢而斷！滑兒只須牢記此點，也便是了，其他不必再去苦思夢想。」

干滑見鬼谷子語轉肅然，不敢違逆，只好點頭道：「是！師傅，滑兒謹記，一切以大局爲重。」

鬼谷子明知干滑意猶未盡，只是不敢說出來而矣，他有點偏愛干滑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大勢雖然如此，但滑兒若順此大勢而行，便即參與其中，劇變之日，也便是你父仇得報之時了！……走吧，切勿再爲此事苦惱！」

干濳一聽，心中登時大喜，所有疑慮一掃而空，連忙朗聲應道：「是！師傅請！這便立刻上練兵場去！」

越國三軍總校場，便設在會稽峰北面的一塊開闊地，方圓近百丈，足容二萬兵馬馳聘操練。校場的北面有一塊巨石，高達三丈，成了天然的點將司令台。

此時越國二萬精兵，正由越國周參將督率操練，士卒喊殺連天，人人鬥志昂揚，努力苦練。

周參將見鬼谷子和干濳走近，連忙走下點將台側的木梯，因爲周參將的功力，尚未達一躍而上三丈的地步，快步向鬼谷子和干濳走來，鞠身道：「末將迎迓干將軍、鬼谷先生！請鬼谷先生指點三軍陣法！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心道大勢已屆「三元會運」中的三百年小劫，爲順應此大勢，倒該有所施爲了，於是便欣然一笑道：「好！那鬼谷子今日，便傳授一套九星陣法吧！」

周參將、干濳一聽，均大喜道：「多謝鬼谷先生！越軍有此陣法，必可如虎添翼矣！」

干濳和周參將并不知道，鬼谷子這套陣法，乃從順應「三元會運三百年小劫」而創，三三爲九，因此得名爲「九星陣」。

鬼谷子親自挑選三千精銳會稽兵，從三千精兵中分做三大隊，每大隊又分作三中隊，每中隊分作三小隊，每小隊共精兵一百一十人。

鬼谷子從中抽出九人，先傳授陣法的精義，待九人熟習，再分派到九小隊中，率九小隊操練，由少到多，由簡入精，教授得法，很快三千精兵組成的「九星陣」，便行走進步、大有章法了。

鬼谷子創授的「九星陣」，乃從「三元會運」中悟而獨創，三元即上三元、中三元、下三元，合共九元即九宮；三元中每一元即一萬五千年，九元合計十三萬五千年，足見其陣法包羅萬象，空前絕後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後世的能人異士，包括三國時的諸葛亮，他的「八陣圖」，亦是從鬼谷子的「九星陣」演變而成，其威力雖然雄渾，但終究比不上鬼谷子的「九星陣」的玄妙無窮。

鬼谷子的「九星陣」，既從「三元會運」而悟創，陣法分為「九星」，亦即九小隊，每小隊代表「三元會運中三百年小劫」，玄妙之極，分別以生氣貪狼、延年武曲、天醫巨門、伏位左輔、絕命破軍、五鬼廉貞、禍患祿存、六煞文曲、重生右弼等九星命名。

九星的演化，又據「伏羲八卦步法」，每一卦即可變「九星」，例如「乾卦」第三爻變為「禍患」，「乾二、乾三」同變為「天醫」，「乾二」單變為「絕命」，「乾一」單變為「生氣」，「乾一、乾二」互變為「五鬼」，「乾一、乾三」共變為「六煞」，「乾一、乾二、乾三」皆變為「延年」，上「乾」為主體之陣即名為「重生右弼陣」。

其餘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七卦中皆有九變，合計九九八十一變，又九九不盡、

六六無窮、三三不息，「九星陣」之變簡直永無止境，猶如「三元會運」，循勢而變，永無窮期！

當下鬼谷子指揮三千精銳會稽兵，勤演「九星陣法」，不到半月，三千會稽兵便成了驚世「九星陣法」了。

鬼谷子又把指揮「九星陣」的方法，傳授於干濬，干濬刻苦勤學，很快便指揮嫺熟，成了「九星陣法」大統領，下轄九小隊長，分別以陣名稱之，如「生氣貪狼長」、「延年武曲長」、「天醫巨門長」、「伏佐左輔長」、「絕命破軍長」、「五鬼廉貞長」、「禍患祿存長」、「六煞文曲長」、「重生右弼長」等九小統領。

於是「九星陣法」中，人人職責分明，個個奮勇爭先，終成了一支無堅不摧的驚世「九星陣法」。

鬼谷子這支「九星陣法」不出猶可，一出便天地變色，因其陣法，悟自「三元會運三百年小劫」的精義，所以非天下大亂不出，若出則必主「由亂而治」，乃順天機運行大勢的絕世奇法。

「九星陣」大成之日，干濬自己亦信心大增，確信越國必可振興，他自己的私仇，亦必可順勢而得報。至此，干濬這才明白，鬼谷子所授「九星陣法」，一來乃順天機大勢而行，二來亦是助他了斷私人仇怨，一舉兩得，一箭雙雕，鬼神莫測，玄妙之極！

＊　＊　＊　＊　＊

笙丹、九天玄女，自告奮勇，代表越王勾踐，潛入吳國都姑蘇城，向西施秘密求助，陳述越國百姓的苦況，望她運用自己的本事，打動夫差的心，下旨減輕越國向吳國的賦稅。

就在笙丹和九天玄女出發的這天，范蠡也奉了師傅鬼谷子之命，前赴邙山上清宮，向師祖老子拜求天機大道。

但范蠡離開越國境外時，卻忽然折轉身去，改向另一條通往吳國邊境的大路飛奔。半日後，就與笙丹、九天玄女在吳越交界的一個小鎮處會合了。

原來這是鬼谷子替范蠡的秘密安排，令他趁潛入吳國之機，與西施相會，一來由范蠡直接向西施陳述越民的苦況，二來也讓范蠡目睹西施的境況，讓這對生死不渝的戀人，不致心生芥蒂，安下彼此的心來，堅貞不移，同爲越國的救亡振興大業效力。

鬼谷子的用心，可謂良苦周全之極了。

笙丹、九天玄女、范蠡三人，同出一門，均非等閒之輩，因此不消三日兩夜，三人便已

潛入距吳國都姑蘇城不到十里之地了。

第二天傍晚，姑蘇城蟠門三里外，一輛獨輪木車，正吱吱嘎嘎的遠遠向城門駛來。

獨輪木車上，坐了一位以布包頭的老婦，老婦雙目緊閉，不時發出一聲呻吟，似得了重病似的。

推車的是一位土頭土臉的年輕男子，他臉色鐵紅，一望便知是一位久曬陽光的耕作農夫，事實上他是一身農夫的打扮。

獨輪車的側邊，卻是一位妙齡村姑，她以青布包頭，臉上又黑又紅，同樣是農夫的打扮，又似是那男子的妹妹或妻子。

年輕農夫推著獨輪木車，毅然決然的向禁衛森嚴的姑蘇蟠門而來，似對那「五千兵馬列旌旗」的可怕場面不屑一顧似的。

遠遠的，便是一條蟠龍，刻於城門之上，四周有一道大河圍繞，各有水陸兩門，併肩而立，水門位於陸門南側，分爲前後兩道，均以青石爲拱，兩門之間各有暗道登城。

陸門亦有內外兩重，各設鐵閘與鐵皮大門；兩門之間是一條甬道，四周高牆陡峭，易守難攻，氣派森嚴之極。

此時獨輪木車右邊的妙齡村姑，忽然微微發聲道：「范蠡，爲甚定要從蟠門逕闖而進？不會趁黑躍進城去麼？」

那青年農夫悄聲道：「不關我事，此乃師傅吩咐，我等務必從蟠門而進！」

那村姑不服氣的一瞪眼道：「爲什麼？鬼谷師哥偏有這許多鬼門道！」

那青年農夫道：「師傅秘密吩咐范蠡道：蟠門向南，面向越國，乃吳國用以震懾越國之意，因此城門上刻大蟠龍，但目下天下大勢已屆劇變之期，你等此行，意義重大，乃爲越國救亡振興的關鍵一環，因此務須從蟠門而進，以破蟠龍震越之局，由此突破吳國龍運大昌之格！……這便是我等必須從蟠門突進的因由了，九天玄女師叔。」

原來這兩女一男，便是笠丹、九天玄女和范蠡。笠丹扮作老婦，范蠡扮作老婦的兒子，九天玄女則是老婦的女兒，因此與范蠡作了兄妹相稱了。

九天玄女心中老大不服氣，一路上老嘀咕道：「九天玄女今回吃了大虧！先做了笠師姐的女兒，又再做了范師姪的妹妹，乖乖，堂堂得道老祖的嫡傳弟子，不幸碰上個鬼谷子，平白成了最少的小輩！……」不過她嘀咕歸嘀咕，但也知此行的重要，不敢任性撒野。

姑蘇城蟠門倒是大敞而開，任人而進，但入了城門，便是那道長長的甬道，這才是戒備森嚴的地方。只見左右兩面，各設了一排手執長刀的武士，武士後面的甬道牆上，貼了幾幅告示，上書「嚴防妖人鬼谷子混進姑蘇，違者殺毋赦！」上面還畫了鬼谷子的人像。

九天玄女眼尖，一眼瞥見牆上的告示，眼珠便閃出強烈的火花來了。范蠡見狀，不由眉頭一皺，連忙推著獨輪車，走了過去。

「停下了！」

一名粗眉凸眼的執刀大漢突然厲聲喝道。

范蠡把獨輪車停下，向九天玄女瞥了一眼，示意她沉住氣，千萬不要輕舉動，躺在車上的笠丹，卻在此時呻吟了幾聲，一副非常痛苦的模樣。

「那裏人？」執刀的粗眉大漢喝問道。

「太湖人，兵大哥。」范蠡毫不猶豫，立刻道，太湖地處吳越交界，越人與吳人根本難於分辨。

「入城幹麼？」粗眉兵大哥又喝問道。

范蠡歎了口氣，指了指車上的笠丹，道：「她是我娘親，受了風寒，屢醫不好，無奈只好入城找徐大夫。」徐大夫是吳國有名的郎中，同鄉慕名求醫的不計其數。

粗眉兵大哥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噢？原來是送娘親入城求醫，你倒很孝心啊……咄！看刀！」

粗眉兵大哥手執的大刀，忽地寒光一閃，迎頭便向范蠡劈落！

范蠡嚇得驚叫一聲，卻沒逃跑，似乎嚇呆了。

寒光閃閃的大刀，在貼近范蠡頭頂之際，卻驀地停住，凝空不動，這等收控自如的刀法，顯然絕非等閑之輩。他見范蠡嚇得連逃跑也不會，便微微一笑，喝道：「滾吧！」

范蠡推著獨輪車，連忙「滾」了進去。

進了城門，走過一條寂靜的禁道，便熱鬧多了，原來這是姑蘇城中的一處集市。

九天玄女素喜熱鬧，此時才高興了一點，她心中高興，話也立刻多了起來，「喂！范……這個哥哥！你剛才難道不怕那迎頭一刀麼？」

范蠡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不怕！那粗眉兵大漢人雖兇猛，但處事卻有分寸，我見他舉刀之時，左眼兒右眼笑，便知他有心相試吧了！況且……」

九天玄女忙道：「況且什麼？」

范蠡微笑道：「聽師傅說，笠師叔已練得天下無雙的『乾坤劍氣』，她只須手指一指，立刻便可隔空殺人，那粗眉大漢如眞的向我落刀，他便有十條生命也沒了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不由格格一笑，道：「好啊！范……這個哥哥！你居然也有鬼谷師哥那鬼腦袋了！」

三人一路悄然低語，一路向鬧市的一間客店走去。三人在客店租了二間客房，笠丹與九天玄女一間，范蠡則獨住一間。

安頓好笠丹和九天玄女，范蠡便獨自下樓打探城中動靜去了。

到天黑時份，范蠡才回來，他悄悄摸入笠丹和九天玄女的客房，立刻道：「范蠡已打聽準確，西施姑娘的居處了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急道：「哪兒？這便前去與她相會吧了！」

笠丹卻緩緩的道：「西施姑娘居停之處，豈容你說去就去？鍾師妹稍安毋躁！此行鬼谷師哥已吩咐，一切由范師姪安排調度，師妹切勿輕舉妄動！」

九天玄女不服氣道：「憑我等三人之力，就算是龍潭虎穴，也可以去……范師姪你說是麼！」

范蠡撫了撫頭，苦笑道：「不對！西施姑娘果然極受夫差寵愛，夫差爲她建了一座館娃宮，館娃宮就在吳國舊王陵所在的靈巖山上，夫差十天中則有八日留在館娃宮裏，你說，這館娃宮是能闖的麼？況且，此行也決計不宜硬闖！……」

九天玄女不服氣道：「爲甚不可硬闖？」

笠丹畢竟已年長，而且她經師傅老子傳授「無爲神功」後，性子也逐漸沉穩起來，此時她忽然接口道：「不錯，的確不宜硬闖！我等此行，乃爲減輕越國百姓的苦難而來，而唯一的辦法，是通過西施姑娘打動夫差的心思，假如未見到西施姑娘，便把夫差驚動了，那就只會激怒夫差，屆時只怕連西施姑娘的說話也不靈了，我等此行的目的，豈非失敗了麼？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便再無話可說，因爲她知道笠丹與夫差有殺父母的血海深仇，但她竟能以越國百姓爲重，她九天玄女與夫差並無仇怨，又有甚可說？

范蠡這才微微一笑，輕聲道：「范蠡已有潛入館娃宮的法子了！」

笨丹、九天玄女一聽，忙道：「是甚法子？范師姪快說！」

范蠡道：「館娃宮在靈巖山上，姑蘇城上山之路必定禁衛森嚴，不能硬闖，但靈巖山背後便是太湖，我等先入太湖，繞到靈巖山背後，潛上山去，便可避過禁衛的耳目了！」

笨丹一聽喜道：「好！范師姪此法甚佳，這便先入太湖便了！」

三人商議妥當，走出客店，在姑蘇城中顧了一隻小船，悄然駛入太湖。三人均功力奇高之士，小船駛入太湖深處，便如飛的疾馳，到深夜時份，已繞到靈巖山背後去了。

三人在山腳泊了船，悄然潛上山去。靈巖山並不高，也不險峻，憑三人的功力，簡直如履平地一般。

三人躍上靈巖山背，但見前面數十丈遠處，燈火闌珊處，正是西施居住的館娃宮後花園，守衛果然寬鬆。所有的精兵禁衛，大概全集中於上山的陸路方面去了。

三人悄然摸近，神不知鬼不覺，便潛入了館娃宮的後花園。但見曲廊迴池幽徑，百花瀾漫，幽麗之極。

笨丹在心中不由歎道：「夫差今回當眞是要美人不要江山矣！單看這館娃宮的精美，便知夫差爲西施姑娘付了多大心血了！」

九天玄女微哼一聲道：「哼！夫差如此寵愛西施姑娘，她會否貪享榮華富貴，已忘了越國鄉親父老？……還有這位痴情的范郎！」

范蠡心事被觸動，不由微歎口氣，笙丹卻斷然道：「不會！鬼谷師哥既已替西施姑娘祖墓大增龍氣，又判斷西施心性之堅貞，已如磐石，牢不可破，她怎會如此楊花水性？」

范蠡卻歎了口氣道：「不過西施姑娘身處虎穴，在夫差身邊，又怎保得住她的貞潔？看來她已爲國作出最大犧牲了！……哎！」范蠡心中不由一陣隱痛。

對這點，就連笙丹也不敢斷定，西施是否可以保住她的貞潔？因爲她委實不明白，西施弱不禁風的女流，怎可反抗夫差的如狼似虎？

就在此時，隱在後花園暗處的笙丹、范蠡、九天玄女等人，忽地聽到一聲得意揚揚的大笑聲道：「娘娘啊！……寡人終於趕走煩人的伍子胥，又來陪娘娘妳了！」說話之人，顯然正是吳王夫差！

范蠡一聽，臉色不由突地發白，顯然他心中已痛苦之極。笙丹和九天玄女見狀，也再無話可說。

接而又聽到夫差要西施喝酒的聲音，范蠡的臉色更難看了。笙丹微歎口氣，忽地向二人示意道：「再接近一點！以觀動靜！」因爲不知怎地，笙丹心中也極想知道，西施到底如何可以保住她的貞潔？

笙丹的提議，正中范蠡的心意，他二話沒說，便向那發聲的宮殿處竄了過去，這兒原來是夫差和西施的寢宮，除了近身侍候的宮娥，其他禁衛根本不敢擅進，因此倒方便了笙丹等

的潛伏。

三人悄然潛上宮殿上面，伏了下來，范蠡循透光處向下面一望，他不由一陣臉紅心跳！

原來此時夫差又重演他每晚與西施相會時的一幕，先喝酒，然後又替西施解衣，這時西施已渾身精裸，夫差呵呵一笑，抱起西施便向龍床走去了！

范蠡痛苦之極，他閉上眼睛，不忍再看下去，他但感到心中如有刀刺，劇痛之下，額上亦冒出冷汗來了！

但立刻下面便再無動靜，范蠡心中大奇，忍不住又睜眼一看，這一看之下，他不禁驚奇得目瞪口呆！

原來夫差剛把西施抱上床去，他的身體剛觸及西施的玉體，西施渾身上下，忽然冒出一陣白如雪的雲煙，雲煙漸聚成形，竟如一朵冶艷之極的冰雪蓮花，把西施通身上下罩住了！

這還不奇，更奇的是夫差雙手剛觸著那朵雪白蓮花，立刻便歡欣之極的低吼一聲，隨即身子一伏，呼呼的沉睡去了！

范蠡至此，才確然知道，西施雖然身入吳宮，長伴君王之側，但竟能保住她的玉潔冰清，不被污染，簡直不可思議！

范蠡微一沉吟，立刻醒悟，暗道西施玉體現雪蓮，正是她的祖宗蓮花龍脈蔭庇啊！師傅的尋龍堪輿大法，簡直已到如仙如神的地步了！好一座無雙聖潔的蓮花龍墓！好一位天下無

雙尋龍祖師！……

就在范蠡心神激蕩之際，更奇的事卻又隨即發生了！

范蠡的耳邊，突然的有一縷他思念已久的綸音：「范郎啊范郎……你可知西施在夢中正與你說訴心曲了？……若眞的聽到，爲甚又不答西施？你可知西施的心長伴你身邊？……」

范蠡心神震動之下，也忘了自己身在何處，不由便喃喃的道：「西施……我知道！我的心也在你身邊啊！你又可知道，我其實甚爲痛苦？……」

范蠡這一句未完，竟又聽到西施的聲音道：「……啊！范郎！原來你眞的聽到了！你但知我的心曲，西施便死而無憾了！……」

范蠡一聽，忙道：「西施！你絕不可輕留死念！……你可知道，越國百姓正等你伸手救援？……你又可知道，范蠡正等與你長相伴的一天？此心可鑑日月！」

西施的聲音靜了靜，似在夢中回味思索，忽然又道：「范郎，越國目下境況，到底如何了？……范郎，你快告知西施，西施爲此亦夢魂相繞啊！」

范蠡心中又感又佩又喜，他此行入吳，打算向西施求助的話，不由便衝口而出了：「西施，幸得你之助，越王終於可平安返國了！越王並不負所望，他臥薪嚐膽，勵精圖治，帶領越國人民爲救亡振興奮戰著呢！……可惜越國國亡家破，百姓已窮困不堪，吳國所索賦稅又

極爲沉重，國人快喘不過氣了！……」

西施的聲音似在夢中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范郎身爲越國丞相，可有妙策能救百姓苦楚？」

范蠡一聽，忙道：「目下正盼西施你伸手救助！……」

西施的聲音慨然道：「西施但能做到的，萬死不辭！」

范蠡心中感佩之極，他忙道：「西施但有機會，便向吳王夫差進言，求他減免越國的賦稅，讓越國百姓脫困於水火，再圖積聚振興，則越國上下，莫不對西施姑娘感激涕零了！」

西施的聲音停了停，似在思索什麼，一會才決然道：「范郎放心！西施當竭心盡力而爲！但能目睹越國百姓重得安樂太平，則西施身如鴻毛，輕飄天地，如風逝去，也無憾了……范郎今後幸勿再以西施生死爲念，望以國事爲重，盡力爲民爲國，投身復國大業！……西施告辭了！」

范蠡一聽，心中如遭電殛，忙失聲叫道：「西施千萬自重！……鬼谷先生已判斷，你我日後必可長相廝守！越國振興之日，便是你我重聚之期矣！……」

忽聽西施的聲音似在夢中輕吟道：「……施氏山前舊有人，吳王宮殿我重新？年來綠樹村邊月，夜半清溪夢重身；衰草盡隨黛眉落，飛花長逐杜鵑聲！……」

西施的聲音忽然消逝，范蠡如痴如醉，也不知身在何處了！他但感身子一輕，已被人攔腰抱住，疾如箭矢的掠走了。

* * * * *

攔腰挾掠范蠡走的，原來是箍丹，她與九天玄女正靜伏夫差寢宮上面，忽聽范蠡如著魔般的喃喃細語；初則驚奇，接而見他竟失聲大叫，不由嚇了一跳，心道驚動了夫差和禁衛，這還得了？

箍丹不及細思，只好先救走范蠡再作打算。九天玄女又驚又氣，無奈也只好隨後掠出宮殿。說也奇怪，范蠡這一聲大叫，竟然沒有驚動夫差，三人居然可以安然撤離險地！

范蠡甫離夫差寢宮險地，心智隨即恢復清明，他略一縮身，便脫開箍丹的挾持，一面低聲對箍丹道：「箍師叔！快！下船離開靈巖山！……」范蠡說著，已領先向泊於後山的小船掠去了。

箍丹微一怔，亦立刻跟了上去。九天玄女臉色難看之極，她憋了一肚子氣，但也不便如此發作，只好待下船離開再說。

三人下了小船，范蠡領航，也不返回姑蘇城，逕自繞過穹窿山，再穿過東洞庭山與東山

的湖峽谷，直抵越國邊境小鎮石浦橋。

穿越湖峽谷時，九天玄女知已遠遠脫離險地，便再也按捺不住，氣虎虎的瞪了范蠡一眼，尖聲叫道：「范蠡！你作死了麼？整晚神神秘秘，亂七八糟，顛三倒四！……此時目的未達，卻忽然又急急撤離！你……你把九天玄女當什麼人了？」

范蠡一面忙著駛船，一面連忙道：「九天玄女師叔，此事聽來玄妙之極，連范蠡亦幾乎不敢相信……但事實如此，不能不信，因此才急急撤離！請諒范蠡一時情急，未能詳細解釋……」

九天玄女餘氣未消，咬牙道：「那你快說清楚啊！……不然，哼哼！我在你師傅面前告你一狀，看你如何向他交待？」

范蠡微微一笑道：「此事范蠡亦正要向師傅稟明，師傅妙法之奇，簡直令人不敢置信！」

九天玄女聽此事竟又扯到鬼谷子身上，不由一怔道：「范蠡！你越發顛三倒四、胡說八道了！怎麼又扯到鬼谷師哥身上了？」

箜丹聽范蠡提到鬼谷子，心中一動，若有所悟，便含笑向九天玄女道：「師妹，稍安毋躁，且聽聽范師姪說清楚好麼？」

箜丹這一作聲，九天玄女便不得不點頭道：「好！范蠡！你快說啊！」

范蠡微一沉吟，便把當時自己在夫差寢宮上面，所見及與西施對話的千古奇事，詳細說

了出來，但是把西施赤身露體的一節略去了，因爲范蠡不想令西施的清譽有任何損害，末了范蠡道：「……當時我心中極爲震撼，所以一時之間，竟陷入迷惘狀態，失聲大叫，幾乎誤了大事！……尚望倆位師叔鑑諒。」

箠丹、九天玄女此時已聽得聳然動容，好一會，九天玄女才忽然歎道：「尋龍堪輿大法，竟可令西施姑娘保住貞潔！天老爺，這算是什麼？神仙？活佛？天神？……若非范蠡師姪你親眼目睹，西施又是你的心上人，便換了我九天玄女也決計不信！」

箠丹想了想，道：「然則范師姪已可確定，西施姑娘已接獲越國求救的信息了？」這一點，是三人此行的最大目的，箠丹畢竟比九天玄女老成，因此不忘問了一句。

范蠡一聽，決然的點點頭道：「千眞萬確！決無差池！」

箠丹仍不放心道：「范師姪爲甚如此自信？須知這事乃此行最大目的，若有差錯，那就上誤君王、下誤百姓，范師姪可成了越國的大罪人了！」

九天玄女此時已極同情西施的境遇，愛屋及烏，連帶范蠡，她也忍不住替他說話了：「箠師姐！你別嚇唬范師姪，他身爲越國丞相，豈不知自己責任重大？」

范蠡斷然的道：「決無差錯！因爲……因爲西施當時雖然似陷夢幻的境界，但她的心智比醒著更爲清明！她其至還說了當日我與她海誓山盟的私語！……她已確然答應竭盡全力，助越國百姓解困，我想，西施姑娘必會爲此竭心力！」

笠丹、九天玄女一聽，這才不再疑慮，九天玄女忽然極認眞的問范蠡道：「范師姪！你說！你與西施姑娘夢中對話，盡訴心曲，這妙法是否鬼谷師哥事先傳授於你？你快說！」

笠丹一聽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師妹，你著急什麼？莫非你亦打算求鬼谷師哥，把此夢中對答、互訴心曲的大法，傳授於你，你好運用此法，去與心上人盡訴心中情麼？」

九天玄女心兒突突，俏臉一紅，瞥了笠丹一眼，忽然嬌羞的笑道：「笠師姐，你……你若知悉我這心事！……會不高興麼？」

笠丹一聽，臉上亦忽地一紅，含笑啐道：「師妹！看妳！我也不知妳那心事，我爲甚高不高興的？……哎，你我心意如此，但不知他……是否接納了？……哎喲，不說了，先爲越國救亡振興盡力再說吧！」

范蠡一聽，他心思聰明，已知倆位師叔，倆顆芳心已有所屬，而且倆顆心兒同繫於一人身上，不禁暗暗一笑，心道師傅呵師傅，一心所繫已極難擺脫，更何況是兩心所牽？師傅雖然神通廣大，但未知可有妙法應付這等普天下一等一的煩事？

范蠡接口道：「倆位師叔誤會了，師傅事先根本沒傳范蠡什麼夢話大法，當時但見西施姑娘渾身上下，被一朵雪白蓮花所罩，我想，師傅當年替西施家點了一座蓮花龍穴，後來又在西施祖墓妙施請龍大法，匯集四方潛龍，令西施祖墓龍氣大增，方可剋制夫差天王的白虎龍氣，雪蓮花一出，果然驚天動地，連夫差亦立陷昏迷不醒！師傅的尋龍大法，當眞驚天地、

泣鬼神，妙不可言！」

笈丹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這全賴鬼谷師哥的精妙佈局！一座蓮花龍墓，竟可上救國救民，下保兒女私情，當眞神妙之極！」

九天玄女眼見笈丹和范蠡，把鬼谷子的神技，讚得天上有地下無，她便欲再加進去，忽感沒甚意思，便忽然格格一笑，半開玩笑半認眞的道：「你等大讚鬼谷師哥，如何如何，簡直空前絕後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！我九天玄女偏偏不信！除非……」

笈丹微微一笑道：「除非什麼？師妹。」

九天玄女咬一咬牙，違心的道：「除非眞有其事，這才叫名符其實，否則便是妖言惑衆！欺世盜名！咯咯！」九天玄女說得高興，連她自己也好笑起來。

笈丹故意氣她道：「師妹，你似乎用辭不當！」

九天玄女一怔道：「有何不當？」

笈丹笑道：「欺世盜名，倒勉強說得過去，但妖言惑衆，你的鬼谷師哥從沒自吹自擂，如何說出這句？」

九天玄女冷不防被笈丹揪住痛腳，怔了怔，卻不怒，反而格格一笑，強辭撒野的道：「欺世盜名是指做，自然是指鬼谷師哥！妖言惑衆是指說的，自然是指替他吹捧的笈師姐和范師姪你二人啦！準確無誤，妙之極了！」

笠丹又好氣又好笑道：「是，是，妙之極了！只是有人在心中拼死維護一個人的聲譽，口中卻在拼命說反話而矣！」

范蠡知笠丹逗九天玄女，湊趣的加了一句道：「笠師叔，未知此人是誰？形恨實愛、形左實右，此人性子很有趣啊！」

笠丹嘆哧一笑道：「我也不知，范師姪問她——九天玄女小師叔吧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這才知道笠丹這是變法兒來探索她的心事！俏臉不由一紅，啐道：「喲！笠師姐，你笑人，我不玩啦！我．．．我怎知道是誰？」

笠丹和范蠡見九天玄女嬌羞不勝，均相視一笑，不再逗九天玄女了。

不過，說也玄妙，自經夜探靈巖山館娃宮，在西施寢宮上面潛伏，受西施祖墓蓮花龍氣現形感染，笠丹和九天玄女，竟似心曲互通，不約而同，欲效娥皇女英共侍於舜的先古美事，倆顆心兒，一心一意，牢牢地繫在那不解風情的尋龍祖師鬼谷子身上了。

更奇的是，自笠丹、九天玄女、范蠡三人，自吳返越，向越王勾踐、鬼谷子稟報此事，勾踐雖猶不信，但鬼谷子卻斷言西施姑娘必有所爲，一個月後，吳王夫差，便派了吳國大夫伯嚭，駕臨越國會稽峰臨都。

伯嚭向勾踐宣示夫差的令旨道：「奉吳王夫差之命：因西施娘娘進宮之後，令寡人快慰生平，西施娘娘源出越國，寡人愛屋及烏，決定不再苛待越民，又蒙西施娘娘代爲求情，今

特寬減越民向吳之一半賦稅，以示寡人於越民之王恩浩蕩！越民總牢記寡人恩典，臣服於吳，永不反叛！」

勾踐一聽，大喜過望，伯嚭因受了越國的厚賄，因此與勾踐甚有交情，勾踐與伯嚭單獨相對時，忙悄聲打探道：「吳王為甚肯如此慷慨？」

伯嚭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越王可知，吳王此舉，全賴一位奇女子的恩德？她為了打動吳王的心思，竟七日七夜不吃不喝，說是故鄉人奄奄一息，她也再無心情下嚥了！……吳王愛她心切，終於無奈下旨，寬減越國一半賦稅！」

勾踐一聽，仰天長歎道：「西施姑娘的大仁大義，勾踐永誌不忘！」他一想，又向伯嚭悄聲道：「大夫回去，尚望替勾踐多向吳王美言，就說勾踐對吳王的恩典感恩涕零吧！」

伯嚭微笑點頭道：「伯嚭自會替越王說話，放心好了！……越王是否有話捎帶西施娘娘？」

勾踐想了想，便委婉的向伯嚭道：「西施娘娘乃越女兒，勾踐不便多說什麼，大夫有機會，請向西施娘娘進言：她乃越國的希望之星，一切務請善自珍重。伯嚭大夫是否多留幾日，容勾踐稍盡地主之誼？」

伯嚭道：「多謝越王的好意，但伯嚭奉命而來，不便久留，須立刻返國向吳王覆命。」

勾踐送了一批金銀珠寶給伯嚭，伯嚭這才欣然告辭返國去了。

自此之後，越國寬減了向吳國的一半賦稅，負擔大爲減輕，另一方面，自越王勾踐到普通百姓，人人立志發奮圖強，艱苦奮鬥，報仇雪恥；同時，勾踐又接納鬼谷子之議，重用范蠡、文種等賢臣，整頓內政，發展生產，節約財政，一切均爲了富國強兵的振興大業。

在軍事上，則依靠干濬，組織民勇，勤加苦練，越兵忙時是農夫，閑時是兵士，在不增加百姓負擔的前提下，大力擴充軍隊，逐漸形成越國上下，臣民皆兵的強大局面。

經三年苦戰，越國上下，已一洗頹氣，開始呈現一派蓬勃生機了。

期間鬼谷子、笠丹、九天玄女等，不時教授越兵武技，因此越兵的戰鬥力大爲增強，甚至可以一擋十了。

干濬奉鬼谷子之命，與范蠡一道，直接指揮演練「九星陣法」，但一切皆秘密進行，因此誰也不知道，越國已隱伏了一支無堅不摧的絕世奇兵。

公元前四八四年，夫差聞齊景公去世，齊國君新立，大臣不睦，打算出兵攻齊。

伍子胥勸阻夫差說：「如今越國之勢漸成，才是吳國的心腹大患，齊國對吳國的威脅，不外如疥癬之疾而已！望吳王暫時放開齊國，先行再度滅越，以絕大患！」

夫差有點猶豫，返館娃宮時，被西施看出了，便問夫差，夫差把自己的打算，及伍子胥的勸阻，向西施說了。

西施一聽，心中吃了一驚，暗道伍子胥雖然忠心於吳國，但對越國卻是一個最大的威脅！

若夫差聽從其言，則越國危矣！西施這般轉念，便對夫差道：「依西施之見，吳王不必猶豫了！」

夫差一聽，驚喜道：「娘娘聽慧過人，莫非於此事有甚高見？」

西施道：「齊乃大國，吳國比之齊國如何了？」

夫差沉吟道：「比之齊國，吳國不外中上之國而矣。」

西施又道：「吳國比之越國又如何了？」

夫差笑道：「越國乃娘娘的故國，夫差不便輕覷，但說實話，越既臣服於吳，自然只是小國而矣！」

西施立刻道：「自古有道，弱肉強食，以大欺小，齊既大於吳，越既小於吳，則何者乃吳之威脅，豈非一目了然麼？」

夫差一聽，不由撫掌大笑道：「娘娘果然聽慧過人，一言便足釋寡人之疑矣！寡人再無疑慮，這便決意出兵攻齊，搶佔先機，解除吳之威脅！」

不久，吳王夫差，果然出兵攻齊，在齊國艾陵「即山東萊蕪縣」大敗齊國。齊國求和，夫差以齊須尊吳爲盟主作條件，齊國無奈答應了，夫差得意洋洋，欣然率兵返國。

夫差返國吳都姑蘇時，當庭痛斥伍子胥說：「伍子胥居心叵測，勸寡人釋齊攻越，若聽其言，吳國豈能揚威中原？此皆賴西施娘娘之聽慧，一言以釋寡人之疑！」

夫差怒斥伍子胥一番，卻大大嘉獎了西施，以及贊成他出兵攻齊的大夫伯嚭等人。

越王勾踐聞訊，立刻率群臣入吳，親向夫差祝賀，又貢獻了大批金銀珠寶。

夫差大喜，對越國更深信不疑了。

不久，夫差越來越討厭伍子胥的處處違逆，便故意派他出使齊國，要齊國實踐尊吳為盟主的諾言。

伍子胥深知自己在吳國的處境艱難，朝不保夕，為不致斷後，他出使齊國時，趁機把自己的兒子帶去齊國，託齊國的大臣鮑氏代為撫養，改姓為王孫氏，此事卻被伯嚭的心腹奸細知悉，密報了伯嚭，伯嚭立刻把此事稟知了夫差。

伍子胥返回吳國時，夫差嘿嘿一笑，問伍子胥道：「伍子胥！你三番數次，勸寡人切勿攻齊，到底是何居心？」

伍子胥見夫差嘿嘿一笑，心中一寒，知他此乃殺人的先兆，便分辯道：「臣以為，攻齊之戰利，猶如取得一塊不長莊稼的石板田，於吳之安危並無好處。」

夫差一聽，又嘿嘿一笑道：「如今你出使齊國回來，親眼目睹齊國尊吳為盟主，又有何話說？」

伍子胥聽夫差二次嘿嘿而笑，背上不由冒出冷汗，忙道：「臣忠心於吳，自然認為齊尊吳為盟主，乃吳國之榮耀！」

夫差一聽，見伍子胥仍不坦白，不由第三次嘿嘿笑道：「伍子胥！然則你秘密託子於齊國大臣鮑氏撫養，心生異志，密議聯齊反吳，又是忠心於吳國之舉麼？嘿嘿嘿！」

伍子胥一聽，心中一涼，知自己的預感不幸提早爆發了，自己秘密託孤於齊之事，既已被夫差知悉，他必定趁機把自己除掉了！伍子胥深知自己大勢已去，不由仰天長歎道：「可惜啊可惜！……」

夫差厲聲道：「你還可惜什麼？」

伍子胥拼死道：「一惜當日鬼谷先生斷言，伍子胥必因祖墓龍氣陰陽不調，性剛而烈招禍，壽數必難越甲子之年，但伍子胥一意孤行，不聽其言，果然禍臨，細思鬼谷先生之言，豈不可惜？」

夫差對鬼谷子又驚又恨，此時聽伍子胥提起「鬼谷子」三字，不由咬牙道：「你還二惜什麼？」

伍子胥仰天大叫道：「二惜伍子胥早死一刻，未能親眼目睹越兵攻入姑蘇！我死之後，可挖出眼睛，懸於姑蘇蟠門，以便瞧著越國來滅吳！」

夫差一聽，怒極而起，猛地擲出他的屬鏤劍在伍子胥在面前。伍子胥執著屬鏤劍，抹頸自刎而死。

夫差仍不息怒，厲聲道：「伍子胥！寡人把你放入皮革袋中，投入大江，你還能瞧見什

麼？」

伍子胥的屍身，果然被放進皮革袋中，投入錢塘江去了。

據說伍子胥死後，其精魂不滅，附於江潮之中，錢塘江的怒潮，便是伍子胥因不能目睹越國滅吳，挾江水湧上姑蘇城岸而形成的，伍子胥於是被世人尊爲錢塘江之神。

* * * * *

伍子胥被吳王夫差賜死的訊息，很快便傳到越國來了。

這天越王勾踐，正和丞相范蠡、大夫文種、大將軍干湑，以及鬼谷子、筮丹、九天玄女等，在會稽峰越王宮勤政殿議事。不久便有探子進來密報伍子胥被殺的消息。

勾踐一聽，不由以手加額，歎道：「伍將軍一死，越國少一心腹大患了！……他不聽鬼谷先生忠言，終以剛烈招禍，當眞可悲可歎！」

文種道：「伍子胥其人屢欲對越不利，其死足以慶賀，越王歎惜什麼？」

鬼谷子肅然道：「種兒差矣，伍子胥一生盡忠於吳，雖因此於越國不利，但各爲其主，

亦無可厚非！越王之歎惜，乃歎其不識時務，惜其明珠暗投吧了！不過其人其事，忠烈之心，卻足為後世自警！」

范蠡道：「伍子胥之死，乃吳國一大損失，敵失則我利，師傅明察於天機時勢，未知此時是否舉兵之期？」

范蠡此言，恰恰說中勾踐心事，他不由亦目注鬼谷子，看其如何答對。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，即席袖占一課，卻是「周易」中的「需」卦，卦曰：需有孚，光亨，貞吉。利涉大川。

衆人均難明究竟，九天玄女先就忍不住，格格一笑，撒野道：「鬼谷師哥！這等神秘隱密之語，你想必欲把人悶死麼？」

衆人均知鬼谷子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這位小師妹的撒野糾纏，因此均莞爾一笑，卻沒有人出聲制止九天玄女的胡鬧。

果然鬼谷子無奈的瞪了九天玄女一眼，便解釋道：「需，即飲食之道也，即人民之所需要也，也就是人民尚須食物供養，必需等待之意。孚即信心也，只要耐心等待，又是堅定信心，則前途必定光明，此即光亨之謂也。當時機成熟，萬事俱備，便可一舉而發，此即利涉大川也。蠡兒……，你明白了麼？」鬼谷子一頓，忽然轉向范蠡，肅然的道。

鬼谷子的三位門人中，范蠡深得鬼谷子之尋龍堪輿絕學，因此他誰也不問，只問范蠡一

個。

范蠡想了想，便豁然悟道：「師傅，蠡兒明白了！」

九天玄女卻聽得直眨眼，似懂非懂，她見范蠡說明白了，不由嗔道：「范師姪！偏你得了師傅這等神秘絕學！你到底明白了什麼？」

范蠡亦很怕九天玄女這位小師叔的糾纏，他聞言無奈的一笑，目詢鬼谷子一眼，意即詢示是否可坦白道出其中的奧秘？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在座均是牽涉此三元小劫之人，蠡兒但有所悟，直說無妨。」

范蠡這才放下心來，微一思索，便朗聲道：「師傅袖占此卦，即向在座中人宣示，目下舉兵之期，雖將至而未足發也，因民力尚未足備之故。因此尚須等候一個最有利的時機，當此關鍵時刻，更需堅忍不拔，充滿信心以備之！當時機成熟時，便可一舉而發，利涉大川矣！」

眾人一聽，均默默思索范蠡語中的含義。

九天玄女心直口快，卻不耐煩道：「何謂最有利時機？何謂利涉大川？別的好懂，單是這二句難明！范師姪，求你說清楚好麼？」

勾踐等一聽，心道是呵，這二句看來是最重要的，卻難明究竟！勾踐亦有點按捺不住了，道：「范丞相，你能否再解釋明白一點？」

范蠡一聽，不由無奈的苦笑，暗道最有利的時機，從卦象中已知未至，但那是何時，我也領悟不出；再說利涉大川一句，大川者，似指大海之意，亦即似乎暗示，取大海而往最為有利，但是越以陸地交界，為何卻要捨近求遠？這卻難明奧秘了！

范蠡這般轉念，便無奈的歎了口氣，坦白道：「越王，實不相瞞，范蠡於其中亦僅領悟大半而矣，其中尚有數點精義，請恕臣愚昧，一時參詳不透。」

勾踐一聽，無奈轉向鬼谷子道：「請鬼谷先生指點一二！」

鬼谷子沉吟不語，暗道我雖然明白其中要旨，但於此時洩露，於越國極為不利，因為此「利涉大川」一句的精義，若傳到吳國耳目，那便足以令天機逆轉了！

鬼谷子這般轉念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卦象要旨既在於信心、堅忍、等待，一如范蠡所悟，越王又何須急在一時？若不出吾所料，半年之內，便有所警兆矣！」

勾踐一聽，深知鬼谷子之能，他既不便明示，便必定有其不洩的道理，他坦然一笑道：「鬼谷先生所言甚是，越國等待報仇復國雪恥的機會，已等了九年多，又何必急在一朝一夕啊！」

自這一天勾踐、鬼谷子等會稽峰越王宮相議後，不到三月，果然便傳來警兆了。

原來越國探子，已打聽到吳國的軍情，說吳王夫差，不日將率十萬精兵，北上中原，與齊晉等國爭奪中原盟主之位，留守姑蘇的，只預備三萬老弱殘兵，由太子友率領留守姑蘇都

城。

勾踐接報，問計於范蠡，范蠡心中雖動，但仍不敢最後確定，便再向鬼谷子請教。

鬼谷子微一思索，便含笑對范蠡道：「蠡兒速派人入吳，設法與西施姑娘聯絡，並告知越國將有所舉措，西施姑娘若有回音，蠡兒便會明白，『利涉大川』之精義了！」

范蠡深知鬼谷子近日已悟天機大道，對他的判斷，豈敢怠慢，遂立刻派人入吳，設法聯絡西施姑娘，並把越國有所舉措的意圖，相告西施。

西施接報，芳心不由一陣激動，她等待這一天已等了七年了，她憑她的絕頂聰慧，通過平日對夫差的旁敲側擊，已把夫差的用兵方略及吳國防衛大勢，了解得一清二楚，也早已有一個越國進兵伐吳的秘密戰略，她把自己擬就的戰略，秘密繪製了一幅地圖，準備時機成熟，便送到越國去。今時今日，這個機會終於降臨了。

不過，西施身處館娃宮，禁衛森嚴，未得夫差的允許，任何人不得擅自進出，連西施本人亦不例外，西施在館娃宮，形如半個囚徒而矣，這幅用兵戰略圖，如何送到越國去呢？西施為此苦苦思索，但總沒想出一個穩妥的辦法，絕頂聰慧的西施，也被這天大的難題困住。

這天，預備帶兵北上會盟的吳王夫差，趁稍有空閒，連忙又上靈巖山館娃宮來了。他此刻除了北上會盟，爭奪中原盟主的雄心外，他最難以割捨的，便是留在吳國的西施娘娘了。

夫差見西施心神不定，雲鬢散亂，眉心緊蹙，堪堪一副病美人的神色，便歎了口氣，道：

「哎！寡人行將登上中原盟主之位，吳國國運興隆，娘娘有甚不快事？莫非身體染恙麼？」

西施一聽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自己「染恙」倒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啊！西施微一沉吟，便打定了主意，她隨即以手捧心，有氣無力的回道：「吳王啊！……不知何故，西施近日心兒越發痛得厲害了！」

夫差一聽，登時又喜又痛，喜的是西施從來沒以這種親切語氣向他說話，痛的自然目睹西施病懨而心痛了。夫差馬上召來御醫，爲西施醫治，但一連服了幾位御醫的藥，均未見奏效。

眼見西施的病一日重似一日，夫差寢食難安，他連北上會盟的事也暫時拋下了，西施反過來勸他莫以她爲念，夫差道：「娘娘呵！你這樣子，教寡人怎能安心北上會盟？但有人能醫治好娘娘的病，寡人便送他一座城池，決不食言！」

西施一聽，這才趁機道：「吳王，實不相瞞，西施這心痛病啊，自小便患上了，幸得故鄉的一位郎中診治，吃了他的藥，這十多年來才沒有發作，因此西施的病，怕只有這位郎中才能醫好了！」

夫差一聽，喜道：「這位郎中現在哪兒？姓甚名誰？寡人派人去請他來診治！」

西施道：「這位郎中姓鍾，可惜十幾年前已去世了！……」

夫差一聽，立刻涼了半截，道：「人死不能復生，他醫術再高也難醫好娘娘的病了！」

西施卻又續道：「不過他有一位女兒，自小承繼了鍾郎中的醫術，這位女郎中，或許有醫好西施的本事。」

夫差一聽，又大喜道：「這位女郎中姓甚名誰？現居何處？寡人立刻派人接她進宮？」

西施幽幽的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不知她現在何處，我只知她姓鍾名靜，在越國民間行醫濟世，若要尋她，唯有先向越王勾踐求助，由官家出面尋訪了！」

夫差呵呵一笑道：「越乃吳屬國，寡人一聲令到，越王勾踐豈敢不從？娘娘放心，寡人這便立刻派人入越，把鍾靜這位女郎中召來便了！」

夫差眼見西施的病醫治有望，心中又喜又急，立刻派出專使，日夜兼程，趕去越國，向越王勾踐傳達夫差之命，尋訪一位姓鍾名靜的女郎中，入吳替西施娘娘治病。

勾踐立刻把此事與范蠡、鬼谷子等商議。鬼谷子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越王，九天玄女的俗名便叫鍾靜！西施姑娘指定要她入吳，看來必有其深意！」

范蠡心中亦驚喜，他忙道：「師傅！那師叔她去不去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九天玄女從未在夫差面前露面，她生性嬌野，武功甚高，遇事足以自保，此行是唯一合適的人選！西施姑娘連此點也預先想到了，果然是絕頂聰慧的女兒！」

九天玄女欣然領命，隨吳國的專使到了吳都姑蘇，又立刻被帶上館娃宮去。

這是九天玄女二闖館娃宮，前一次她上得提心吊膽，今回卻是大搖大擺，得意洋洋。九

天玄女心中不由暗笑道：「好呵！西施娘娘封了我一個女郎中的稱號，直闖館娃宮，便可暢通無阻！早知如此，九天玄女何不眞箇去拜那背藥箱的老翳子爲師？」

九天玄女胡七八糟的想著，大模大樣的上了靈巖山，進入館娃宮西施院。

這時夫差剛好在此，他聽說女郎中已到，便與西施一道出來。九天玄女背著藥箱，大模大樣的走到夫差和西施面前，參拜道：「女郎中鍾靜拜見吳王、娘娘！」

夫差見九天玄女模樣俏麗，心中先就有幾分歡喜，便和顏悅色的道：「你就是女郎中鍾靜麼？」

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：「民女行不改名、坐不改姓，果然是姓鍾名靜！」

夫差又道：「你會醫心痛病麼？」

九天玄女微笑道：「放心！民女擔保西施娘娘藥到病除！」

夫差一聽大喜道：「好啊！只要你治好娘娘的病，寡人必定重重有賞！」

九天玄女也不客氣，說聲多謝，便似模似樣的替西施把起脈來。夫差心中又奇又喜，便留在西施身邊，不肯離開。

九天玄女也不理會夫差的在場，替西施把了一會脈，忽然便發聲道：「娘娘此病，小時已然隱伏，近七年來時時發作，苦不堪言，未知是也不是？」

西施聰慧絕頂，一聽九天玄女的話，便明白其中的含意，便回道：「是啊，這七年來的

確時時發作，苦不堪言，生不如死！……但未知為何會如此？」

九天玄女微笑道：「此乃水土不服，陰陽失調之故；只須陰陽互濟，令脈氣平和，三焦疏通，心痛之症必可痊癒。」

夫差一聽，大喜道：「女郎中果然醫術高明，一眼便洞悉娘娘病根矣！既然如此，何不立刻用藥！」

九天玄女微微一笑，從容的擺開紙筆，寫起藥方來，一面含笑道：「娘娘，如今我用遠志、防風、杜仲，三味靈藥加減，便可令娘娘貴體安康了！」

西施一聽「遠志、防風、杜仲」六個字眼，心中一動，便知九天玄女另有所指，不由微一點頭，正欲答話。不料夫差卻呵呵一笑，搶先問道：「女郎中！這遠志有甚功用？」

九天玄女心中不由叫了一聲幸好！原來她臨行前，鬼谷子逼她研讀了一本藥典，九天玄女過目不忘，此時才能派上用場，不然便會被夫差識穿了。

只見九天玄女毫不猶豫，朗聲答道：「此草功能益智強志，故有遠志之名。」

夫差一聽，喜道：「不錯！娘娘聰慧過人，正宜以益智強志之藥治之，那防風、杜仲又有何效用？」

九天玄女道：「防風主治風頭眩痛、目眩無所見，治三十六般邪風，包藥到風邪盡掃！而杜仲則專醫中氣不足，功能補中益氣，堅筋骨，強心志，久服仙體不老！……」九天玄女

一頓，忽地又補充一句道：「天地玄妙，此三種藥乃專爲西施娘娘而天造地設，但望好自爲之，善加珍重！」

夫差樂得大笑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遠志、防風、杜仲，果然是專爲娘娘而設的靈丹妙藥也！」

西施此時已明白九天玄女的用意，她此乃以「遠志」來鼓勵她的救國意志，又用「防風」來提醒她小心防範奸人所害，再以「杜仲」的功效，暗示她切莫灰心，日後尚有幸福快樂與心上人團聚的美好日子！

西施的心不由一陣激動，她知道故國的親人，依然沒有片刻忘記她這不幸的女子。她點點頭，輕聲道：「多謝女郎中指點，西施一切自會善自珍重了！」

九天玄女含笑點頭，把藥方呈給夫差，道：「此藥娘娘只須連服三劑　便必可貴體康復了！」

夫差一聽，大喜傳令道：「快！拿此藥方速速配藥！再打賞這位女郎中十錠黃金！」

西施此時忽地取出一朶白花，遞給夫差，歎了口氣道：「吳王，清明節快到，西施本欲回去拜祭先祖，但病患在身，不能遠行，可否請這位女郎中返國後，代西施上祖墓拜掃，獻上一朶白花，以表西施思祖之意？」

夫差自然捨不得西施遠行離開館娃宮，正不知如何應付，幸好西施自己提出不去，夫差

登時樂得一口答應：「好！好！娘娘思祖，託這位女郎中獻花以表心意，也便是了！……女郎中，你拜祭之時，也請代寡人聊表一番心意吧！」夫差說罷，看也不看，便把那朵白花交到九天玄女的手上。

九天玄女把白花放進藥箱，又背上夫差打賞的十錠黃金，這才從容的向夫差和西施拜辭。夫差還命人護送她直到越國臨都會稽峰。

九天玄女把吳國護送的人馬打發走了，這才縱身一躍，身輕如燕，直插高聳的會稽峰去，她一面在心中狠狠的尖叫道：「這見鬼的女郎中身份，再做下去，九天玄女只怕也要變成九天呆女了！……嘻嘻，幸而沒出差錯，這必教那鬼谷師哥大出意外吧？」

九天玄女想到她的鬼谷師哥，想到可以在他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能幹成熟了，心兒不由又高興起來，格格的笑著，如風鈴般的直飛向會稽峰越王宮來。

出乎九天玄女意外的是，她掠進越王宮勤政殿時，只見越王勾踐、丞相范蠡、大夫文種、大將軍干濬，以及鬼谷子、笠丹等人，均已在等著她了。

九天玄女落下來，不由一怔道：「你等怎知我今時今日回來？」

笠丹微笑道：「今早鬼谷師哥，忽見殿外喜鵲掠過，叫了三聲，便向越王道，三個時辰之內，吳國方面，必有佳訊傳來，是以早就算出師妹你必定帶了喜訊回來了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不由發了一陣呆，喃喃的道：「鬼谷師哥呵鬼谷師哥！……你……你到

底有甚是不知道的？」九天玄女怔怔的把藥箱朝案上一放，没好氣的道：「既然他也知道了，我也不說了，一切便在藥箱之中！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喜訊？」

衆人自越王勾踐之下，均知九天玄女性子的嬌野，而且她還是周朝天子的後裔，連勾踐也敬她幾分，因此均莞爾一笑，誰也没去責備她的失禮之處。

越王勾踐伸手揭開藥箱，只見裏面除了一些胡亂擺放的藥材，便只有一朶踏青節用的白花，不由一怔，不知九天玄女弄甚玄虛？

* * * * *

勾踐拾起白花，把它遞給鬼谷子，迷惑的道：「鬼谷先生，這小小一朶白花，未知是甚天大喜訊？」

鬼谷子接過一看，只見白花是以絲絹精心而做的，表面看白花平平無奇，但鬼谷子功力超卓，他微運乾坤眞氣於目，忽然便瞧出白花的花瓣，竟隱隱透出一幅圖的線條來！

鬼谷子心中一動，隨即小心奕奕的把白花折開，鋪展開來一看，便欣然一笑，道：「數

月前卦象『利涉大川』一句，今日終於應驗了！」

越王勾踐一聽，心中不由一陣狂跳，他連忙接過白花絲絹，仔細一看，只見上面果然是一幅圖，上面劃了一個海洋，海洋上面有戰船急駛，直插北面的某處地方。他不由又驚又奇，喃喃的道：「這……這圖上所示，到底是甚意思？」

此時范蠡亦接過白花絲絹，他一看便知是西施的手跡，心中不由一陣激蕩，他連忙收攝心神，仔細察看，好一會沉吟不語，忽然，范蠡輕輕一擊案桌，欣然的低叫道：「好極了！這一著果然是必勝的進軍策略圖啊！」

范蠡輕輕指點白花絲絹圖道：「越王請看，此乃錢塘灣，稍後便是越國臨都會稽峰上所在，戰船代表越軍，直插吳國的後方長江口，再沿長江口直入，當可抵達江陰要渡！只要突出奇兵，斷其退路，則夫差必敗無疑！」

勾踐此時，也有點領悟了，他目光灼灼的盯著白花絲絹圖，追問道：「直插江陰，爲何可斷其退路？」

范蠡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夫差不日將率十萬精兵北上會盟，他此行北上，必經江陰要津，留守姑蘇的，僅太子友所率三萬老弱殘兵而矣！當夫差率兵渡江陰北上時，我軍即以一隊奇兵，入海直插江陰要津，斷夫差十萬大軍返國之路，同時再出精兵，於陸路直搗吳國都姑蘇，吳國留守的三萬殘兵必不能守，若姑蘇城一破，吳軍勢必軍心動搖，無心再戰；於此時再南

北夾攻，夫差所率十萬精兵，必定全軍覆没矣！」

越王勾踐沉吟不語，他臉色漲紅，顯然心中激動萬分，他等這一日已等得苦矣！他忽然問鬼谷子道：「鬼谷先生以爲此戰如何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越王，大川即海洋也，涉者即渡海也，卦象中『利涉大川』已然應驗，又恰與西施姑娘所獻進軍策略相符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三者俱備，越王還猶豫什麼？」

勾踐一聽，猛地一擊案桌，興奮萬分的道：「果然是利涉大川！勾踐再無疑慮矣！」

不久，吳王夫差約晉定公及各國諸侯，到黃池「河南封丘南」會盟，自己則親率十萬精兵千里北上。

吳國都姑蘇方面，僅由吳太子友率三萬老弱殘兵留守。

當時太子友亦看出此事的危局，曾勸其父夫差道：「父王如今盡率吳國精兵，傾耗國庫之財，遠途跋涉征千里；是否知道越國若派兵入三江之口，斷父王退路，再入五湖之中，攻我姑蘇？吳國之危，莫過於斯也！望父王三思！」

夫差卻傲然大笑道：「越國兵員不過五萬，再兵分兩路，其能以多少兵斷我退路？寡人十萬大軍到處，越兵就算敢入三江之口，亦必如雞蛋撞石，豈堪一擊？太子不必多慮，汝率三萬兵力，留守姑蘇，足以固若金湯也！」

夫差並不以越國爲意，於三日後，果然親率精兵十萬，北上黃池會盟去了。

待夫差大軍遠離吳國，越國便毅然發兵。

一路由范蠡、干潛率一萬精兵，其中包括越軍最精銳的「九星陣兵」，乘船入海，繞道直插長江入口，再沿長江而進，抵達江陰要津，佈下銅牆鐵壁，斷了夫差大軍的回歸之路。

這一路奇兵，是最關鍵的一著，因爲若不阻斷夫差十萬大軍的回防，那就算另一路攻入吳國境內，亦必定被夫差回師的大軍擊潰，越國攻吳的「十年生聚」復國大計，便從此灰飛煙滅了！這便是「利涉大川」的靈驗之處。

這一步，亦是西施的莫大功勞，因爲若非她獻上那幅出兵入海圖，勾踐亦未能下此決心，西施這一位不世奇女子，竟成了越國救亡復國的「成功之母」，鬼谷子勘點的西施祖墓蓮花龍穴，其地力之厚，龍氣之旺，孕育出西施之奇，簡直不可思議，玄妙之極。

另一路，則由勾踐、文種親率四萬大軍，從陸路突襲姑蘇，在泓上擊敗吳軍，俘獲太子友，攻入姑蘇城，取得輝煌大勝。

當勾踐進攻姑蘇時，夫差聞訊，火速退兵，日夜趕返吳國救援。不料大軍抵達入吳的江陰要津時，立刻被范蠡、干潛佈下的銅牆鐵壁堵住了。

夫差欺范蠡、干潛兵力單薄，不顧一切拼命突擊，在最激烈時，干潛突率「九星陣兵」，迎戰夫差的十萬大軍，「九星陣兵」變化無窮，奇幻之極，吳軍把本未見識過這等絕世奇兵，人人心神震蕩，個個頭昏目眩，經幾番夜戰，夫差的十萬大軍，竟被干潛的三千「九星陣兵」

殲滅近半！

當夫差正全力拼殺，在圖突破越軍的堵截時，卻傳來越軍的攻陷姑蘇城，太子友被俘，西施娘娘不知所蹤的惡耗，夫差登時如遭電殛，鬥志全消。

夫差心灰意冷，再無鬥志，他此刻才發覺，這幾年來，他的智力，竟被西施消耗殆盡了！夫差自然並不知道，這是他的王陵白虎龍氣，竟然不敵西施的蓮花龍脈，因爲西施的蓮花龍脈，已匯集四方潛龍，夫差的王陵龍氣，又怎可與之匹敵？再加上干潛祖墓地龍之穴，足以剋制夫差的白虎龍氣，夫差碰上干潛所率的「九星陣兵」，自然一敗塗地。

夫差眼看大勢已去，便派人去向勾踐求和，勾踐曾與鬼谷子商議，鬼谷子建議把夫差貶爲一城之王，任其自生自滅，因爲他深知夫差的白虎龍氣餘脈猶存，若在此時橫死，白虎龍氣的暴戾，反道來又會侵擾勾踐的苧蘿山龍氣了。但勾踐卻不答應，堅決要把夫差流放到荒島去，實際上即慢慢折磨夫差。

夫差知勾踐的用意，他仰天長歎道：「夫差之敗，敗於天時，天既亡我，夫復何言？」夫差說罷，便橫劍自刎而死。

此時是公元前四七三年，吳國被越國滅亡了。越國固而成了中原各國的盟主，春秋列國爭霸大亂之局，暫時歸於沉寂。這也是鬼谷子所判斷的「三元會運三百年小劫」的應驗與結束，從此，天下大勢，又向「三元會運」中的另一個「三百年小劫」演進了。此乃後話，將

在另篇再詳述。

當日鬼谷子聽聞夫差被勾踐逼其自殺的訊息，臉色便微微一變，私下問對范蠡道：「夫差身上，白虎龍氣猶存，本來不應就此橫折，不料竟會命喪於此時！」

范蠡奇道：「師傅，爲甚會如此？」

鬼谷子微歎口氣道：「夫差的白虎龍氣雖然未敗，但他碰上西施姑娘的蓮花龍穴，再加上干滑的地龍之雄厚地力，夫差很難抗衡矣！但他一死，他身上猶存的白虎龍氣，必然四處遊蕩，最後必然附於他的對手越王身上，越王受此暴戾龍氣侵擾，性子必然有變！」

范蠡驚道：「變好還是變壞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於其江山是好，於其臣民是壞，因此好與壞豈可一概而論？總而言之，福中禍所伏，禍中福所伏，好壞相隔僅一線而矣。」

范蠡似悟非悟道：「那我等該如何處之？」

鬼谷子又微微一笑道：「運命所定，一切順其自然吧！一切不必刻意強求，也便少卻許多煩惱矣！」

范蠡意猶未盡道：「但范蠡與西施姑娘之事又如何了？是否要去刻意追求？」

鬼谷子大笑道：「她乃有西施姑娘的祖脈蔭庇，又豈在於你是否刻意追求？你不必再猶豫，且到苧蘿山下，西施故居，試碰一下運氣吧了！」

范蠡深知鬼谷子有鬼神莫測之能，他一聽不由大喜道：「多謝師傅指點！多謝師傅成全我和西施姑娘的心願！」

范蠡說罷，也無心再留在越王宮，他毅然拋下他的丞相高位，立刻趕去苧蘿山腳西施故居，碰運氣去了。

鬼谷子凝視范蠡背影一眼，臉上不由現出欣然一笑。

就在此時，干潛也匆匆趕來鬼谷子居停之處，他一見鬼谷子，便噗地跪下，叩拜道：「多謝師傅一番心血，干潛今日終於報了殺父之仇了！師傅請受干潛一拜！……」干潛說著，又喜極而泣。

鬼谷子伸手輕輕一托，干潛便平地升浮起來。鬼谷子以手輕撫平潛之背，含笑道：「潛兒，你已成材，我自出山入世的一番心願，今日也終於了卻了！此後我將不再現身江湖，潛兒好好侍奉你娘親以終天年，以盡為人兒女之責，然則師傅便心安矣！」

干潛一聽，登時大驚，依依不捨的道：「師傅！你要去哪兒？潛兒視師如親父，怎捨得與師傅分離？」

鬼谷子素來偏愛這位徒弟，他一聽不由含笑道：「潛兒乃一國之大將軍，怎的卻如小兒般依戀不捨？」

干潛一聽，便決然的道：「師傅但允准潛兒相隨左右，這什麼大將軍之職，潛兒寧願立

刻拋棄了！」

鬼谷子見干潛情眞意切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蠡兒和潛兒，按其運命形格，皆非官場中人，此時急流勇退，倒正是其運命使然，半點勉強不得。

鬼谷子這般轉念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潛兒當眞欲棄官跟隨爲師左右麼？」

干潛決然點頭道：「干潛已意決矣！」

鬼谷子這才正容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師傅亦知你與蠡兒均非朝官之士，性喜閒雲野鶴，蠡兒倒有大富之命，但潛兒將是督督淡泊一生，你是否有所抱怨？」

干潛大笑道：「只要能追隨師傅左右，雖命途坎坷，干潛又有何憾哉？師傅不必以此嚇唬干潛矣！」

鬼谷子知干潛心性言出必行，便不再多言，決然道：「潛兒欲隨我亦無不可，但須於奉侍娘親天年之後，屆時你獨上邙山上清宮，拜見師祖老子，便可知師傅行蹤矣。」

干潛乃至情至性之人，他聽鬼谷子的口氣，娘親似乎壽數不長，忙追問道：「師傅！娘親壽數若干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干大嫂心願已達，她乃莫邪寶劍的化身，如今已屆雙劍合璧，由其後裔行俠江湖之時，她於世上的重責亦已將完滿矣！潛兒你盡了侍奉天年之責，也就心安理得，舒然無憾，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世事古難全，你又何必再去苦苦深究？」

別。

干潛一聽，豁然而悟，亦大笑道：「是！師傅，潛兒一切明白了！」

干潛說罷，便向鬼谷子告辭，預備安排娘親的歸宿去了。

干潛前腳剛走，文種後腳跟進，因爲文種亦風聞鬼谷子行將離去，便匆匆趕來向師傅拜別。

鬼谷子目注文種，見他滿臉紅光，神色欣然，便微歎口氣，暗道文種心性高傲，目下的榮寵，正是他所刻意追求，可惜他並不明白君王心性，常隨天機而變，越王勾踐，已被夫差殘有白虎龍氣所侵，戾氣所鍾，他身邊的人，又豈能善始善終？但此乃文種本命所致，決難強違。

鬼谷子這般轉念，便向文種道：「目下越國霸業初成，種兒有何打算？」

文種慨然道：「百物待舉、百廢待興，文種當竭盡全力，匡助越王，令越國威震中原，其中尚望師傅指點。」

鬼谷子見文種意態激昂，知難勉強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種兒有此雄心壯志，師傅亦未敢妄下評斷，一切但望以寬仁治國，造福天下百姓，則人雖去亦名留千古，此乃種兒日後的歸宿，一切你好自爲之。」

文種一聽，還以爲此乃師傅鼓勵於他，心中正壯懷激烈，便慨然道：「是！文種謹遵師傅教誨！」

文種亦告辭走了，鬼谷子瞥一眼文種的背影，忽然微歎口氣，喃喃道：「自古伴君如伴虎，此乃君王性多變之故也，世上共患難容易，但共富貴又有幾許？世間一切是非恩怨，豈非由此而引發麼？……儿 叱，不想它，看來也是我鬼谷子退隱天地之時矣！」

鬼谷子心念電轉之際，外面卻有侍衛進來，向鬼谷子稟告道：「鬼谷先生，越王勾踐駕臨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無奈微歎口氣，他本不欲再與勾踐見面，但不料勾踐卻登門造訪，他無奈只好出去相見。

勾踐僅率數隨從，便服而來，並沒擺君王的陣仗，鬼谷子的臉色才稍為舒緩，暗道夫差殘有的白虎龍氣，大概尚未及潛移默化勾踐之性吧！

勾踐見鬼谷子默然不語，便趨前兩步，向鬼谷子深深一揖，道：「鬼谷先生！是否因勾踐不從先生所勸，逼殺夫差，心中不悅，至欲不辭而別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越王此舉，乃屬天意，亦是彼此運命所致，鬼谷子何來不悅？越王多心了！」

勾踐解釋道：「夫差，一代梟雄也，若容他留在中原，則戰禍難斷，寡人因此不得不出此下策，望鬼谷先生鑑諒。」

鬼谷子暗道你此言亦合「三元會運三百年小劫」之數，天下將由亂入小治，夫差性好爭

勝，稱霸之心強烈，他之消逝，乃屬勢之必然，我豈不知？但夫差因此橫死，於你勾踐並無好處，戾氣所鍾，越國氣數也必然不長，此乃天意，當非人算所可逆轉，鬼谷子這般思忖，心下也便釋然，淡然一笑道：「越王不必介意，鬼谷子亦非因此而告辭，只是性喜閑雲野鶴，不慣宮庭禮節；況且越王復國大業已成，鬼谷子多留無益，是以才萌去念。」

勾踐見鬼谷子已無責怪之意，這才忙道：「先生欲去，寡人不敢勉強，但尚有數點疑慮，望先生不吝賜告。」

鬼谷子與勾踐相處多年，對他的忍辱負重、堅忍不拔亦有好感，此時臨別之際，也不忍太卻其意，便含笑點頭道：「越王尚有甚迷惑之處？但說無妨。」

勾踐道：「吳國之敗，敗於何處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吳王夫差，爲報父仇，勤於建軍練兵，演習騎射，因此其軍一度強盛；但夫差並不如其父闔閭，能勤恤其民而且與之勞逸，夫差其人一日之行，所欲必成，玩好必從，珍異是聚，歡樂是務，視民如仇，而且用之不逸，窮兵黷武，好大喜功，興師動衆，遠超國力所限，焉能不敗亡哉？」

鬼谷子有心在臨別之際，警醒勾踐善自處國，因此朗朗而談，並不隱瞞。

勾踐亦聽得心中凜凜，他點了點頭，又道：「先生所判，越國十年苦難、十年教訓、十年生聚，如今皆一一應驗，未知越國日後之運數如何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目注勾踐，微一沉吟，便道：「越王目下命宮已交壽上，乃當旺之期，已然應驗，再上即爲人中，是年恰爲五十有一，再稍上即爲水星，其時已受邪火所侵，水火相沖，恐難逾越，是年爲五十有三；於此時算起，至彼時恰爲八年，此段歲月乃天下小治之期，兵亂暫息，百姓可獲休養生息，此乃應了三元會運三百年小劫由亂入治之兆。」

勾踐不捨道：「寡人過了五十有三，其後又將如何？」

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：「水星命宮乃主六十有一，越王既然難越水星之位，那還去探究什麼？」

勾踐一聽，知此乃自身本命，也不便再向鬼谷子追問，他反而牽掛起自己的子孫後人國運來了，便又道：「然則勾踐百年之後，越國國運又將如何？」

鬼谷子忽然微笑道：「越王只須牢記八字，並傳於後人，則可保你越國國運百年興旺！」

越王勾踐一聽，忙道：「是那八字，請鬼谷先生賜告！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通貨積財，富國強兵，是乃國運昌盛八字眞言。」

勾踐仔細一想，若有所悟，再沉吟一會，終釋然道：「是！通貨積財，富國強兵，果然是國運昌盛之道；這與勾踐當年所奉『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訓』乃同一道理，勾踐定必牢記，並決世代相傳！」

鬼谷子見勾踐意態甚誠，心中一動，暗道此人倒不失爲一位百年基業始創之君，至於越

歷百年之後，已是三元會運中另一小劫降臨之時矣，目下何必再去苦思？

鬼谷子這般思忖，便決然不再去思索了，他向勾踐淡然一笑道：「越王既已釋然，鬼谷子也便就此告辭了！」

勾踐猶感不捨道：「有先生不時指點，勾踐如獲明燈，得益菲淺，先生此去，不知何時再可相見？」

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：「此後鬼谷子自己也不知在何處，又焉知是否再有相會之期？」

勾踐一聽，似懂非懂，無奈歎了口氣道：「先生如此說，勾踐自知難留，但先生爲越國費盡心力，終致大業有成，你但有所求，寡人無不答應。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由大笑道：「榮華富貴，於我而言，過眼雲煙而矣，越王但能牢記治國八字眞言，善始善終，則鬼谷子心願已了，夫復何求？」

越王勾踐無奈先行告辭，然後派人送來黃金萬兩，鬼谷子卻在黃金箱上批字道：「黃金萬兩世所求，窮困得之樂悠悠，但請分到萬人手，尋龍乾坤問春秋！」

越王勾踐見字，忙親身前來拜望，但此時鬼谷子已與笹丹、九天玄女一道，不知所蹤了。勾踐無奈，只好依言把此萬兩黃金，分到越國老弱病殘手上，恰好分了萬人，每人皆得一兩鬼谷子轉贈的救命黃金。

此時，鬼谷子與笹丹、九天玄女等三人，已在赴邙山上清宮的途中了。

箮丹眼見此行可與她的猿爺爺重逢，顯得甚爲高興，因爲在箮丹心中，除了她的鬼谷師哥外，猿爺爺便是她最親的人了。

九天玄女卻有點悶悶不樂，一路上默默無言，也不知她有甚不解的心事。

鬼谷子也覺得奇怪了，他一連問了九天玄女數次，但九天玄女似怒似怨的瞪了他一眼，卻始終默然無語。

鬼谷子無奈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師妹既然心事難解，那就唯有把你交回師傅手上，由師傅他老人家安置你便了！」

不料九天玄女一聽，卻立刻惡狠狠的道：「師傅！師傅！你就知要師傅安置我，你就不必再理九天玄女啦！」

鬼谷子苦笑道：「若不如此，有甚辦法能令師妹快樂？」

九天玄女幽幽的瞪了鬼谷子一眼，卻不說話，但俏臉卻忽爾一紅，似滿懷一腔少女微妙的心事。

鬼谷子嚇得連忙閉口不說，因爲他天不怕、地不怕，最怕見到這等女兒家的古怪神態。

箮丹卻忽然噗哧一笑道：「鬼谷師哥！你當眞是天下一等一的大呆子！」

鬼谷子一怔道：「我爲什麼是大呆子？」

箮丹笑道：「你被世間尊爲尋龍祖師，而且的確神通廣大，尋龍堪輿，造福世人，更神

算驚人，鬼神莫測；但你偏偏不解人意，難明女兒家微妙心事；而且明明有種夢中訴衷情的妙法，傳給西施姑娘，卻偏偏漏了極欲得此法的女兒家！你說，你是否天下一等一的大呆子啦？」

鬼谷子心中一動，已知笠丹所言了，但又故意問道：「那女兒家是誰？我若知道了，自然也會不吝傳授夢中訴衷曲的妙法。」

笠丹瞅了九天玄女一眼，笑道：「你這麼一說呀，那女兒家可就快活極了！女兒家的名號麼……」

九天玄女此時俏臉嬌羞如紅霞，忽地撲到笠丹面前，以手掩其口，嬌嗔道：「笠師姐不許妳說！……妳再笑人，我不依啦！」但話剛說完，九天玄女自己卻已格格的笑起來了。

鬼谷子心中不由又驚又有點喜，暗道自己平生最怕女兒家糾纏不休，不料避無可避，而且更合二為一！老天爺，這豈非煩人之極，但又是否鬼谷子的運命必由？見到師傅老子，倒要向他老人家拜求應對妙策了！鬼谷子心中這般思忖，但其實他自己也明白，這不過是他自己欲遁避的藉口而矣，因為這等菩天下一等一的玄妙事，只怕就連師傅老子亦無化解妙策！

鬼谷子沉吟間，忽然高興起來的九天玄女，卻又很認眞的向鬼谷子探問道：「鬼谷師哥！你神算驚人，又可知西施、范蠡、干滑、文種四人日後的命運？你快坦白道出，以便日後考究你靈驗與否！」

鬼谷子欲不答，但笠丹也助九天玄女追問，鬼谷子無奈，終於微微一笑道：「神仙伴侶，苦盡甘來，富甲天下，泛舟四海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她本亦是此道中人，根基深厚，微一思索，便立刻明白了，格格一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！這必定是指西施和范蠡的命運！哈，這倒便宜了范蠡這小子！」九天玄女一頓，又忙道：「那干濳這大將軍又如何了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至情至性、大孝大勇，非富非貴，造福世人！」

笠丹最喜歡干濳，一聽亦喜道：「濳兒命運如此，干將大哥泉下有知，亦是告慰矣！……但未知文種又如何？」

鬼谷子忽然歎了口氣，臉上忽露難過之色，喃喃的道了一句：「運命既定，天數如此，夫復何言？……」他忽然一頓，決計不肯再說下去了。

笠丹、九天玄女眼見鬼谷子忽然露出這等難受神色，登時明白文種必遭不幸，也不敢再追問下去，免惹鬼谷子不快。

笠丹、九天玄女心意已然互通，便轉過話題，逗著鬼谷子開心，三人說笑著，一男二女，恰似尋龍俠侶，飄然而去。

*　　　*　　　*　　　*　　　*

鬼谷子當日推斷，西施、范蠡、干潛、文種四人運命，不久果然一一應驗。

先是當日范蠡別過鬼谷子，立刻趕去苧蘿山腳的施家村。范蠡心中亦不敢有太大奢望，只是拼著無論如何碰碰運氣而矣。

范蠡來到苧蘿山西面，前面不遠便是西施的祖墓，范蠡心中忽然一動，暗道西施祖墓龍氣如此昌盛，未知是否可在此得西施的訊息？

范蠡這般思忖，便先不入施家村，逕奔西面的西施祖墓而去，遠遠的，范蠡便看見一位女子的身影，正跪在祖墓前面，哀哀的泣拜低訴。

范蠡一見，心中如遭電殛，猛然一跳，因爲那身影竟是如此的熟悉！他不敢驚動那女子，便悄悄挨近，聽聽那女子訴說什麼。

只聽那女子泣訴道：「列祖列宗在上，女兒罪孽深重，雖有功於越國百姓，但名節已損，誤國誤君之惡名難以洗脫了！……如今在此叩拜，已有辱祖先，女兒唯有一死以謝蒼天！……」這女子說罷，低頭彎腰，便欲向墓前石碑撞去！

范蠡一見，不由心膽俱裂，他也不及思索，身如電閃，一掠而至，以身軀擋在石碑前面，

那女子一頭撞上去，卻正中范蠡的胸腹，范蠡雖然負痛，但那女子卻就絲毫無損。

范蠡立刻伸出手去，把那女子抱住，一面連聲叫道：「西施呵西施！妳又何必如此？……若非范蠡及時趕到，妳豈非斷送了生命？」

那女子原來果然是西施！

原來當日吳國太子友眼見姑蘇城將破，心中痛恨西施害苦吳國，便派兵上館娃宮，打算先把西施殺死，以消心頭之氣。

不料吳兵向西施出刀劍時，西施身周，忽有一團白花騰起，把吳兵的刀槍均擋了回去。白氣漸聚成形，竟是一朵碩大的雪白蓮花，把西施升坐其上，然後即飄然而去……

吳兵均驚奇得目瞪口呆，便向吳太子友回報，只說西施已被殺死，身化蓮花，升天而去了。

西施昏昏沉沉，她以爲自己已死了，但她醒來時，卻發覺自己身在苧蘿山祖墓前面，她心神震蕩之極，百感交集，便欲一死以謝天下，一頭向石碑撞去！……

范蠡長歎口氣，仰天說道：「鬼谷子恩師於西施可謂恩深如海矣！不料大地潛龍之力，竟可救國救民更救己，威力之大，竟至如斯！」

范蠡說罷，這才把他當日在館娃宮上面，親眼目睹，西施有雪蓮護體，夫差根本不能沾辱其身的事，向西施說了一遍，末了道：「西施妳若不相信，只須回憶一下，當晚妳是否在

夢中與我相見？並知悉越國百姓苦況？然後便可驗證了！」

西施一聽，神思不由一振，道：「是呀！當晚西施的確曾夢見范郎，知悉越民苦況，便求夫差減免越國賦稅！……不料鬼谷先生的尋龍大法，竟靈驗如斯！……」至此，西施才相信自己仍可保住貞潔，她不由又悲又喜，反手亦緊抱范蠡道：「范郎！不想你我今日終可重聚一起！」

范蠡決然道：「是！妳我終於相聚，而且決不會再分離了！」

不久，范蠡便毅然棄官而去，與西施及其父母一道，泛舟入五湖，隱居去了。

後來，據說范蠡和西施一家，飄海到了齊國，改名換姓，經營商業，財產聚積到幾千萬，因此後世人皆祝賀富有而仁厚的商人做「陶朱公」，而「陶朱公」便是當日范蠡與西施改姓「陶」和「朱」的合稱。

而干潛果然遵從鬼谷子的教誨，侍奉娘親天年之後，便上邙山上清宮，向師祖老子打探師傅鬼谷子的下落，決心永遠追隨鬼谷子左右，後來終成了爲不幸人出手的一代隱俠。

文種壯懷激烈，一心欲以自己的才學，匡助勾踐治國。他在越國接替了范蠡捨棄的丞相高位，做了五年，起初勾踐尚肯言聽計從，但到勾踐晚年，越國與楚國不和，互爭霸權，因文種是楚國人氏，勾踐聽信讒言，誤以爲文種對越國不忠，便賜劍令文種自殺了。

文種死時，年僅三十八歲，其不幸遭遇，正好應驗了鬼谷子當年臨別所判斷。

文種自殺後，勾踐令人清理文種遺物，發現文種一份自記手冊，上面均是如何治國的策略，勾踐才知文種忠心於越國，但已後悔莫及，下令把文種厚葬於府山，更改名爲種山，以紀念文種的功勞。

又種山形如臥龍，因此又名臥龍山，文種的後人因此而改姓臥龍，意即祖宗得葬臥龍山，終有蔭庇。據說三國時的龐統，亦即文種的後世子孫，因得臥龍山的祖脈蔭庇，絕頂聰明，成爲著名謀臣，與諸葛孔明併駕齊驅，但最終亦因其壯志太烈，不得終老，死時亦年僅三十五歲。

春秋列國的最後一段爭霸傳奇故事，其中的許多是非恩怨，也就此留給後世人評說了。

（全文完）



作者簡介：

作者蕭玉寒，原名楊家滿，澳門人。擅長於風水奇情小說撰作。近年幷獨創匯風水、歷史、武俠、友情於一體的風水異俠小說大系列。

已面世的風水異俠小說計有「風水大師賴布衣傳奇」、「天機大師劉伯溫傳奇」、尋龍大師涂茂公傳奇」、「歷代風水大師玄異之鬼谷子傳奇」等。上述均為作者近年的精心大作。

——蕭玉寒

鬼谷子傳奇

出 版 者：泉源出版社

新聞局登記證：局版業字第3417號

發 行 人：蘇俊源

發 行 所：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二段441號

總 經 銷：源豐書局

郵　　撥：0552568-6號　　張明茂

電　　話：9513476、9610234、9610235

F A X：9545042

法律顧問：謝　裕律師

出版日期：81年　月

定　　價：350元

ISBN: 957-573-208-1